

(1) 江蘇至西地江

明 七 十 二 五

京話日報

話南分局
號三十七
目價報

每月銅元三十枚
成冊銅元三十三枚
裝訂工每本三枚

一月寄成冊四毛
七日寄每月四毛四

成二提處

本日附送中西合歷一張如無請向送報人索取

本報今日添送附張不加分文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敬記紙莊

本號由外洋各廠專辦書舖報館機器應用各色紙張錢幣烏字紙楮皮栲皮紙黃白毛邊紙油墨礮砂等類一應俱全零售批發格外公道如蒙賜顧請至前門外興隆街中興路北本號面議分設天津肉市口內希興棧內
(35) 919
敬記主人白

拜年

去歲多蒙提倡照願茲特恭賀
主顧新春新禧
米市華商馬車廠拜
今春車馬更新車夫穿華式衣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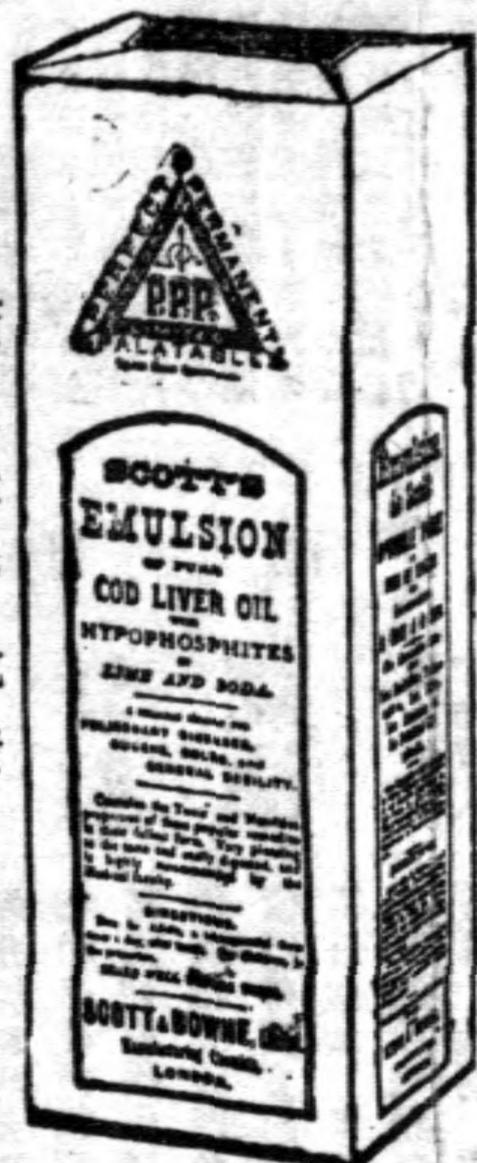
聲謝

永清縣劉君沐齋捐助城內啓智
蒙學堂經費洋圓六十

繼識一聲明

余下經庚子之變家資被搶一空竭力支持復遭先君大故更形拮据此情京外親友皆知至捐學之款乃荊郡友人公義之舉蒙諸位文明志士熱心助設成斯學亦人所共聞之事自識一學堂全賴仁人君子慷慨捐助常年經費尙在無著焉有餘資再及第二況第二小學確係族人籌款自立與鄙人毫無干涉因其辦理無方有關譽恐未周知登報聲明以杜影射
識一氏謹白

英國藥品
病者宜知



天津
茂生洋行批發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乃病者無上之食品也
能治咳嗽傷風及胸膈肺腑諸症
有病者不服食司各脫魚肝油而購別號之魚肝油則其奏效遲蓋司各脫魚肝油之藥力比諸別號者十倍
購魚肝油者宜購真司各脫之魚肝油今日服之而健康亦從今日始矣



敬啟者本銀行

有限公司共集股本銀五十萬兩計實收股三十萬兩商股二萬兩

演說

◎ 新年祝詞 ◎

今天是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的新正月初八日 爲本館今年出報頭一天 照着各報的例 也作一段新年祝詞 給諸位看報的道道新喜



我國向來的舊風俗 每逢新年 親戚朋友見了面 不是節節高升 就是諸事遂心 不然便要說多多的發財

到了我們報館 既打算開通風氣 過年停報 本就不該應 所以有人說閒話「日報本不當停 無奈平常

沒日子休息 年終麻煩事太多 停報期內的報價 全便宜了送報人 外人不知 還說報館裏取巧 那知報

館的苦處 連臘月二十六天的報價 分文還沒見着」那敢拿這些個無謂的話 再隨和大眾說呢 新年的俗

套子 所說的都是是一片空虛 要說諸事遂心 現在強隣四逼 瞪着眼睛看我們 我們中國人 上至官宦

下至庶民 如果人人要強 諸事就能遂的了心 人人不知要強 不定作那一國的奴隸 成了越南 高麗

還能諸事遂心嗎 要說多多的發財 我們中國的利權 眼看都被外人奪去 國家也難到極處了 民人也窮到

極處了 強詞奪理 硬說多多的發財 請問這財從那裡發起呀 所以本報不敢說這些個空話 還是找實在

的說 說什麼呢 三句話離不了本行 報館說爲開通民智 總得由開通民智上說起

中國從庚子辛丑變了法 四五年的工夫 新政的進步 就屬去年進步的快 免刑訊 廢科舉 裁弓箭

換軍裝 派大臣出洋考查政治 立政治館 設警部 舉行秋季大操 立學部

又如北京的風氣 公私男女學堂 立了好幾處 閱報處講報所 立了二十多家 又開了多少家的報館 中

國的民氣 比從前更是大大的不同 如爭美約 報國民捐 爭路礦約 留學生爭取締規則 爭美約死了一

位馮夏威 爭取締規則 死了一位陳天華 爭立女學 又死了一位惠興女士 恨國不强 死了一位潘宗禮

以上這些個事 實在是向來沒有的 也是中國向來辦不動的 直會進步這樣的快法 實在是夢想不到

今年又換了一個年頭兒了 不知又要怎樣的進步 奉勸我全國國民 千萬別懈勁 現在所變的法 離著真

變法 還有好遠好遠的呢 要打算快進步 真變法 第一先要從上邊打起精神來 把那應興應除的政事

挨著次序 索性把他變到家 遇事總不可瞻前顧後 怕作事的常說 未曾要變法 先得開民智 豈知民智不開 正是舊法不變的影子 事事當由上邊提倡起 有人領了頭 下邊的人 自然就順着道兒走了 再說我中國的大小官員 不敢說都不好 總是好的少 壞的多 升官發財 四個字連在一起 就把人給坑害苦了 到了現在的時局 凡那作官兒的 也得拍著心窩想一想 想想現在是發財的時候不是 發了財打算到甚麼地方去享福呢 私心不去淨 公事絕辦不好 朝廷既然實心變法 諸位作官的 也得仰體上意 實心實力的辦幾樁實在事 萬不可存著阻撓新政的私心 民智一天比一天開 民間所辦的公益事 自然一天比一天多 作官的萬不可專行壓制手段 鬧得百姓跟朝廷離了心 作官的又怎能躲心靜兒呀 再說那熱心愛國的志士 合學堂的學生 大家既擔當着愛國愛種的名聲 背着化導國民的責任 總得名稱其實 萬不可借勢取事 常聽大家說 甚麼愛種咧 合羣咧 由我們自己先沒有愛種的真心 先不能夠講台羣 豈不給那頑固人留下話柄兒嗎 鬧大發了 叫外人出來一干預 從中得了利 豈不更可惜 從今天說起 我們要齊心努力 振刷精神 朝廷舉行的新政 作官的實力施行 民間舉辦的公益事 作官的也得扶持獎勵 人人得著變法的好處 上下一心 救我中國四萬萬的人民 保我中國二十二省的土地 一直的往前進 千萬別懈勁 那才算得了真進步呢 然後再過新年 再說諸事遂心 再說多多發財

要 緊 新 聞

吏部大堂提倡國民捐

○吏部人員說 鹿大軍機 很以國民捐為然 會同孫中堂 並滿漢全堂

認捐巨款 暫交銀行生息 凡吏部一切公費 以後都按京平支發 節省平餘 常年計算 數目亦不在

少處 一律歸入國民捐 有堂官在上提倡 各司員全都願意認捐 大軍機前在工部任內 早已集了一項

巨款 交銀行生息 預備認捐 並編成淺說 由本籍定興縣勸辦起 將來推行各省 人人出力 國家外

債 真不難早早還清了 這件事情 全仗着當道提倡 有大軍機這一出頭 實在可喜呀 哈哈

借款辦理新政○兩廣岑制台來電 打算借洋款一千萬兩 作為二十年的限期 本利清還 拿這一項借款

專預備辦理廣東各種新政 無論有什麼要緊事 不准挪動 所辦的事情 第一為修粵漢鐵路 第二開全省礦產 第三開辦廣東官銀行 第四創辦自來水 第五設立官紙局 第六開設保險公司 來電跟外戶兩部商量 不知部裏准與不准 借債興利 不同賠款 這裡頭的利跟害 相差的可遠多了 不可誤會 俄人又要求鐵路權 ○署理黑龍江程將軍 電達外務部 據說俄人的意思 又要接修黑龍江的枝路 查黑龍江鐵路利權 已經叫俄人奪去一大半 再要任憑他隨便接修 將來全省的利權 必然都丟完了為止 弄得自己立不住脚步 那可怎好

本京新聞

印務司貪 ○去年本報上 登過廂紅護軍賣缺 志公爺來函辨白 又經某君爭論 有如敢再辨 便把實情和盤托出的話 知道內中情節的人 很替志公呼冤 去年年底 又鬧了許多閒話 子細打聽 敢情志公真得不著多大好處 全是印務文琦 跟同事六七人狼狽為奸 平日出賣額缺 習以為常 並不避諱 近來更贈大妄為 所有軍政圈賞 年終皮襖賞 本營公費等項 侵吞的很多 本報於旗營弊病 說了不止一次 得罪的也真不少 要知道報館是替人民說話的地方 並不是專跟諸位為難 今雖訪實各情 不便再把所吞數目開出 但求從此改過 貧苦兵丁 自然要念諸位的功德啊

拚命訛人二則 ○彰儀門大街 有個烟錢舖 字號是乾太和 東家有一個窮親戚 向來跟櫃上也有來往 年底下過不去 臘月三十的晚半天 又到櫃上去借錢 老西兒的脾氣 雖是捨命不捨財 因看在東家面上 答應借給他幾兩銀子 可不能如數 誰知這個人 平素荒唐慣了 飢荒太大 幾兩銀簡直不濟事 一時情急 在舖子裏吞了大烟 攪的老西兒也沒能過年 已經在工巡局成了官司 幸虧吞的烟少 不至鬧成命案 (本來就是駭嚇人 並沒打算真死)

又順治門內大街路東 有一家麻刀舖 也是為借貸不遂鬧吵子 這個借錢的 可真豁出去了 拿着一條繩子 就在麻刀舖的門旁上了吊 當時吊死 地面上報了官 過了兩三天才去相驗 按這兩件事 都是為過不了年 逼成這樣沒出息的急着兒 京城地面 窮苦沒絡兒的人太少 平時游手好閒 沒有正業 一到年底下 各處去求親告友 借着了算是萬福 一個借不着 直急的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這全是教

育不興 都想着倚靠人 纔有這些壞處 熱心愛衆的先生們 趕緊提倡提倡 想法子大興工藝 給這些窮人 多開出幾條生路 也省得他們尋死覓活 於自己也有利 有錢的人 都把錢給看死 可惜 城外修馬路的消息 城內的馬路 要緊地方 已竟修理的很整齊 剩下沒修的甬道 不久也要開工 新近傳說 正陽門外 向南直到永定門 全要改修馬路 一過了燈節 就要擇日子開工 等到這條正路修齊 街道分外的齊整了 只是一層可惜 前門外頭的石路 一槩拆去不用 改換碎石子 原有的石塊 也不是不結實(石塊安放的不得法 正砌不如斜砌)來往的重載過多 所以不能耐久 若有養路的經費 隨時修補 何至這樣坑坑窪窪呢

實在不該 前天東路晚車到京 剛過東便門外 驗票人來收車票 內中有個老頭兒 彷彿是鄉下人 大約初次坐火車 不懂收票是怎麼件事 沒有把票拿出來 驗票的立時大怒 拳打腳踢 把這老頭子收拾一頓 經旁邊人勸解 這纔氣很很的走開 驗票人年約三十多歲 頭戴外國便帽 身穿淺香色舊洋衣 一定是箇會說外國話的 倚仗勢力 欺侮同種 實在不該

頂牛兒被拿 降福寺街 有個三合古玩舖 新年無事 小徒弟們頂牛兒 忽然闖進幾名巡捕 把骨牌抄起 又把燈吹滅 擺設的古玩 多被砸毀 帶去舖夥多人 不知如何了結 此事未免小題大作了 如果是真正賭局 不知巡捕去抄不抄

祭財神鞭炮不多 京裡的風俗 三十晚上辭歲 初一的五更接神 無論大家小戶 和各項買賣舖 都要放些個爆竹 麻雷子雙響 乒乒乓乓 放的驚大震地 要有人不放鞭炮 還要笑話這一家子 說他不是個興旺氣象 到了初二接財神 更教的熱鬧 爲人任什麼不幹 專去供奉財神 多多的放些爆竹 難道說財神老爺 真能夠往院裏扔元寶嗎 向來風俗如此 也只好聽其自然 獨到今年 不知什麼緣故 街上的鞭炮聲音 很是稀少 或者是風氣已開 人心多一半明白 不像從前那樣迷信了 倒也是一宗可喜的事 這個效驗 不知是不是看報的好處

各省新聞

洋界捕傷人(天津) 日前袁宮保 去拜德國提督 走到英租界地面 打頂馬的戈什哈 離宮保馬車稍遠

有一個華捕 叫頂馬靠道旁行走 打頂馬的遲慢了一步 巡捕舉棍就講打 直打的頭破血出 戈什哈受傷不輕 袁宮保大怒 回了衙門 行文照會英總領事 叫他交出這個巡捕 嚴行懲辦 可不知交了沒交 中國人一作了外奴 就敢仗勢欺人 袁宮保的頂馬 居然敢打 平民更可想而知了 這種人的性格 不知是怎麼長的

華工可憐（福建）有某國商人 在福建招工 招了一千多名 運到安南東京 去修造鐵路 搭了輪船起身 上船以後 緊關在艙門裏邊 一點氣也不透 艙底下又潮又濕 臭氣熏蒸 熏病了許多人 趁空逃跑的不少 後來又在古田屏南各縣 又招六百名 居然還有人肯去 可憐內地華民 爲賺那幾個錢 去受外人的虐待 這總由工藝不興 閒人太多的過處

八個字的密訣（廣東）廣東學院于晦若京卿 去年打補子放了學差 早已到任 于京卿本在政務處當差 政府裏很加信任 這一次差出京 臨起身的時候 到某大老府裏辭行 當面囑咐着說 你到任以後 務必要調和岑李 解散康梁（那時候李撫台經義還沒開缺）託付的這兩句話 可見是十分倚靠 于京卿只好答應着 不知到了廣東 究竟是怎樣調和 怎樣解散

各國新聞

日皇演說（日本）日本議院開議 日皇親身到院 演說給衆人聽 說我們日本國 文武各官 都能結成團體 人人有愛國的熱心 所以這一次跟俄國打仗 能夠大得全勝 現時日韓兩國 比以前更加親密 你們文武官員 全當努力上前 保住日韓的和好 永遠別傷了交情 更得極力幫助韓國 辦理政事 好叫他漸漸的富強 能進到文明地步 可就好了 日皇這一番議論 面子上光明正大 誰能不佩服呢 骨子裡頭的用意 卻叫人可怕 可怕

查驗西人（美國）美國從前的例 凡是亞洲人入境 稽查的最嚴 所以中國客商 到美國很難上岸 現在聽說 又添設驗病新例 無論那一國的人到境 不分上下人等 全得叫醫生查驗 向來上等客商 就憑船上的醫生稟報 美國官醫 不過大概看一看 就算完了 如今跟下等粗人 一樣的驗了臉上 又驗身上 同受那一種苛待 真真是麻煩極了 因此歐洲各國人 很有怨言

恭 賀

新 禧

本館同人拜啓

(本報裝訂成冊回收工資二百文 從今年起 裝訂槩不收資)

上 諭 官 門 抄

正月初七日 希朗阿假滿請 安 張亨嘉謝開去大學堂差使 恩 慶王 錫公各續假五日 全福 文泰各

續假十日 關防衙門奏十五日 大高殿拜表振貝子行禮 掌儀司奏十一日祭 奉先殿載攬行禮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卯正二刻至 太廟行禮畢已正升 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

補初二日 上諭上年順天直隸各屬被災地方業經分別蠲緩糧租小民諒可不至失所惟念今春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加恩着將被災歉收之武清等州縣各村莊應征本年春秋地丁錢糧等項並原緩光緒三十一年及節年地丁錢糧等項分別緩至本年麥後及秋後啓征其坐落武清天津二縣地方之津軍廳葦漁課納糧地畝並歸入該二縣災歉村莊一律辦理以紓民力該督即將原奏所開詳細數目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履端布愷嘉惠畿輔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欽此

上諭上年山東被災各州縣業經分別蠲緩錢漕小民諒可不至失所惟念今春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加恩着將被災之濟甯等州縣應徵本年上忙錢漕租課等項均分別緩至本年麥後及秋後啓徵其坐落該州縣境內之寄莊灶課與裁併衛所並永阜等場均隨同民田一律辦理以紓民力該署撫即按照單開詳細數目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勿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始和布澤惠愛羣黎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欽此

演說

◎有學問還得有閱歷◎

奉旨停了科舉 專重學堂 一來爲造就人才 給國家辦真事 二來爲教育普遍 等人人開了智識 好生出愛國的熱心 說起我們中國來 叫八股給害的 人才缺少 非但不讀書的人沒甚麼才 讀書的也未必真有才 現今要求人才 究竟從那裡求起呢 自然是由學問裡求囉 學堂功課 不比作八股時文 八股那件事 固然是所學非所用 學堂裏的科學 所貴切實可行 既學了實用的學問 自然就能給國家辦辦大事 據我們所見 凡小學堂裡出的人才 所學的科學程度 真是極高 怎麼一到了伸手辦事 總是大差離格兒呢 考究這個緣故 原來他雖有點學問 趕則缺少閱歷嘔 辦上事情 怎麼怪他不到家 原來是學問很要緊 閱歷更要緊 古語有兩句話 說道 有知無行 如同有目無足 有行無知 如同有足無目 這話誠然是不錯 有了學問 然後才能有知 有了閱歷 然後才能有行 比如一個鐘表匠 入舖子學徒的時候 各種鐘表的名色 聽見老師傅講究的很詳細 就是沒有親眼見過 所見的都是尋常鐘表 偶爾有一件新鮮出奇的鐘表 叫他收拾 裡面的零件 都不明白怎麼卸怎麼裝 還敢給人家動手嗎 學生不是鐘表匠 無非拿他作個比方就是了 奉勸那有學問的人 在功課有餘的工夫 總要把世界上的事 無論大小 無論上中下等 市面上一切的事 也都要閱歷閱歷 將來給國家辦起事 也免得爲難受窄 至於那深有閱歷的人 更得長長曬氣筋 攻一攻有用的學問 年輕的人 可以入學堂 年長的人 可以多看看有用的書報 自然學問就一天比一天高了 然後跟有學問的人親近 在一處辦上事 人家也不能看不起我們了 大家接着我所說的話 去試他一試 管保有學問的人 自然有了閱歷了 有閱歷的人 自然也長了學問了 然後再給國家辦上事 國家還有不強的理嗎

要 聞 新 聞

回國留學生為難○中國留學生 因起了退學的風波 內渡回國的實有一千多名 這些學生 本打算在上海開設大學堂 學習專門 無奈用款過大 難以籌辦 字林西報上 力勸上海洋人 設立大學堂 聘請外洋教習 收留內渡學生 又怕這班學生們 不肯再入外人立的學堂 因此也沒能辦成 大家無學堂可進 不免都有些後悔 力量來得及的 只好仍舊回日本 也有些人 住在上海 把學費花完 實在進退兩難 但願各省督撫 跟學生們的父兄 趕緊想個好法子 叫他們有地方入學 免得半途而廢 都要是袖手旁觀 恐怕糟蹋不少的人才

蒙古要自辦鐵路○由庫倫到張家口的鐵路 俄國人久已有意 始終沒攬到手 現時該年班的蒙古王公 都有點明白時局了 聯名稟理藩院代奏 請由內外各蒙古 大家協力籌款 自行修造 公舉有名望的蒙古王 作為總辦 路段雖然長 工程浩大 一時不容易開工 但奏明立案以後 外人爭奪路權的想頭 自然中止 各部落王公 正在商量籌款的法子 等京張鐵路完工 再議接修

三院暫緩裁撤○從前政府會議 要裁奉宸上駟武備三院 後來因三院衙門 公事雖少 開銷的官款 也並不甚多 索性等考查政治大臣 由外洋回來 再作商量 暫且不必裁撤 現時正在力圖振作 無事可辦的衙門 照舊存留 這樣的新政 真是不容易見效

瓜哇島請設領事○南洋瓜哇島 是荷蘭國的屬地 華人在那裡經商寄居的很多 中國沒設領事 很受荷蘭人的欺侮 無端虐待 華人沒地方去訴苦 現由商會總董 電稟兩廣總督 訴說這些情形 求轉達外務部 派領事駐紮保護 岑制台接稟後 據實電達外務部 不知外務部怎樣定奪

本 京 新 聞

法兵無紀律○前天有人到白雲觀 看見法國兵隊 排成四路直隊前行 有敞車一輛 坐着婦女二人 路旁土坡上 又有婦女數人 法兵隊約有一營 前有武官帶隊 後有號兵跟隨 一見婦女 齊聲喊叫 內有一兵 舉手打車上的婦女 全隊大家取笑 武官在前 裝作不知 請大家評論評論 法國兵隊 是有紀律呀 還是沒紀律呢

崇文門稅要歸戶部收○崇文門監督鐵尙書 要把門稅改歸戶部管理 以後不必再請派監督 跟各關的辦法一樣 抽收中外貨稅 也就省了許多事 現派郎中傅蘭泰 清查案檔 預備接辦 然後再會同正監督榮尙書 奏明請旨 這件事一歸戶部 一切委派的官員 和驗貨人等 可就苦了

不准罰人跪道○巡警部趙侍郎 傳諭協巡營 說是滿街上出恭 有碍衛生 不能不想法子禁止 但是北京人自由慣了 官茅廁又沒修成 目前的辦法 只能隨時善勸 不可過用壓制 聽說各段崗兵 常有罰人跪道的事 實在不成話 以後有在街上出恭的 告訴他這件事 既碍衛生 又犯警章 自己也很不體面 說明就把他放走 如果屢犯不改 纔准送局罰辦 斷不許再叫人罰跪

借貸不遂○裱背胡同有一家 母子二人 窮極無聊 因爲借貸不遂 由一輛轎車兒裏 拉出一個人來 頭戴水晶頂 身穿補褂 揪到羊肉胡同局裏喊告 問起緣由 這母子二人 去年年底下 被賬逼的無法 跟坐車的這位借過錢 當面應許 母子倆指望着他過年 那知這位事故太深 嘴說的好聽 轉身不再見面 年裏的罪 真不好受 新年遇着他坐車拜年 不出的氣憤填胸 揪扭着去打官司 在這母子 固然無禮 說空話不辦實事的 這種人也實在可惡

好便宜○戶部鐵尙書 因捐納房書手某姓 私扣平頭 經鐵尙書查明 本要重辦 原來分送各部飯銀 全該應一律庫平 他都按京平發放 現在由吏部鬧穿了 這一項扣平 計算起來 數目真真不少 如今抖落出來 鐵大人要罰他十萬 某姓到處託人 情願認繳二萬兩 鐵大人如果答應了 真正好便宜 不值錢○前天走過兵部窪 看見兩個日本人 帶着一個中國苦力 在街上行走 從後邊來了一輛自行車 偶不留神 碰了苦力一下子 騎車的趕緊站住 連連作揖打躬賠不是 你看這苦力 有多們利害 七箇不依 八箇不饒 開口就罵 舉手就打 把騎車的打了好幾個嘴巴 騎車的因爲有外人在場 並沒敢還手 還是滿口的說好話（如無外人 騎腳踏車的氣焰也不小）日本人過來解勸 這纔撒手 倚仗外人的勢力 欺侮自己本國人 你說夠多們不值錢

各省新聞

辦差受辱（湖北）湖北學差到任 江夏縣辦差 按向來舊章 不過用一千多兩銀子 就可以了事 這次裴

學使接任 鄒大令預備差使 已經花費了三千鈔 不知為什麼事 得罪學台的家丁 竟把縣裡辦差人痛打 嘴裡還不乾不淨 把知縣大罵一場 鄒大令一賭氣子 稟請交卸 捐過道班 官兒一大 便受不着這種窩囊氣了

官場取巧的門路 (廣東) 上司委派署事 向來定的章程極嚴 已經挂牌 無論缺分好歹 不准推辭不到任 所以貪財無能的官員 沒有法子藏拙 現在局所很多 當局差的人員 每遇委署缺 缺分清苦 就求局裡的老總說情 必可以留差 新近善後釐金營務各局處的人員 多半走這條門路 要遇著了好缺 馬上可就去到任了 官場取巧的妙法 真真是無奇不有

各 國 新 聞

萬國海陸軍賽會 (美國) 美公使照會各國 說美國定准一千九百零七年 開設萬國海陸軍賽會 作為美國降生的日期 和英人沒到西半球的紀念 美國總統 很盼望地球各國 一齊到美國赴會 做一個極大的盛舉

來 函

翼仲先生鑒 自從貴報上提倡國民捐 我就喜歡的了不得 就想辦起來 仔細一想 又怕我是個官身子 任你實心實意勸化 總是要百姓拿錢 從前做官的 要百姓拿錢的道兒 也太多了 什麼招信股票啊 賠償教案啊 這個義捐 那箇賑捐 種種名目 無不出於勉強壓派 今日這個國民捐 可是大大不同了 要叫這四萬萬人 從腔子裏發出一點愛國熱血來 結成一個大團體 再照從前沒良心的官 那種勸捐法子 拿來勸這國民捐 簡直的就成了追比樂輸 照這樣說 我是萬不能辦的了 又一想 我雖是個官 我也是四萬萬國民中的一個人 我做霸州知州 我就是這一州的代表人 若是怕惹閒話 盡看冷眼 叫我這一郡百姓 都不夠國民資格 實在在於心不忍 我就找出幾箇有熱心的紳士來 天天對他們講報上的演說 居然一個多月工夫 各村子報名上捐的 很是不少 就有一件為難 捐的錢實在沒處放 還得慢慢想法子 將已交錢的花名冊一本送上 求貴館給登報 能多刷幾張帶來 分給寫捐的人看看 他們更高興了 好 在我們霸州 現時看著七分報 一經登出 大家必然全能知道 霸州知州錢亮臣謹啓

苑平高等小學堂招生

本學現擬推廣學額並添設初等小學一班定於正月二十五日開學無論紳商子弟年任八歲以上十五

上諭

正月初八日 增崇續五日 順天府奉京帥得雪一寸有餘 太常寺奉派備對引大臣 派出景澄 松壽

召見軍機 上諭二月十一日祭 社稷壇朕親詣行禮欽此同日奉 上諭二月十六日祭 關帝廟朕親詣行禮欽此同日奉

補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著陳兆文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蘇州織造仍着崇啓接管欽此

調補方培愷着補授廣西南甯府知府欽此同日奉 旨理藩院代奉章 呼圖克圖呈請照伊前輩賞用貂皮坐褥

九龍黃傘一摺章嘉呼圖克圖加恩著賞用貂皮坐褥並善賞還九龍黃傘仍在嵩祝寺供奉欽此

二十八日 上諭阿兆文出學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著楊佩璋署理欽此

正月初七日 上諭周穆等奏江甯等屬秋禾被災請將新舊錢糧加恩蠲緩一摺江甯等屬上年收成歉薄若將新舊

錢糧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上元等三十三州縣屬同淮安等四衛歸併各州縣經徵屯田被

災秋收及上墾荒田營壘壓各田應徵三十一年地丁錢糧均著分別蠲緩其上年元等州縣屬衛所節年未完原緩

遞緩各款暨應課等項銀兩均著分別展緩以紓民力該督等即照所奉詳細開明區圖村莊頃畝數目刊刻謄

黃循行曉諭務使實惠均沾毋任吏胥舞弊用副軫念民艱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周穆等奏江甯等屬秋禾被災請將上年漕糧分別蠲緩一摺江甯等屬上年夏間亢旱日久秋後多雨積潦

難消收成歉薄應徵新漕老令照常完納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上元等五縣秋收田地並山陽等二十

五州縣勘不成災田地應徵上年漕糧及改徵折色銀兩均著至光緒三十二年秋後分作二年帶徵其上年元等五

縣未墾荒田同江都縣揚州衛營壘壓廢田地除墾熟畝徵外其餘墾荒地畝應徵漕糧及折色銀兩均著一律蠲

免以紓民力餘著照所議辦理該督等即照所奉詳細開明區圖村莊頃畝數目刊刻謄黃循行曉諭務使實惠均

使實惠均霑毋令吏胥舞弊用副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欽此

講 書

孟子見齊宣王曰 所謂故國者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

王無親臣矣 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

孟子夫子打算感動宣王 前一章書 從王臣托妻子於其友 說到四境不治 真是費盡苦心 對症下藥 宣王雖是個中上資格 也不難立刻醒悟 那裏料到 話語被人問倒 竟會有點惱着變怒的神情 回頭望着左右近臣 東拉西扯的亂說 把孟子給放在一邊 置之不理 孟子在當時 好生不得勁兒 要換個別人 也只好不辭而去了 怎奈孟子的苦心 可不是專講這種過節 不怕萬語千言 總盼望於事有濟 這章書又說道 喬木世臣 正是上一章的結束 怎的又從喬木說到世臣呢 這也是個比喻 喬木就是大樹 可備梁棟之選 世臣是勳舊世家 累代在朝為官 古人說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比如一顆樹木 十年八載 雖成不了大材 也可以成陰結子 比到造就人材 也不能立見功效 沒有歷年的教育 出不了真正人物 故國雖有喬木 如何能比世臣呢 就如夏后世古松 商朝的古柏 周朝的栗木 雖然有壯觀瞻 是文明國的遺制 與那得失治亂 究竟有什麼相干呢 講到治國安邦 非有人材不可 朝廷今日的親信 就是將來的世臣 伊尹的後人 就有伊陟 康公以後 就有穆公 都仗著世臣得人 纔能夠永保邦基 環地球上各國 都是一理 就如日本變法 伊藤侯的功勞最多 當時所有的舊臣 一齊安置在元老院 朝廷有了疑難大事 天皇還要跟他們商議 將今比古 中外無異 歐美各國 也是專重古爵 比起中國的勳舊 更顯着貴重許多 只是人家敬重世臣 可跟中國不同 外國的世臣 重在功業 中國的世臣 傳下幾代 可就專講家世了 只要位高爵尊 便可以安富尊榮 一般夤緣奔走的人 就知道臭巴結 也不問問他有甚麼功業 百十年前 往上直數到國初 滿漢世臣 出色的人材 可也真不少 怎奈承平日子越久 奢侈的風俗越深 朝廷的恩典越寬 世族的人材越少 大家子弟 沒入仕途以先 不過是些紈袴少年 靠着祖宗的餘蔭 單講究些快活道兒 絕不知天高地厚 古人說得好 人生能挽五石弓 不如識一丁字 不想許多王孫公子 不學無術的闊少爺 不只目不識丁字 更連個開弓力量 也都不可多得 作子弟的時候 既不明白齊家 將來立朝為官 還能夠懂得治國嗎 要講世家那些惡習 也可以分門別類的說說 (未完)

演說

◎ 演講創建首善工藝廠募捐公啓 ◎

周禮上說過 大凡在世界上立國 有六樣要緊的事 作工藝製造的居其一 因為世界上各種的熟貨 都由工藝製造出來的 有了工藝製造 然後再講商務發達 說起工藝一門來 有精有粗 有深有淺 最精的工藝 講求理化各學 研究測量算術 能夠自出心思 開未有的奇聞 創始一箇新法 製造一件新器 往往可以享專利 傳名五大洲 因為製造精巧 可還以張大國勢 論到那最淺最粗的工藝 只要這個人有一技之長 不但能夠自食其力 連他一家子都挨不了餓 當初列國衛文中興的時候 把工藝當一件要緊的事 孔聖人論政 也說過勸工的一片話 世界上無論那一國 沒有不講通商講工藝為富強根本的 現在○朝廷振興各樣的新政 時常的降○諭旨講求工藝 特立商部 總管全國的工商 一時間南北洋 湖北 江西等處 都設立工藝廠 所造出來的物品 頗可使用 不但能抵制外洋的貨物 並可以借着此事 養活窮人 實在是一個好法子 惟有京城內外 為首善的地方 人烟稠密 比那一省都多 其中有由外方來的無業遊民 謀生甚難 獻了醜的 流落京城 或是本地的窮苦人 這些箇人民 因為素日不講求工藝 沒有好法子謀生 不免就要挨餓受凍 至於滿蒙八旗的人 平常拿着錢糧當恒產 除了當差之外 任能奈沒有 再說那遊手好閑 好喫懶作的 沒有一定的生計 更是可憐 (京城地方 拉洋車的 潑街墊道的 沿路乞討的 粥廠打粥的 旗人最多 旗人不至挨餓的 無非仗着幾分空頭錢糧 富足的人家 就是旗下恭佐領 伯什戶 旗下辦事的老爺門) 還有那老弱殘兵 和那婦人小孩 一窩八代的 挨餓受凍 丟人獻醜 更不用說了 說到這裡 實在叫人想着可憐又可慘 現在打算奏明○朝廷 在京城內外地方 分設首善工藝廠 數處 由紳士裏頭 拔取那勤儉賢明清廉能幹的人 (要緊) 素日為大眾信服的 督辦這件事 專收旗人漢

人中無業的男子婦人 選擇各項的工師 講習各樣的工藝 就着各人的性情 分門別類 教給他們各種工作手藝 製造家常日用的東西 五行八作 各盡所能 總要叫大家 憑著一身一口 都能自食其力(天生來的手足耳目 心思腦力 原為叫人作事的 獨到我們旗人 有手不能操作 有足不敢遠行 有眼不能看好事 有耳不能聽好言 心思腦力 全用在錢糧上了)可就合了古人所說的 利用厚生的一句話了 但有一層 初辦此事 款項用的很多 此事既歸紳辦 又不便請官款 打算由本爵(慶親王自稱)並京內同僚各官 領頭認捐 此外各省做官的君子 無論官階大小 自己量着自已的力量 大家幫個忙兒助助捐 或總捐 或常捐 或季捐 在京的由各衙門堂官提倡 外省由將軍總督巡撫提倡 大家勸募 湊齊了捐款 送交戶部銀行代收 等著夠了數目 趕緊找地方開辦 另外定出詳細的章程 刊印捐款銜名數目清冊 分送助捐的各處 好叫人家相信 以便隨時查考 想諸君子深明中外國的情形 自己又身受○國恩 看見京城地方 有一個游手好閑 不能自食其力的人 沒有不仰體○朝廷愛民如子的仁心 想着方法 叫他們各有安生的所在 大房子也不是一根木頭所造的 大皮襖也不是一塊皮子所成的 總該有熱心君子 解囊捐助 成全這回美事 何況勸工藝興商務 是富國強民的根本呢 這件事的關係重大 也不是專專為貧民籌生計 願意諸位君子 大眾齊心努力 成全此事 是北京人的大幸 就是中國全局的大幸

(首倡人) 慶親王 肅親王 王中堂 孫中堂 世中堂 那中堂 瞿鴻機 振貝子

奎俊 鐵良 鹿傳霖 溥良 松壽 榮慶 溥興 徐郵 徐世昌

呂海寰 陸潤庠 葛寶華 壽者 松濂 張百熙 特圖慎 陸寶忠

要聞

查辦廣東參案(廣東岑制台 因為商辦粵漢鐵路的事 跟本地紳士黎國廉梁慶柱二人 意見大大不和 拘拿黎國廉到案 又奏參他們的功名 廣東人全都不服 大起風波 鬧的下不了臺 現經于學台出來轉灣子 有電奏到京 措詞很得體 一面說岑制台辦的不算錯 一面說黎國廉等 世受國恩 遇見這樣的時

事 應當出力幫助 辦些公益的事情 請加恩留下他們的官職 還叫他們照舊辦事 政府也很以為然 又聽說廣東京官 聯銜遞了個摺子 奏參岑制台 業已奉有○廷寄 交南洋周玉帥查辦去了 俄人佔地的傳聞○據日本報上說 俄人在黑龍江沿岸一帶 劃出一百五十里地面 硬行佔據 在那裏駐紮 兵隊 勅令中國地方官退讓 這件事 雖說真假不定 但俄人那樣強橫 既有此說 不能沒一點兒影響 我們政府 要不預先防備 等人家佔久了 再要叫他撤退 可就大費唇舌 電催蒙古王回旗○庫倫延大臣來電 說漢達蒙古王剛達多爾濟 現在京裏該年班 年班一滿 叫他趕緊回 旗 原來達賴喇嘛 走到漢達王旗 逗遛不往前進 叫給他修蓋廟宇 意思要在那裡久住 延大臣電奏 到京 催着剛親王回旗 好勸達賴喇嘛早回西藏 耽擱日久 必然又要生枝節 日人設立民政廳○奉天趙將軍 電達政府 說是大連灣金州蓋平等處 日人都設立民政廳 實在與中國主 權有碍 請跟日公使商量 務必撤去纔好 如果一定不肯撤 也得改換名目 安定章程 總不要傷損我 們的主權 不知政府是怎樣辦法 按三省地面 以後像這樣的事 斷少不了 此時不佔住地步 一來二 去 恐怕什麼事都不能作主了

日兵強伐樹木○趙將軍電達外務部 說臨江縣地面 有日本武官 帶領二三百名兵丁 硬把十九道溝等處 的樹木 砍伐了不知多少 預備修蓋營房 十一根木頭為一排 只發給價銀二十元 並把各村的鄉約 拘拿了去 扣住不放 也沒有知照縣官 請照會日本公使 趕緊禁止 洋人在內地打獵○美國水師兵官 前在望江縣地面打獵 放鎗誤傷民婦一案 雖然和平了結 究竟有害主 權 安徽誠撫台 以為這種舉動 很可擔心 特意跟周玉帥商量 照會各國領事 無論洋商洋官 以後 要在內地游獵 總得先通知地方官 派人傳諭鄉約 隨時照料 按游獵這件事 跟游歷大有分別 條約 上頭 載着這件事沒有呀 辦理外交的 何妨查一查

本京新聞

學堂不必分省界○各省所立的學堂 把省界分的太清 如有附學的 難免要起風波 於學務上大有阻力 學部裡商議 打算化去各省學堂的界限 無論本籍客籍 都准入學 一律全收學費 本省人入本省學堂 並沒有格外的便宜 外省人也絕不喫虧 這樣一辦 爭省界的意見 自然就可以化解了 並且於經費

上大有益 實在是一舉兩得 現已行文出去 跟周張兩制台商量 等公同議定 就可以另立新章

中書議辦半官報○內閣衙門 前有要辦官報的話 稟明本衙門堂官 不知道准辦不准

保護教堂○東四牌樓錢糧胡同耶穌堂 每逢講道的時候 常有無知匪徒 到那裡任意攪鬧 現經那中堂派

員密查 拿住一名姓李的 枷號在堂前示衆

日商私逃○日本商人秦小一郎 在交民巷包辦工程 年前買了某山貨舖的木料 價銀一千二百餘元 分文

沒給 忽然於臘月二十四日 私自逃走 這個山貨舖 已在工巡局控告 按日本客商 在北京作買賣的

體面人固然不少 無賴子也很多 在本國不能存身 來到中國瞎混 沒見識的人 因為是外國商家

不分好歹 就去奉承 這種人更覺得得意 居然自以為是大商人 馬脚沒露出來 他們本國的欽差 雖知

道他不安分 卻也沒法子辦理 等到鬧了笑話 華人受實禍 日人丟聲名 兩國都大不相宜 趁早想箇

善法 防備防備纔好

各省新聞

因賭喪命 (天津) 正月初三日 法租界福太棧房裏 有個姓盧的 因賭錢跟徐姓吵鬧 被徐姓用刀砍傷

當天晚上就死了 法界工部局得信 前去拿人 徐姓早已逃跑 就把棧房掌櫃傳去 賭錢這件事 害人

真不淺 好賭的人 執迷不悟 你說怎麼好

設權收呈 (江浙) 浙江省撫台衙門 有人要遞呈子 代書先要筆資 (各省都一樣) 收呈子的委員 如果不

准 原呈發還 這一項錢 可就算白花了 自從張撫台到任 知道這種情形 把收呈子委員裁撤 另派

兩筒幕友 收發文件 又在大堂上立一個木櫃 民間投遞稟帖 把事情寫清 不拘文字 不論格式 三

天裏就挂牌批示 這樣辦法 上下既沒了隔膜 民情還有個不通的嗎

演唱采南歌 (廣東) 河南天演公司 (不是中州河南) 改良戲本 編成了一本采南歌 年前臘月十九 在長

樂戲園排演 先發出聽戲執照幾千張 到了這天十點鐘 去看的人很多 各學堂男女學生 也都到齊

由公司總理程子儀 登台先把意思說明 並演說唱戲的事 與人民關係最大 句句話全有道理 在場的

人 個個點頭吮嘴 十分感動 隨後就演唱起來 梨園子弟 排演了整整一年 大有效驗 這樣的戲本

編的越多越好 可惜京城的梨園人 無一定的識見 至今還沒有演成一齣呢

非用費見有... 告白下款係... 之號... 以爲... 同... 可以不理... 詳爲... 始知...

京張鐵路工程局... 十日集齊呈投以憑秉公開標特此佈聞幸勿延誤

周濟窮員（廣東）省城候補各員 每到年底 向來有過年的一項銀子 周濟窮苦人員 年深日久 就出了弊病 不但窮員得不着 反被不窮的冒領了去 作為嫖賭的浪費 這點事也得有人情 現在胡藩台遇事認真 分諭省城各員 務必考查清楚 實係在省窮員 已經引見註了冊的 纔准按名發給 其餘一概不准 甘蔗皮可以造紙（四川）四川資州各處 出產甘蔗 榨作汁來熬糖 最是上品的好貨 民間做這一行的很多 但是榨剩下的甘蔗皮 就當柴禾燒了 查甘蔗皮這宗東西 可以造紙 跟楮樹一樣 如今把很好的材料 都燒了火 實在可惜 現由農務局札派資州 叫考查甘蔗一項的行情 並傳知各屬 收買榨過的甘蔗皮 按照土法造紙 或者仿用西法 從此多這一宗材料 也是極大的利源

各國新聞

索還用費（日本）日本政府 照會俄政府 說俄軍被擒的兵將 拘留在日本 前後支用衣食等費 共計八千萬元 應請照數交還

允撤哈爾濱兵隊（俄國）俄兵擾亂哈爾濱 中國人受害不輕 外務部電達駐俄陸欽差 跟俄政府商議 趕緊把俄兵撤退 現接陸欽差回電 說俄政府 這一枝兵隊 早想撤回 實在因為天寒道遠 行軍不便 天氣一暖 必然撤退

活人賣腦子（英國）英國有一個人 名叫左打 記性最好 有人說他的腦子 與眾不同 所以專門的腦醫生 跟他立定了約 要買他的腦子 原來這左打 年紀纔三十歲 他所立賣腦子的約 說是身死之後 不拘在什麼地方 必把腦子交給這位醫生 議定價值一萬元 外洋講究格致 考驗人腦 本不是什麼難事 不過左打的腦子不同 剖開考驗 可以知道記性最好的部位 生在什麼地方 這件事情 中國人聽著很奇怪 死後沒了知覺 賣給人去考驗 與世界上很有益 像左打這樣的人 真是想得開

修造最大船塢（德國）太晤士報上說 德國亨白地方 現在修造一處世界最大的船塢 長五百二十尺 載重三萬五千噸 能容極大的船隻 約計一千九百零七年底 必可以造成 如今的世界 所有最大船塢 載重不過一萬七千五百噸

進出口貨物數目（英國）英國上年一年裏頭 進口的貨 共計英金五百六十五兆磅 比前年多十四兆零二十五萬磅 出口的貨 共計三百三十兆磅 比前年多二十九兆零三十三萬三千磅

進口的貨 共計英金五百六十五兆磅 比前年多十四兆零二十五萬磅

出口的貨 共計三百三十兆磅 比前年多二十九兆零三十三萬三千磅

比前年多十四兆零二十五萬磅

上諭 宮門鈔

正月初九日 醇王假滿請 安 松壽 景澄謝備對引大臣 恩 召見軍機 本日已刻 皇太后 皇上 升 乾清宮 德國使臣穆默 英國使臣薩道義 日本國使臣內田康哉 法國使臣呂班 和國使臣希特斯 義國使臣巴樂禮 美國使臣柔克義 俄國使臣璞科第 葡國署使臣阿梅達 比國署使臣博賽爾 奧國 署使臣訥巴思 墨國代辦使臣阿達密拉 觀見賀年

上諭御史劉汝驥奏仕途蕪雜保舉過濫請除積弊一摺保舉一途原為朝廷鼓舞人才之具惟必須真知灼見確保勞績卓著名實相符方可登諸荐牘凡有保人之責者應如何詳慎遴選愛惜名器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濫保各節種種情弊實堪痛恨嗣後各省將軍督撫等保薦人才務當力除積弊不得徇私濫保以杜倖進至應如何嚴定限制之處着政務處會同吏戶兵等部妥議具奏欽此

電報

中日學堂開會○東京電報說 在東京中日學界的志士 和中日學生商定 開設日華學生會 西正月二十八號 行開會禮 來曾的約有二人 大隈伯爵 長岡千子爵 都來赴會 可算得一時的盛事了

演說不合衆人心○路透電報說 德國議院議長巴連丁 在德皇萬壽這一天 到議院宴會演說 上年德皇到 摩洛哥國 與對付摩洛哥的交涉 大有利益 又說如遇有破壞和局的 我們應當攻擊他 好保全和局 又說駐法德使羅達林 在摩洛哥這件事上 大大的有功 這一段演說 與萬壽宴會 不大相宜 衆議員 很是不平

德公使開筵祝壽○德京電報說 駐法奧兩國德公使 因西正月二十七號 是德皇的壽辰 各在使館開宴 祝德皇萬壽無疆 並說由德皇的註意 專重在州界和平

布置籌款○東京電又說 日本首相西園侯爵 在議院演說 大概說經營滿洲 保護朝鮮 都得鉅款 其餘 布置內外 處處須用款項 所以日本國民 應當上下一心 各擔責任 籌辦款項 增長國家的勢力

迎接英王○東京電又說 日本政府 因有英國皇姪昆納德親王 來日本朝見 特派東鄉大將 黑木大將 伊集院少將 福島少將等 前往車站迎接

俄亂平靜○德京電又說 俄國內亂 由西正月二十二號以後 全國各處地面 業已一律平靜

願充... 初九日辱臨敝館值有事他出失送為歉茲定於... 十一日准十一點鐘前

來函

凡登來函本館不擔責任

◎ 誤解流言 ◎

春治先稿

北京地方 自從去年 風氣大開 實在得歸功報館 回想上年春景天 北京城諸位熱心人 都是不約而同的 打算立閱報社 又有要立講報所的 諸位志士 雖有熱心 又恐怕地面上不准 游移不定 誰也不敢先出頭 惟有西城閱報社諸位 領一個頭兒 首創西城閱報社 隨後就是卜先生 創立講報所 創始的人 當初辦事的艱難 可想而知 自從有了這兩處領袖 真是一指不動 百指不搖 諸位熱心君子 陸續的紛紛立講報所閱報處 至今算起來 已有二十多處了 半年有餘 開通過來的人 真也不在少處 諸位辦事的人 賠錢招怨 費盡心力 實在不是容易 在下在西北城閱報處盡義務 然後又同多祝三創辦正俗報社 辦事的難處 也嘗着過滋味了 去年臘月初間 發了一個志願 因爲各閱報社 都沒經過新年 打算在今年正月裏 借着新年 約會各同志 擇定地方 作一個團拜茶會 就去同進化閱報社商議此事 兩下裡意見相同 正在商量 聽見愛國報社知照進化報社 說地面上訪查報社的事情 子細打聽了打聽 工巡局的意思 恐怕各報社有宗旨不正的 故此特來訪查 出版言論集會 警察本應該干預 並不是工巡局無理取鬧 我們聽見這個信 很著急的了不得 想各報社創辦都不容易 費盡一片苦心熱血 纔能辦的這樣 各報社的宗旨好壞 又沒有細查過 萬一有一處不慎重 招出麻煩來 必要連累全體 大家也得跟着喫蛋誤 諸位同志 一年的熱血 可就一旦銷滅了 因爲開通風氣 反把風氣給堵塞住 豈不可惜了嗎 這纔約同五處報社 商議就着新年 辦一個團拜茶會 各社可以結一箇大團體 立一個公衆稽核的法子 諸位可聽明白了 並不是疑惑誰的宗旨不正 凡辦一事 不得不防微杜漸 大家維持大家 由進化日新擬了幾條章程 臘月二十二日 在西北城報社 約會各社經理人 請大衆參酌章程 怎樣的往好裡辦 並

不敢獨出已見 等著刷印出來 分送各報社 請大家增減 限正月初十日以前 送西北城報社 預備十三日這天 在首善報社茶會的時候 公舉代表人 大眾斟酌 我們既為開通風氣 勸導大家 以忠君愛國為宗旨 既不敢有別的議論 何苦官鹽當私鹽賣 把章程斟酌好了 打算呈遞巡警部立案 請派員隨時稽查 巡警部有管理出版言論集會的權力 應當干預我們的事 這也不是諂媚官場 那裡想到 新近西北城接了同志講報社一封信 這同志報社 也不是在那裡 彷彿沒登過報 也沒聽見人說過 不知是什麼人創辦的 我們也沒能約會 信上的言語 有好些不通的話 據說所擬章程 盡美盡善 本社怕招流言 不能贊成 我請諸位明理的君子 評論評論 流言兩個字怎麼講 無知的小人 憑空造作沒根的話 到處傳布 不值明白人一笑 那就是流言 大凡初立報社 沒有不招流言 什麼報社是奉教所立的咧 又是洋人使出來的咧 又是康黨咧 請問這些個話 那不是流言 立報社的 要怕招這等流言 大可不必盡這宗義務 我想怕招流言的人 必定信流言 既信流言 就不必立報社 還可以跟報社作反對 在世界上作的老好子八面光就完了 何必跟著大家賠錢招怨呢 是沽名呀 還是圖利呀 立茶會 定宗旨 是一種文明舉動 各國常有的事 並不新奇 中國人少見多怪 又搭着把頂好的一個會字 全給講錯了 深入了不通人的腦髓 提起會字來 戰戰兢兢 怕的了不得 大凡這種人的見解 不是書獃子 就是八股匠改行 看見同志盡義務 他也夾在裡頭鬼混 平日人家講團體講合羣 他也跟着隨和 一到辦真事啦 體也不能團了 羣也不能合了 今天把這始末根由 登在報上 請教請教高明人 流言兩個字 是這們講不是

要 緊 新 聞

嚴催達賴回藏○達賴喇嘛 逗遛在漢達王旗 政府發電 給庫倫辦事大臣 說目下已交新春 天氣和暖 催着他趕緊回藏 不准任意在沿途逗遛 並傳諭各處地方官 妥實保護 墨西哥的華工情形○商部接駐紮墨西哥梁參贊來電 說那裡的華工 並沒有圈禁虐待等事 但是被外人招募 不如自己前往 原來一受招募 必有定准的限期 盤川由洋人替墊 就得受他的拘管 要是自己去

天津各處學堂大開...

成便知

的 不跟洋人立約 不用洋人的盤費 來去自由 毫無拘束 還有一層 作工的價值 有合同跟沒合同 比較起來 數目也差的很多 請咨行沿海各督撫 曉諭出洋工人 把招募跟自去的分別 叫大家通統 知道 墨西哥正在招工開墾 趁着這個機會 安置些無業游民 也未嘗不是好事

公議海參威賠款○海參威俄兵擾亂 華人所受的損傷 俄政府還是不肯認賠 直隸總督袁宮保 咨請外務部 把這件事情 移交海牙保和會 由萬國公議 外務部很以為然 現已寄信給駐荷蘭陸公使 把此案 呈交保和會 將來開議的時候 中國就派陸公使 作為代表人 就近會議

條陳要政○學部堂官 日前○召見的時候 條奏學部衙門 應當管理的權限 並請振興中國財政 趕緊議 定東三省開通口岸的辦法 整頓各省學堂章程 所奏很合○聖意 已蒙○兩宮允許 這幾件事 都是萬 不可緩 所為難的 就怕無人才

政治館添設議員○政務處王大臣會議 因考查政治 關係重大 必得廣選賢才 幫辦新政 咨調各省人員 總求素來有名望的人 不拘資格 不論官階 到館之後 一律派為議員 彼此都算平等 向來堂屬的 名目 一切浮文 盡行除去 這個舉動 真是痛快

改定報律○商部所編的報律 已由學務處刪改好了 原說是年初宣布 至今還沒發出來 現時又聽說 報 律的稿子 不大妥當 還得更動 因從前定的律太嚴 總得往和平裡修改 所以還不能頒行

瑞大臣被參真寃○前科布多大臣瑞洵 因為勒索台規 虛報兵餉 經溥都統錫大臣奏參 奉○旨交刑部嚴 審 現由溥都派員押解到京 聽說要從重辦罪 性命還怕難保 瑞大臣為人 品端學正 斷不會有那些 貪欸 內中情節 未免有些寃枉 這就看刑部堂官的辦法了 如能查出實情 必然有個公道

本京新聞

呈進四書圖說○欽印書經圖說 刷印裝潢 十分工緻 早已進呈○御覽 還有四書圖說 編定了兩年 正

副本全都辦成 年前業已進呈 聽說支用的欸項 共計一萬多兩 全由世中堂一人報効

添設四處官錢局○京城裡的錢荒 一天比一天不好辦 非得多設官錢局 沒法子挽回 現由戶部會議 除 了煤市街阜通錢店 已經開辦 又擇定在東西四牌樓 東西單牌樓 各採一處地方 開設官錢局 專為

流通錢法 跟戶部銀行聯成一氣 認真辦理 必能見效 可別像咸豐年間的官錢號 坑害了無數商民 那可就糟糕透了

罪輕罰重○初八日報上說 三合公舖夥被拿 今又打聽了打聽 是初五晚上八點鐘的事 那天忽有人叫門 要買呂宋烟捲 舖夥開門 回說不賣烟捲 隨有身穿便衣的二人 先闖進門 後邊又有穿白光藍坎肩的三四人 一同闖進 小徒弟正在頂牛 來人把骨牌抄起 又用繩穿夥計的辮子 左近傳說 巡捕進門的時候 先走到後櫃房裏 摔碎瓷玉陳設多件 又把貨櫃鎖撬壞 拿去翠搬指一個 皮子領管一件 瑪瑙烟壺一箇 隨後把人送到東局 過堂的時候 但照聚賭論罪 罰銀二十九兩 摔毀失落各物 一概不問 舖夥叫苦連天 罪輕罰重 有冤無處訴 這個情節若實在 巡捕的罪名可不小 究竟如何 等詳細再訪查訪查罷 (探訪局的探兵 去年作過一件事 跟這個情節相同 聽說把為首搶劫的探兵圈禁 要照軍法斬首)

巡捕小胆○正月初六這天 長安牌樓東邊 馬路上的巡捕 乍換了一身新軍裝 精神百倍 正在站崗的時候 來了幾名法國兵 一見巡捕改了樣兒 敢情他們也眼差 向前取笑 猛孤丁把軍帽抓下來 那條受委屈的辮子 可就灣灣曲曲的又伸長了 巡捕跟他要軍帽 法兵就拿槍刺子比勢 嚇的他往遠處藏躲 唉 這樣的胆小 穀多們可笑 要叫人家不敢欺侮 自己先得鍊鍊胆子

好大膽子○前天肅王府的三公子 騎馬走到東單牌樓 誤把馬路旁的樹木撞傷 站崗巡捕 勒住馬不准走 後來知道是肅府公子 這才放了手 但是既把樹木撞壞 總得照章賠補 正在爭論 可巧警部堂官經過 分說清楚 纔算完事 哈哈 這個巡捕的胆子 可又太大了 不如此不穀巡捕的資格 可敬可敬

電燈公司有信開張○北京電燈公司 房屋烟筒 修造完工 正在安設電竿 經史蔣二位總理 定准在燈節後開辦 把所有掛號的人家 一律裝點 (大概不致像電話 挂了號永遠不裝) 將來把路燈改換電燈 各街上一色光明 不但行人利便 每晚少用無數煤油 收回利權的地處也不少

議收馬路車捐○聽說工巡局計議 從開辦馬路以來 花費了無數國帑 日後歲修養路 處處要用錢 不收捐款 恐怕官款來不及 如今定妥了章程 照天津車捐辦法 所有人力車 跟大小轎車馬車 每月按等發給號牌 沒有號牌的 概不准行走馬路 從二月初一起 作為起首上捐的日期

各省新聞

公議籌款幫助孤兒（奉天）駐紮康平縣穆總巡 被日軍無故慘殺 他的妻子得了信 服毒殉節 死後一無所有 就有個八歲的孩子 不能回籍安葬 情形實在可慘 現由營務處張總辦 慶提調 交涉局孫總辦 約出許多同寅來 大家公議 籌款相幫 各路統領 每人捐二十兩 營官每人捐十兩 湊齊了這項幫款 派人帶著他兒子 把靈柩送回黑龍江安葬 這也是同寅的一番義氣啊

論知商民賽會（鎮江）明年春天 義國賽會 有一百多條章程 內中漁業跟運載兩門 最為要緊 鎮江郭道台 奉到部文 分行屬下各府廳州縣 出告示曉諭商民 有願意去賽會的 先到地方衙門報明 發給憑照 以便沿路保護

驅逐風水先生（廣東）風水那件事 廣東人迷信的最深 嘉應州地方 更是利害 往往聽信看風水的話 爭墳奪地 打了官司 鬧成人命案 不知多少 現任知州陳公 特意出了一張告示 說本官到任後 查看舊案 和新收的呈子 多半因為誤信風水 彼此成訟 好幾年不能結案 民間受害不淺 凡自稱風鑑高明的 不是外來的棍徒 便是本地的游匪 必得嚴行驅逐 叫他們另謀生業 不准在本地逗遛 再要借風水惑亂人心 訪拿到案 一定從重治罪 這位州大老爺 不是真正開通 斷不敢出這種告示

各國新聞

日帥回駐奉天（日本）日本大山元帥 前已回國 現定在中歷二月 仍回到奉天駐紮

考察海底動物（美國）美國造了一隻輪船 專為考查海底各物 六個月以前 探過太平洋海底 考驗的法子 用網撈起水底各物 所得奇怪的魚類 和別種怪物很多 但網能撈到的地方 不過四英里深（合中國十三里多）若能夠再到深處 奇形怪狀的物件 必然還多 格致家講究新物理 得了這隻船 慢慢的考驗 不知能悟出多少新理來呢

上 諭 官 門 抄

正月初十日 王中堂等翟鴻禩等同鄉官謝 恩 王中堂續假十五日 侍衛處奏派稽查 壇壝 派出恒順

英慈 誠全 額勒春 塔克什訥 松鶴 召見軍機

上諭龐鴻書奏查明被水田畝蘆洲請分別蠲緩遞緩錢漕蘆課等項一摺湖南南洲澧州安鄉等廳州縣本年夏間湖
河泛漲濱湖隄垸間被冲潰低窪田畝蘆洲悉被淹沒收成均形歉薄若將應徵錢漕蘆課等項照常徵收民力實有
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南洲澧州安鄉等廳州縣均著照勘明被災輕重情形將應徵錢漕蘆課等項分別蠲緩遞
緩以紓民力該撫即將所開詳細數目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及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之至
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電 報

禁工改約的情形○駐美梁欽使 有電到外部 說所議改訂禁工條約 美國政府 應允刪除苛例 惟所擬的
條款 還不能立刻認許 總得竭力磋磨 請外部向駐京美使會議 務必堅持到底

海陸軍兩大元帥○西二月一號（就是正月初八日）東京來電 陸路提督乃木大將 水師提督伊藤侯 一同

奉命 都授為元帥

長將軍由陝起程○新任伊犁將軍長尙書 前有電到部 據說去臘由河南鄭州啓程 現已到西安省 暫住數

日 就要由西安起程 前赴伊犁新任

演說

◎越南人勸國人遊學記◎

上年本館演說越南亡國的情形 不知我們中國人 看見動心不動心 新近見廣東報上登着一段話 是越南人勸國人遊學記 我今天也把他演成白話 再動一動中國人的心 越南被法國滅亡 也不是一天半天了 近來世界各強國 講求侵吞的主義 滅人國的新鮮法子 一天比一天着兒毒 有拿通商滅國的 有拿傳教滅國的 有拿保全土地滅人國的 有用教育滅國的 不像中國從前 兩國非得開了仗 見個誰勝誰敗 然後納了降書降表 成者王侯敗者賊 打勝了就算興 打敗了就算亡 現今可是大不然了 興出來的滅國新法 一聲不響 不動聲色 就如同治蟲子似的 先把他腿脚用藥麻住了 成了半身不遂 自己不能動彈 然後毒毒的一下狠手 一舉便可成功 蟲子好比一個最弱的國 各強國講工戰咧 商戰咧 什麼傳教咧 保土地咧 握住教育權財政權咧 把住警察權咧 這都是治蟲子的慢毒藥性 按着最近的事說 頂高麗亡國最慘 按着遠事說 頂越南亡國最悲 印度猶太 雖然亡了國 還能去到外洋留學 獨到法國待越南人 如有要到外國去留學的 被法國人知道 一定要有殺身的禍 諸位請想 越南人有甚麼罪 遭法人這樣虐待 也沒有別的 法國人恐怕越南人一明白 有恢復國權 圖報國仇的思想 故此想盡了方法 叫越南人越糊塗越好 越是睜眼的瞎子越好 日子長了 零打碎敲的 越南人種 慢慢的可就銷滅盡了 聽說有一個越南志士 姓潘的 私自跑出越南國 逃離法人的虎口 又運動同志少年十個人 往日本求學 現在已到了日本橫濱地方 并有勸本國人遊學書 所寫的一片言語 苦口婆心 字字血淚 看見叫人真要哭 天不願絕我們東亞黃種人 越南人還有死裡求生的一線路 咳 真是那裏想到啊 今把原書編成白話 開在下邊 題目是奉勸國人遊學書 噯呀 噯呀 我望東看見太平洋 再回頭看見我們越南的湄河 我越南國的江山還在嗎 想起我們越南幾百年前 也是有名的古國 也出了不少的名人大將 誰想後幾百年間 天翻地覆 反成了豺狼的世界 我們全國的同胞 都被人家當作了魚肉 噯呀 噯

呀 我們越南人 因為什麼 會受了這樣亡國的苦慘呀（不知要強）在下幼年讀過幾天書 自負壯氣 常常想盡國民的責任 生來又無聰明 又無才力 眼看着我國亡國的慘情 真是令人可哭 令人可愧（中國眼看成了越南 不知中國人憂不憂愧不愧）自己立定志向 放開胆量 赤身由海裡逃出 渡往日本國 想起我國的國事 白天也是哭 夜晚也是痛 想起本國同胞 心如刀剗 五月到了日本 六個月的工夫 仗著有一位大賢人 同著我遊歷日本各處 看見日本國的人 上至王公 下至婦人小孩 他們愛國的熱心 掏出來可以把海燒焦 他們急公好義 固結團體 可以把天給縫嚴 驅大和萬魂 聖神現于白晝 鼓武士一道 鋒刃酣于黃金 這四句怎麼講呢 日本國的風俗 最是尊王尙武 凡有仗義敢死的 全國稱為大和魂 又名武士道 日本國的強勝 成了萬年不拔的錦綉山河 實在是大和魂武士道一班人所成就 日本國所以成了日本人的日本國 也沒有別的 無非是日本合國的人 有相愛相憐的熱誠 有同死同生的苦志 日本國如此 我們越南人怎麼就不然呢

（未完）

要 緊 新 聞

貴胄學堂要添派滿員○貴胄學堂的總辦 派了馮觀察國璋 並○賞加副都統的旗銜 怕是王公子弟 因為他是漢員 有意輕看 昨天聽說 慶王爺面奏 貴胄學堂 多半是近支宗室 還應該添派滿大臣 會同管理 按說這個界限 似可不必再分 現時各省學堂 漢人居多 本來就有一班人 議論什麼排滿咧 革命咧 再要拘泥滿漢 豈不是自找生分嗎 既要合天下為一家 萬不可分筋撥兩 總得破除舊見 結成大團體 無論滿漢 都是中國人 處在今日 不可再分家了 外國有心計的人 很願意借們自己搗亂 俄人強佔礦山○黑龍江將軍來電 說俄人趁着打仗 硬在黑龍江界內 開挖了五處金礦 另外還有好幾處 礦山 現時並沒有停止 請政府在中俄議約的時候 務必收回這項利權 請俄人撤退駐兵○伊犁帕爾羅克山 從前租借給俄國 議定十年為限 如今限期已滿 俄人還在那裏駐兵 現由政府照會俄國 請他趕緊撤退

口寶原
成便知

德人眼熱江西的商務○現有德國某商 派人到京裏運動 想得江西的商務利權 預備下淺水輪船三隻 在南昌九江等處來往 隨後再開往上游各處 並打算在省城設立行棧 隨後再到各內地開設 各省的利益全被外人奪去了 我們自己的商務 怎樣能振興起來

本 京 新 聞

京城宜設宣講所○去年十一月 天津西馬路 添蓋了一處宣講所 房屋寬大 可以容坐三千人 東馬路一處 可以容坐兩千人 這可是中國未有的舉動 要論開通民智 嘴說比什麼都快 北京內外城 也得有這們幾處才好 現在雖立有講報處 房屋窄小 容不了多少人 功效還不大 打算大大的立一處宣講所 又苦於經費難籌 天津有袁宮保提倡 北京就沒人肯出頭 各省有戲樓的大會館 很可以借用 不知道有人想着過沒有呢

關係衛生○南城地面 自從立了工巡局 街上的情形 可是好的多了 就有一樣太糟糕 至今沒人過問 可又是很難辦的事 南城外倒馬子的一羣鬻小子 他們的團體 鬧了個挺結實 稍不如他們的意 就給你一箇不登門 恁這箇拿捏勁兒 有多們大 如今立了衛生局 總得想想法子 眼看着天氣要暖和了 打掃的雖潔淨 糞挑子裡的水一潑 怎樣講衛生

書吏變爲供事○自從設立巡警部 就打算招募書記 不用書吏 無奈所招的書記 抄寫公文 不免錯誤 常是被各衙門發還 只好另招各衙門被裁的書吏 改爲供事 這些新供事 舊書吏 到了巡警部裏 但能刪除舊習氣 何妨改用

司員辦事爲難○吏部驗封司的老爺們 承辦滿蒙各官封典 應當用滿蒙各文 司官們全都不會寫 辦理很覺爲難 大家商量 有個被裁的書吏文子元 他却在行 打算把他找了來 帮着書寫滿蒙文 聽說文子元還有點不願意 因爲津貼過少 所以要拿拿行市

巡警講習所開課○趙智庵侍郎 現在梁家園廟裡 設立講習所 由天津警務學堂 調來幾名學生 專管講說 每天叫協巡隊兵丁 去聽演講警察章程 新年停了幾天課 從初六日起 照舊開講

破壞警章○去年臘月底 協巡營裏很發愁 愁的是正月廠甸插車 遇見官車更難辦 並非怕巡兵不敢攔 就是怕老爺們不懂警章 必要無理取鬧 果不期然 初七日那天 就鬧起笑話來了 有一位吏部某老爺

在火神廟前下了車 巡兵不准空車停放 老爺大怒 惡聲惡氣的罵了一大串 巡官惹不起老爺 上前說了許多好話 還不肯干休 第二天又來找面子 仍舊在廟門外攔車 拿着總辦的名片 巡兵那敢再攔 老爺那番得意 自不待言 諸位看看 夠多們是面子呀 唉 專在這個地方要面子 無謂

各省新聞

官鹽滯銷 (河南) 汴梁各屬地面 私鹽最多 販私的人 勾通外來刀匪 聲勢越鬧越大 並沒有一點避諱 夜晚搶奪橫行 無所不至 緝私局的巡勇 遇見了也不敢過問 民間貪圖便宜 都願意買私鹽 所以各處的官運 全銷不動

官場胆小 (廣東) 黎觀察國廣 因會商鐵路的事 官紳意見不合 被官抄拿 廣東省城 人心不服 官場中恐怕激成民變 與商務大有妨碍 知照香港總督 跟各國領事說 內地洋商 請他們自己保護 倘有意外變動 中國官不擔責任 按這件事情 大約是傳聞失實 廣東地方 開化最早 斷不至鬧出這樣的笑話來 如果是真 未免荒唐

聯絡學界 (廣東) 于學台在廣東 辦理學務等事 見解很高 理路很正 跟學界中的人 聯絡的很親近 各學堂的功課 有好有歹 都要細心考查 近來又邀請紳士 會議興學各事 辦的極有條理 廣東有這樣的學台 學務必定有起色

各國新聞

開設國家銀行 (日本) 日本政府 叫議院會議 設一處國家銀行 專預備維持輪船 並保護漁業 共籌日銀一千萬元 作為資本 由政府認撥三百萬元

地震奇災 (德國) 德國匿加治哥地方 忽然地震 本處商民 傷損了無數人命 左近有一處碼頭 地名孖

條野 共計有二萬人口 業已全數被陷

俄皇患瘋癲症 (俄國) 東京傳來消息 現接俄京來信 俄皇忽然得了個瘋癲病 想必憂愁所致 又說孖士哥城的擾亂 亂黨被官兵打死的 共有二萬名 實在因軍火短缺 故此有這樣大敗 亂黨的聲

勢 重新又振起來了

官門鈔

正月十一日 阿王續假五日 大額續續假十日 榮公 阿公 溥侗 祥普 各請假十日 欽天監呈進月蝕圖 召見軍機 恒安 皇上明日卯正二刻升 太和殿看版

電報

英助日賑○駐英日本欽差林董 接得英人信函 因爲日本年荒 英人捐五十磅助賑
 英派武員留學○英國與日本定約 派英武員四名 印度武員三名 一同在日軍隊留學 第一年學語言 第二年學日本操法
 西德聯姻○西班牙國 阿亨索皇帝 跟德國巴甸普爾克公主訂婚 不久就要成禮了

專件

◎ 月蝕 ◎

本月十六日 又是月蝕 欽天監咨行各衙門 這天都要救護 日月蝕的道理 本報也說了好幾回 入過幾天學堂的小學生 學過地理學的 也都明白日月蝕的理 日蝕月食 本是太陽月亮走在一條線上 彼此對直 被地球遮住 在白天是日蝕 在黑夜便是月蝕 這是萬國不能改的道理 翻到欽天監衙門 是最講天文的 反到不講此理 趕則細一打聽 他們並不是不明白 實在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事 怎麼說呢 欽天監的公事 多是半明半昧 在衙門當差的人 也明知道有些無理 要把這些迷信全破除 不但照例的公事難辦 全衙門裏 就有一半人可裁 故此不敢十分講道理 拘泥不化 纔能保全 這一保全不要緊 可把四萬萬同胞給害苦了 講究開通民智 下邊費盡的力 也是枉然 大衙門領頭講迷信 誰還信下邊的話呀 再有人勸他不必信 他必定要說 連欽天監講究日蝕月蝕 也不敢說不救護 我們一個草木之人 那敢不信 故此說欽天監辦的公事 實在是開通民智的大阻力 盼着罷 盼着罷 盼着欽天監設立了天文學堂（別再大賣天文生）認真的學些日子 再去打聽打聽 要是還說必得救護 那可稱得起中國的天文學堂

十日集齊呈投以憑秉公開辦特佈聞幸勿延誤

講書

(續前五百五十九號)

題起世家子弟 更是好歹不齊 建功立業的 雖也有幾人 終究無用的太多 這些有名無實的官 可以分作上中下三等 上等人物 天性聰明 舉止不俗 也受過家庭教育 也認真讀過書 就吃虧不明時局 拘泥不化 沒有遠大的思想 未曾做官以先 專講究文會詩會 臨水游山 自鳴得意 等待中舉點翰林 也

不過講講詞章小楷 於世界上毫無益處 這般人立在朝廷 還能有甚麼大經濟嗎 一位一位的高抬眼孔 裝出老神仙的樣子 就算是一生公正 也無非木雕泥塑就是了 世界上都像這種人 豈不腐敗完了嗎 再說那中等的人材 少年並沒磨過書桌子 畧微能作出點官模樣 學會點官字眼 仗着鬼聰明 應酬當差 漫漫的按步就班 不愁不到極品 這等樣的世臣 更比喬木不如了 喬木長成 能夠為棟為梁 就便是棵枯樹 也能充作柴薪 若為人但知道食祿 以敷衍為盡職 不但無益人民 反倒有害國家了 輪到下等官場 更是一言難盡 什麼叫作國計民生 有人說起憂國憂民的話 他便當作是早謠言 學些伶牙利齒 裝模作樣 變着法兒奉承人 盼到人閣拜相 也叫人家照樣奉承自己 一肚皮的嗜好 聲色貨利 並不知是百姓膏血變成 要像這種世臣 更遠不如草茅新進 看來孟子所說 齊宣王的世臣 大約也高超不到那裏去 前章書上 孟子問道 王之欲可得聞乎 又問為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暖不足於體與 采色不足視於目與 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 所說的王之諸臣 正是說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左右 既有這般人物在朝 君子一定在野 宣王雖有世臣親臣 也就跟沒有一樣了 偶然得箇人才 又不免被人排擠 國家有用的賢能 反倒流離失所 宣王不但不問 好像簡直的不知 所以說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 體察這兩句書的意思 齊國的治亂 也就可想而知

演說

◎越南人勸國人遊學記◎ (續昨)

細想我越南亡國的根由 有兩樣大毛病 一是糊塗 一是軟弱 我越南人 也是一樣的五官四肢 一樣的五臟六腑 日本人也不能有兩樣 彼此都仗著天地的靈氣 生成此身 怎麼獨單越南人 又糊塗又軟弱呢 這裏面也有個原由 第一沒有開民智的道路 第二沒有振民氣的權衡 民智不開 就不能怪他糊塗 民氣不振 也不能怪他軟弱 (近來中國 民智一天比一天開 民氣一天比一天振 上年死了馮陳惠潘四位烈士 就是民氣振的榜樣 政府再不好好的鼓勵鼓勵 遇事還講用壓力 那可就別笑話越南了 很可惜的 民智民氣 豈不給糟蹋了嗎) 既得著這個病根 就當趁早下藥 我越南人打算報國仇 雪國恥 必當人人踴躍向前 趕緊發奮要強 有能耐的 想法子出洋遊學 遊學一件事 我國人也有知道的 也有說遊學好的 怎奈說的如鐘 聽的如聲 這種能言不能行 也有兩個原故 一是有勢力的人 被人幽囚在本國 不能自由 一是有志氣的沒有財力 不能施展志願 有錢的怕闖出禍來 不敢前近 沒有錢的志士 又是寸步難行 彼此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就誤了很好的時光 我國既然不能自主 羞辱是應當受的了 但不知受到幾時為止 (今生已矣) 大家細想想 我們受外國這樣虐待 這樣的遭踏我們 這樣的欺侮我們 這樣的擺弄我們 這樣的剝削我們 數十年後 我們大家的性命 尙且都不保 還能保得住財產嗎 (中國財過北斗 富甲王侯的 想一想) 越往後想 不由胆戰心寒 現在打算補救補救 不管來得及來不及 特意先告訴我們全國人 務必要聯合一個助資遊學會 再聯合一個合羣經濟會 大家結成團體 出洋遊學 將來報國仇 雪國恥 保全同種 後輩兒孫想大福 全在這遊學一件事了 以上的話 都是越南人勸國人遊學所說的 我們中國人看看 也應當動一動心 並不是戲臺底下吊眼淚 瞎替旁人擔憂 現在在中國 還不至像越南那樣 從此再不打打好主意 也不敢說准比越南強 到那時候 後悔也就晚了 奉勸有權有勢的大君子 反來復去的問問心 不要自私自利 不要貪那無用的銀錢 國亡

了銀錢決落不下 不要說我已經上了年紀 晚年佳景 得樂且樂 積存點子銀錢 傳給後輩兒孫 正是給兒孫買禍 如今還不明白這箇道理 那可成了無知覺的動物了 難道還不記得麼 自己年紀雖老 庚子難民 也不專是年輕的受害罷 就算一時逃過 太太平平的死了 人身雖死 將來的史書上 青紅皂白 自有分明 請有權有勢的 把這篇越南人的書 多看一看

要 緊 新 聞

鄱陽湖又有外國船○江西胡撫台 前有電到外務部 說英國兵艦 進了鄱陽湖 假充游歷 就快到如今 還沒肯退出去 應該怎麼辦法 請趕緊回電

不准福建省借洋款○福建庫款空虛 等着開發的款項很多 藩庫向日本台灣銀行 借款二十萬兩 用水亭厘局作押 年前已簽字成交 撥清銀兩 後被政府知道 有電攔阻 崇制台回電 說此次借款 由福建省借 由福建省還 與部款沒什麼妨碍 請准通融辦理 政府還不答應 說各省要都跟着學 於大局很

有關碍 請趕緊阻止 務必把合同作廢 但這一宗款項 業已分撥出去了 所以福建的大員 很是着急 吉林自辦鐵路○達將軍電奏 吉林長春一帶的鐵路 如跟日本合辦 難保不是將來的禍根 請由中國獨力

自辦 應用的經費 也請自己設法籌款 萬不可叫外人干預 奉省近日情形○日人由奉天省城 脩了兩股鐵路 一股脩到遼陽本西湖 預備運煤 從省城西南角經過

一股脩到撫順 現時已進小西門 路過四平街 直出小東邊門 小西關一帶的買賣 向來興盛 自從在街心脩了鐵路 行路的來往不便 生意大為減色 又聽說遼陽地面 日本入太多 竟把各稅局的中國人

員 全都請出去 由日人硬行管理 原舊稅局裡的人 只好回省 民不聊生○遼東各處 因籌款辦理清丈 直鬧的民不聊生 老實的甘心忍受 機伶的就去入教 也有投入

日本籍的 盼望有外人保護 好守住了財產 中國的人民 本來沒受過教育 懂的什麼叫作愛國 逼的

走頭無路 麼事都幹的出來 作官的老爺們 不要專顧眼前 總得替小民打算打算 東撫被叅○署山東巡撫楊中丞 被都老爺奏叅 大概說吏治一切 太不認真 所有信任的屬員 多半都是

人情貨 州縣各員裏邊 兄弟同省 翁婿同省 叔姪同省的 不知有多少 委署缺分 更多弊病 像這

樣徇情法子 比挾妓游湖還利害 楊撫台聲名如此 平日辦事 可想而知

本京新聞

津貼私立的學館○八廣學務處提調 說是私立各學堂 實在能補官力不足 但各處私學館 總改不了學房 舖的老法子 含糊敷衍 白耽誤學生的光陰 打算聯合同志 籌出一筆款來 津貼各處私學房 叫他們多買些新書 趕緊改改教法 然後纔能有益 聽說議定了幾條章程 等訪明再登

好威武的客店○新易鐵路車守 初三日來京 住在西河沿第一棧 一夜的工夫 就跑了回去 因為客棧裡鬧賊 不敢再住 丟失衣包一個 皮馬褂皮袍各件 約值一百餘元 客棧的屋門 照例有鎖 無端的丟失東西 客人自然要追問 賓主話不投機 爭論起來了 店東說道 我們的客棧 不同別處 巡警部裡平日給我們派巡兵把門 那個賊敢來偷 何況你一個車守 第一棧的名聲誰不知道呀 哈哈 好威武添脩岔路○京漢鐵路 業已通行 前門西車站 是東南十幾省聚匯的地方 將來商務興旺 非多立行棧 沒有地方容留 打算從西便門添脩一條岔路 脩到彰儀門大街工藝局 聽說就要開工

王中堂有意告退○王中堂在一年前頭 就有告退的話 慶王爺再三挽留 所以總沒能奏請 現由中堂宅裡人傳說 因為年歲太老 子孫們又都是高官 急想告退回鄉 享那林下的清福 聽說過了新春 一定要奏請開缺了

各省新聞

催周道台回省(黑龍江) 開復道員周冕 原在黑龍江當差 所辦的事情 跟俄人交涉最多 現時開復了功名 交北洋差遣委用 黑龍江將軍來電 說周冕經手事件 有許多沒辦清 請傳諭周冕 叫他趕緊回黑龍江 自己去跟俄人清理 近來各省官員 紛紛奏調奏留 只要有大力量 怎樣都能辦的到 這位周觀察 聽說也是很有門路的人

礦務交涉(河南) 據京津時報說 懷慶府地方官 於本地開礦事情 往往出頭阻撓 駐京英欽差 照會外務部 請知照河南官場 以後不可再阻撓 又由商部議定 河南北等處 從前立的礦務合同 限期一滿 不准再繼續展限 請外務部轉知各公使 一律遵照辦理

禁外人內地開會(揚州) 有某國洋人 帶着各種動物 到了揚州 住在某客棧裏 門外貼了個報單 上寫

口寶原 成便知

真安定門內交...

揚州 着萬國動物會 招人去看 出錢去看的 很是擁擠 江甘兩首縣 恐怕因此鬧事 立時禁止 勒令他離開

迷信神仙的請看 (廣東) 去年入冬以後 時令不正 害溫熱等病的很多 省城陳姓家 有個小孩子 忽染熱症 佛彷彿跟瘋子似的 請醫生也沒治好 陳家平時最信神 有個姓陸的道士 請了去設壇拜表 跳神捉妖 鬧鬧的很利害 誰知鬧到半夜裡 小孩的病更重了 謔語發狂 情形要不好 跑到前廳找老道 恁猜怎麼着 丟下了袈裟法器 一溜烟兒跑了 第二天早晨 陳家的小孩已死 偷偷把神像收回 從此再不敢出頭露面

扮親兵搶奪商民 (廣西) 平樂府昭平縣大墟地方 有賊匪三百多名 身穿兩廣總督親軍號衣 口稱辦案 一到就封船封門 兩頭兒派人截住 所有村莊的住戶 河裡的船戶 一切銀錢衣物 搶奪一空 並擄去童子三名 勒交贖銀六千兩 當時左近團練 都以為官兵辦案 不敢出頭 後來拿住三名 縣官審問 直認不辭 用大話威嚇縣官 說你若殺我 你的性命難保 過了許久 知縣還沒敢發落

考查蠟蟲 (四川) 四川的白蠟 本是一大宗出產 近來很覺得減少 原來川省所養的蠟蟲 全由雲南邊界販運 現時來源稀少 蠟斤缺短 農政局派人考查 把蠟蟲放在冬青樹上 早晨是蟲 晚上就成蠟 收養得法 不必再到雲南去販蟲子 現在甯遠府等處 傳知產蠟各地方 照法自己養 很覺着有力 這也是振興商務的一宗事

各 國 新 聞

郵船待客無禮 (德國) 日本末松男爵 搭坐德國日頓號郵船 走到一處口岸 寫信給某報館 說郵船人員 款待客商 十分無禮 每到喫飯時候 必在最下等的飯廳 太不是待客的道理

德報不以俄國為然 (德國) 德國某報 抱怨俄人 辦事不合道理 派往東京駐紮的 就是尋常使臣 並不 是頭等公使

發露法人真相 (德國) 德國所作白皮書 裡邊所載摩洛哥哥的事 有人從旁議論 說這個書裏的用意 把法 人要管轄摩國的真相 都給發露出來了

上諭 宮門抄

正月十二日 吏部呈進春季摺紳 禮部呈進春山寶座 順天府呈進春牛圖 慶王續假五日 王中堂 徐中

堂等同鄉官謝 恩 掌儀司奏十五日早晚祭 奉先殿 倫貝子 櫛貝子行禮 內務府奏派遞酒 派出貢

桑諾爾布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辦事後卯正二刻至 天壇上祭禮成後還宮入宗親宴

上諭太常寺卿着唐紹儀補授仍着署理外務部侍郎欽此

上諭張曾歆奏查明兩浙被災場灶蕩田及仍難墾復灶蕩請將應征灶課錢糧分別蠲減緩征一摺兩浙鹽場灶蕩上年夏秋間節被風雨潮虫以致禾棉受傷若將灶課錢糧照常征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海沙蘆溼杜瀆橫浦浦東下砂二三六場成災灶蕩並海沙場潮患難墾杜瀆場新墾復荒各灶蕩田地應征上年灶課錢糧均着全行蠲免其下砂二三場歉收灶地照額減免二成其勘不成災之海沙等場歉收田地應征上年竈課錢糧一律緩至本年秋後啓征以紓竈困餘著照所議辦理該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之中意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張曾歆奏請將浙江各屬荒廢未種田地山塘蕩漙懇免應徵地漕等項並新墾之產分別徵蠲一摺浙江杭州等各屬荒廢未種各產尙未全行墾復若將地漕等項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奏照所請所有仁和等三十六州縣各屬荒廢未種各產仍荒未種暨沙淤築塘挖掘濠壘圯廢並報墾缺額民屯學藉沙牧各田地山塘蕩漙應徵上年地丁等項正耗錢糧漕白等項着一併全行蠲免其臨安等七縣新墾田畝著上年全蠲免本年半蠲仁和等縣及杭嚴衢三所民屯田地山蕩著酌徵五成蠲免五成以紓民力餘著照所議辦理該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之至意該部知道欽此

補註

昨天專件說月蝕有白天是日蝕 夜晚便是月蝕 這兩句不大明白 按日月地走到一條直線地在當中 遮住日照月的光 是月蝕 月在中 遮住日照地的光 是日蝕 月小地大 所以月有全蝕 日無全蝕

講書

王曰 吾何以誠其不才而舍之

上節書說到四境不治 宣王眼望左右 把孟子放在一旁 簡直的不理 已竟輕漫到極處了 這會兒說到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的話 怎麼又會登時醒悟 趕忙的就問道 有個什麼方法 分別好歹 定奪個誰去誰留 看起面子上的神情 還算肯虛心下問了 原來宣王爲人 本不是十分昏暴 大凡中人的資格 本是可善可惡 平時不善的舉動 原來被那般小人所擺弄 要問他自己居心 也知道近善人 遠惡人 只因見解平常 分不清楚是非真假 沒有知人之明 所以纔鬧到賢人退位 怎奈這知人二字 是古今最不容易的事 請看古今多少明王 全仗着能用人 多少庸王 也全誤在不能用人 就如日本的神武天皇 蒙古的元太祖 歐洲的拿破崙 美洲的華盛頓 作出那驚天動地的神功 千古不磨的世業 沒有人才輔助 能夠那樣的轟轟烈烈嗎 只是人的品學心術 輕易難得十全 古語說蓋棺論定 可見人生一世的品行 也不能預先斷定 就像漢朝王莽 謙恭下士 曹操爲令尹 不避威權 堂上高懸著五色木棒 不論是何人 全得守着他的法令 假如當日短命身死 至今題起王莽曹操 一定是漢朝的名臣 再如宋朝的司馬君寔 稱得起當代名賢 當時品評朝臣的 單單推重蔡京 後來蔡京那那奸貪 司馬相公早已去世 可見這知人的本領 眞眞不是容易了 惟獨婦女中有個漂母 一眼認定了淮陰韓信 正在乞討的時候 就稱他是國士無雙 等到韓信封了侯 纔落得個千金一飯 要叫那般忌妬賢能的說起 還不管着漂母 叫作淮陰女革命了嗎 唉 我想漢初直到如今 二千數百年來 豈無第二乞食的王孫 豈無第二知人的漂母 總爲機緣不巧 兩不相謀 終身困頓 也就跟草木同朽了 中國人講究命運 雖不可憑 惟獨這機緣湊巧 却是眞不可測 人生百年 要緊的機緣 不過遇上一回兩回 不祇志士立功業 沒有機緣不能成 就連國君進賢 也是失了機緣 不可再得 齊宣王得見孟子 是多們要緊的機緣呀 怎奈宣王有眼無珠 當面失去了大賢 齊國的政治 可就作了後世的前車了

演說

◎ 創建首善工藝廠的賀詞

◎

蕭樂菴

我本是工藝人 自幼也念過幾句書 前日見報上演說 創建首善工藝廠 不覺神色飛舞 真是樂不可仰了 我亦想起幾句書來 孔聖人說過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來百工亦居其一 又說來百工則財用足 如今勸工藝這件事 真是富國強民的根本 真是第一件要緊的大事 從前做官的 無人講求工藝 所以把工藝看的極賤 國勢因此貧弱 現在世界上各國 都因為興工藝纔富強的 朝廷深明此意 實力振興工藝 特立商部 講求實業 降旨勸京外及各省 多立工藝廠 一為教養窮人 二為挽回利權 上可富國 下可足民 強種強兵強國的指望 在此一舉 工藝這件事 真是關係重大 所慮的是 有權力的人 不肯實心提倡 如京城立的官工藝局 至今三四年的工夫 還沒甚麼大起色 也不是工藝不好 只因商家資本輕 官辦耗費大 左右碍難 實在的可惜 現時王大臣同心合力 仰體○朝廷振興工藝的盛心 創建首善工藝廠 為窮民謀生計 真是如天之福 北京城的大幸 便是全國的大幸 但有一層 既是募捐 雖不歸官辦理 也不能像商家私產一般 虛文外貌 在所不免 必得酌定極好的章程 廠內所派司事人員 千萬別像各省官工藝局似的 那種無形的糜費 人人能言 不必再說 有興工藝的名目 沒有興工藝的實效 不但無益 反養成了工匠的習氣 如今要往好裡辦 還得學學老法子 日省月試 考究物品的精粗 調察工藝的進退 分別獎勵 纔能夠見出實效來 再說既是募捐辦工藝 資本必要充足 凡做工藝的人 物品做的好 銷路推的廣 無論那一行 有切實保證 便可隨時補助 保全一家是一家 從此做工藝的人日多 遊手好閑的 自然日見其少 既興工藝 又養窮人 利國利民 真教人可喜可賀 還有一件要緊的事 辦理工藝 必要官商聯合一氣 在官是善政養民 在商是創業致富 一有隔膜 兩不關心 豈不辜負了諸位王大臣的熱心啦嗎 官場的習氣 我不敢說 我說說手藝人的習氣 粗手藝人 作工勤些 就要多掙錢 細手藝人 有點本領 就要拿行市 稍不如意 立刻罷工 或是領了財東 當了工師 便覺着沒人比他再高了

要緊新聞

由着性兒一把持 辦來辦去 越辦越糟 若是官商聯為一氣 能保護 便能稽查 譬如一架座鐘 隨時修理 抹油擦泥 擺不搖動 手指頭一點 丁當就走起來了 到了時刻 准能夠丁當響一陣 官商聯合在一氣 最是勸工要緊的事 各行作工的人 守住一定的規矩 精益求精 齊心努力 纔能奪回已失的利權 先不必講求用機器 要想法子養活窮人 第一是習手藝 保住自己的利權 然後纔能向人家爭利 這次建工廠 真是千載一時的盛舉 可喜呀可賀 將來辦事人 切莫辜負了募捐的熱心

近兩年工商的比較○現時中國的工商各業 漸有進步 據商部去年紀事表 所載各項公司 呈請註冊保護的 共有六十二宗 比前年加多五十三宗 又批准開辦各礦 共有三十一宗 比前年加多二十六宗 一年的工夫 就多出許多來 雖是政府提倡的力量 也由於商智漸開 知道保護的益處 從此直往前進 不難跟東西各國爭勝 在商戰場中響譽名 我國工業實業 將來可大有指望了

優待華工○外務部接駐英欽使來電 據南非洲劉領事報告 近來監工的英員 看待南非洲開礦華工 很覺寬厚 中國元旦 各工人歇息一天 平時作工 也都彼此相安 不像從前那樣的虐待

東清鐵路的傳聞○現時東清鐵路 由寬城子分界 北屬俄國 南歸日本 已經都賣票開車 有從開原來的人 傳說日本的站長車守 作福作威 仗勢欺人 搭車的客商 全被他們欺侮的了不得 無論貴官大商 也是呼來喝去 看待的如同牛馬 誰也不敢和他爭論 唉

科布多請自辦銀礦○科布多辦事大臣 電達商部 據說屬下土伯特旗 有銀礦一處 礦苗極旺 現有俄商呈請開採 業已批駁 打算由科布多派員 切實查驗 借撥官賠 趁早開挖 以免外人再來要求 請部裏先給立案 聽說商部回電 准其照辦

改良戲本○演唱淫戲 最是傷風敗俗的事 現時天津巡警總局 傳諭各戲園 實力禁止 聽說學務處 打算改良戲本 編成了一齣新戲 名為絕迷傳 大概的意思 總是去人的迷惑 交給各家戲館子 學習排演 不久必可以出台 唱戲這事 與人心世道 大有關係 多編些好戲 常常演唱 自然能感動多數人 比較學堂報館 效驗更快

租典賣

成便知

議添設印度領事○據外務部人傳說 從前要設印度領事 說了一說 後來並沒添派 現時政府大員 又提起這件事來 說華商漸漸去的多了 要不派領事駐紮 遇事沒人保護 打算在印度加爾歌達地方 設立領事館 由候補四品京堂裏 派人前去 專為保護華商 議妥之後 就奏明請旨簡派

各執一詞○恰克圖地方 前幾天裏 不知為什麼起亂 那裡駐紮的俄兵 就趁此亂搶亂奪 中國茶商 失去的貨物 值銀二萬餘兩 俄商也丟了不少的東西 俄國官員 照會庫倫大臣 說作亂本是中國人 俄商受傷的財產 應歸中政府賠還 據華人這一面說 作亂的是俄國革命黨 現在政府大員 說俄國叫我們賠償 太不合理 已由外務部堂官 去跟俄公使爭論 兩邊各執一詞 究竟誰是誰非 決不能考查不出來 如果是強詞奪理 可就大費唇舌了

本京新聞

工巡局約束委員○聽說各工巡局的人員 常有三五成羣 到前門西一帶閒逛 下處知道是巡局老爺 自然得小心伺候 現時被堂官知道了 因與工巡局的聲明 大有妨碍 下了一個札子 禁止各局員 不准再到外頭亂跑 從此次札諭以後 務必勤慎當差 不可自傷體面 按工巡局員 有保護地面的責任 如果到那一帶去 為的是訪查事情 還有可說 若一定專為聽曲兒 打麻雀 不可

請設紡織廠○現有職商陳君松濤 因紡紗織布 是富國一宗大利源 打算先從京城辦起 設立工廠 招募婦女人等 到廠裏學作手工 預備下十萬元資本 專為辦這一項工業 等商部批准了稟帖 就採地方開辦 議修頤和園鐵路○西直門到頤和園 相離很遠 ○兩宮駐園子的日期 各衙門奏事請旨 來往奔走 很不方便 現由政府會議 打算從高粱橋起 直到頤和園東宮門 修造一條鐵路 以後有要緊公事 立刻就到 斷不能再有就誤了

富戶捐助學堂○內務府索宅 (外邊都稱呼文索家) 向來很有富名 現因內務府推廣初等小學堂 情願捐房產四處 幫補學堂經費 世中堂要替他請獎

陳列所改期開辦○商部衙門 在廊房頭條胡同 創辦勸工陳列所 土木工程 業已都修完了 本定在正月初十開辦 現又因零碎貨件 還沒有預備齊全 開張日期 所以又往後改了

各省新聞

熱心興學（順天） 武清縣紳士趙景岐 平時最愛作好事 凡遇公益事件 沒有不極力贊成的 新近捐民地四頃八十餘畝 作為初等師範學堂經費 又捐房基地一所 預備改初等小學堂 趙君的夫人劉氏 情願把衣裳首飾 變價一萬二三千兩 又把養老地幾十畝 一齊捐出 作為添設師範學的款項 本縣高等小學堂學生高英華等 聯名到天津學務處遞稟 請派員查明收款 並立案詳請轉奏 外縣地方 竟有這等大善士 賢夫婦一樣熱心 實在難得 京城大富貴的人家 何妨跟着學一學呢

冒充車守（天津） 近來火車站上 有一種匪人 穿的衣裳 打扮的跟車守一樣 沿路趁空兒冒充 把車票收到手裏 交給他的同黨 帶回原站去售賣 又串通撞騙客商 具有想不到的妙法子 上當的人很多 現經鐵路總局查明 製了號坎兒 發給車守人等 寫明鐵路字樣 為的是容易辨認 以免行路客商常受他們的欺騙

整頓巡警（奉天） 新民府沈太守 自從到任以後 辦事很有條理 在學堂巡警兩件事上 更為認真 舊日設立的巡警 含糊敷衍 並沒有一點精神 沈太守創設補習學堂一處 無論是官是兵 每天都得勻一點鐘的工夫 入堂學習警務 各段站崗兵 近來很有規矩 不像從前那樣腐敗了

客棧被搶（奉天） 錦州火車站南元豐客棧 去年臘月底 忽然被外來的紅鬍子 半夜裏闖進棧房 搶去銀七十餘元 並客人金鐲一隻 報了官四處嚴拿 不知能破案不能

各國新聞

議立皇嗣（荷蘭） 荷蘭皇后 威廉閣尼亞 至今還沒有兒子 近來荷蘭政府 因為要立太子 很費斟酌 也有說薩昔威米亞大公爵 應當立為太子 有說魯斯親王 是皇后最近的支派 議論紛紛 沒有定見 又有政友黨的人 條陳政府 請把荷蘭改為合眾國 不用選立太子 免的另生枝節 不知荷蘭政府 究竟怎麼辦

總統演說河工（美國） 美總統因巴拿馬運河一事 工程過大 需款很多 日前親到上議院 演說籌款的事 情 說的十分懇切 聽的人個個嘆服 又說開這一條河 世界上的人 全都盼望着成功 倘或因籌款為難 到底修不成 不但這件事可惜 也難免叫各國見笑

我們東文學社定的章程每年春季秋季兩回 以收新班學生來學東文學頭分專門和普通兩社道

宮門鈔

正月十三日 唐紹儀謝授太常寺卿 恩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卯正一刻至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

附件

◎京城新年的風俗◎

皖南杏園居士稿

過年本與平日一樣 沒有什麼不同 人人願意多事 所以生出種種的麻煩來 各省風俗 雖不一樣 總不

外勞民傷財四個字 今日寄居在京城 就把京裡幾樣事記出 請大家聽聽

第一樣 初一五更接神 初二接財神 今年頭天報上 已經說過 不必再說 第二樣 住在西城的人家

必到呂祖廟燒香 太太小姐們 每月初一 都是派老媽兒去 惟有這天 必是自己去 若說呂祖有靈 平

日自己不去 必常見怪 若說無靈 磕頭燒香 有甚麼用處 太太小姐們 本要選日子出門 獨到上廟燒

香 不知爲甚麼不選日子 第三樣 做京官的拜年 同年同鄉 遠親舊友 平日並不來往 一到過年 彼

此投名片 誰又不見誰的面 闕京官養著車馬 還可以討點便宜 可憐是那窮京官 不拜年怕得罪人 拜

年又嫌車價貴 萬不得已 恨了恨心 破費十幾吊錢 雇他一輛車 從天明跑到黑 也不吃 也不喝 西

城繞東城 南城到北城 恨不得一天把四城跑完 挨凍受餓 這一天的罪孽真不輕 太太們拜年 更可憐

了 到了一家 就要下車 見了一人 總得磕頭 太太們若是天足 還省點事 徧徧又是小脚 上車下車

磕頭拜跪 沒一樣不用人扶 老爺們講求實政 太太們何必再套虛文 女學已經振興了 大可以改改這

個風俗 老爺們拜年 如今有一個方便辦法 郵政寄賀柬 本京不過一分 與其花車錢 費精神 何妨

買些賀年名片 分寄各處 豈不省事 女太太們 亦可以仿照這個辦法 所有不願意的人 男僕女僕 得

不着賞封兒就是了 第四樣是送禮 多者八盒 少亦四盒 挑來挑去 你送我 我送你 顛顛倒倒 人情

未領 禮物已糟 這是圖什麼呢 親戚往來 不必專在新年 朋友泛常 何必多此一舉 京官老爺們 太

太小姐們 今年過去 這話不必說了 明年何妨試試呢 不看報的 可就毋庸議

講書

曰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 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 可不慎與

這一個曰字 是孟子答對宣王的 宣王既說沒法子分別 怎能夠叫他們退位 話雖說的不決斷 已經有由 暗向明的意思了 宣王平日 如同在個黑地獄 聽了孟子的話 纔放出一線光明 很是齊國的大轉機 孟 夫子到了此時 那能不盡情相告 這纔鄭重其事的答道 國君進賢 有如萬不得已的 天下事知人最難 國家進用一人 關係著天下蒼生 必須察照的詳詳細細 謹慎到了十分 還有點不敢自信 爲甚麼這等爲 難呢 朝廷器重世臣 信任親貴 原是篤念勳舊的優禮 但用人行政 爲的是天下百姓 不是專專保全一 二世家 拿著民間的膏血 供養一般紈袴子 豈不失去設官本意了嗎 重臣親臣 爵位雖尊 又本必都有 才能 向來自尊自大慣了 那懂得憐惜百姓呢 庸庸碌碌 甚至連喬木都不如 再敢凌虐平民 簡直的要 率獸食人了 不想法子維持他們 那還成什麼世界呀 打算救這個弊病 就不能專重近臣 古人有句話 白屋出公卿 選拔真才 不能不破格用人 既要破格用人 可就不能再講資格了 這一層的關係 最容易 起風潮 少年新進 有時候感恩報國 只顧求功效 絕不替舊人再留餘地 一下子辦操切了 難保不激成 變亂 諸位請想想 國君進賢 該當怎樣的爲難呀 漢唐時代 取士專講才華 漢雖不如上古 究竟還知 道求實用 唐朝取士 專講文采風流 宋朝用經義開科 就算八股文的祖宗了 往下一代不如一代 拿着 四書五經 當作騙功名的材料 一旦得意 既沒有真實學問 祇好按部就班的推升 甚麼晚生咧 前輩咧 次序分的井井有條 雖無卑越尊疏踰戚的嫌疑 要求真正賢才 可也就難乎其難了 科舉出來的大人物 那一位不是天分遇人 得了功名後 另起鑪竈 再去留心經世的學問 轟轟烈烈的事業 絕不是高頭講 章的力量 天啓年間 有個監生陸萬齡 上書請停科舉 得罪了士林 恨不能生吃他的肉 不知陸萬齡雖 是小人 諸位科甲先生 動了這個公憤 也並不是爲社稷蒼生 當今的時局 人才爲至寶 廢去科舉 專 重學堂 人才日盛 那般老舉人老進士們 萬不能不生忌妒 新舊反對 國事可就糟了糕了 (未完)

演說

◎ 補賀新年 ◎

品 虛

新正月初八日出報 已登過一篇祝詞 所說的都是大實話 忌諱多的人 恐怕不大喜歡看 今天這篇演說 再跟衆位說些新鮮話 就算是補賀新春 也無不可 正當新年頭上 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 人人見了面 都覺著滿臉春風 拱手欠身 說道一聲 新喜 不由得笑嬉嬉的 就樂出聲兒來了 可見這新喜兩個字 實在是叫人愛聽 要打面子上聽去 彷彿是俗不可耐 細細一想 這兩個字的字義 倒也很有滋味 世界上的人 天生來的性情 沒有不是喜歡新鮮的 每過一年 必有一番新氣象 正月裡忙忙碌碌 比平常日子更麻煩 事事勞神 處處費錢 並沒有甚麼可樂的地方 所以然要喜歡的原故 全是這一個新字的精 神 北京有句俗語 說是去年的黃歷今年看不得 請想去年的黃歷 照舊是一年的節令 按着日子的支干 爲什麼纔過了年三十夜 就把他當作了廢物呢 未經道破 誰也不去用這種閒心 只因一年有一年的節 氣 一月有一月的支干 時令的日期既不同 舊年的黃歷 今年怎麼能通用呢 就接着本朝說罷 初入關 的時候 好比是臘盡春初 傳到乾嘉年間 正似四五月的光景 咸豐年以後 已經到了秋冬的時候了 再 要說到甲午庚子 簡直的是十冬臘月的天氣 自從辛丑年以來 變法維新 所有的舊弊 一下子雖除不盡 只要當道的真明白 從前不敢辦的 日久都可以辦到 這就似正月初的光景了 雖然立了春 還透着點 餘寒未盡 可斷不至再有大雪嚴霜 慢慢的總可盼到日暖風和 到那時候 自然就萬物同春了 諸位不信 請留神 野外的土脈發鬆 徧地已萌了草芽 柳條兒輕弱 飄飄的含着春意 眼前的生機 就像如今的新 政一般 去歲一年 進步獨快 農工商實業 也都有了創辦人 將來蒸蒸日上 就在轉眼之間 諸位求開 通的朋友 無論是那一行那一業 總要大家往新路上走 大家維持國家的新政 再要是頑固不化 跟着瞎 攪 那就是春行冬令 大雪狂風 凍壞了纔出土的萌芽 刮折了乍回青的柳線 分明是丙午年的新正月 一定要看乙巳年的舊憲書 那豈不是成心擾亂嗎 奉勸這般人 睜開眼看看 這幾天的氣候 還是去年臘 月的氣候麼

要 緊 新 聞

戶部銀行代收國民捐的權限○戶部銀行代收國民捐專管存款所有聯絡各省稽核總數及將來指撥提用統由國民捐總公所經理銀行不預聞候民間立妥總公所帳目可由公所稽查銀行不侵辦事權總公所不經手銀錢各分界限纔可以叫天下人相信所有公所經費現時還未籌定如有大力熱心愛國君子公同捐助立刻就可以辦起來了日後捐款踴躍一處代收必來不及臨時再請殷實商號代辦北京地方祇少也得有四五處

日本改定留學生條規○有人接東京來信說日本文部省從前所定的條規其中有大不合式的第一第三第八九十共計五條現已改定妥當所有回國的學生還要勸他們再去留學這個電信由曾君鯤化所發曾君現充會館總辦事人大家初退學的時候曾君也很激烈如今勸衆人回去改定規條的話必然可信

海參威議設領事○海參威地方本有中國商務委員常川駐紮近因華人到那裏行商日多一日應當專派一員領事以便保護華商日前外務部大臣跟俄公使會議議定之後就要派人前去索還威海衛的實情○索還威海衛一節久已有這個傳言現訪得確實消息我國政府因為要重整海軍實在有收回威海衛的意思但外邊傳說業已跟英公使開議那可是沒有的事原來威海衛已經租給英人現時要憑空取回本是辦不到的事所以政府遲到如今還沒跟英公使商量

優待蒙藩○肅王爺到蒙古查辦事件上過一個條陳請把來京的諸蒙古王公加恩厚待蒙古雖然衰弱其中很有開通人更應當格外加恩好振起他們的精神因此降過○諭旨科爾沁親王喀爾喀親王都挑在御前行走賞用紫韁賞戴翎枝以表優待的厚意這兩位親王在蒙古王裡頭都是見解很高的將來肅王到了那裏這兩位蒙王必能夠帮着出力好好的把蒙古整頓起來

廣東官紳兩不相下○張香帥電達政府說粵漢鐵路經三省官紳力爭纔辦的有些眉目由三省分籌款項預備贖路日下還沒能籌妥忽然起了風波不但與贖路有碍並且叫中外商民不免見笑實在不成個體統請趕緊設法調停以免誤事又聽說廣東將軍學台出頭極力說合無奈官紳兩面彼此都在氣頭上誰也不肯退讓一步中國人辦事本不容易結團體這樣要緊大事官紳意見不合直鬧到

這步田地 外人在旁邊看著 真真要笑煞

本京新聞

火車站找錢不公○京榆鐵路 由北京到天津山海關等處 凡遇五分的零兒 止找當十錢三百文 拿着大銀元找給人家小銀元 並不格外黏水 已經不公道了 三百當十錢 就抵五分大洋元 這一項的餘利 計算起來 也真不少 不知歸到誰的手裡 行路的人 因為喫虧有限 誰也不肯爭 票房裡頭 可就看成應當的職分了

三官廟新立估衣市○齊化門內大街路北一帶 舊有估衣棚十餘家 都在三官廟外邊 因馬路工程 要由四牌樓往東修 各家估衣棚 在三官廟山門外 修蓋廊房二十餘間 已成一處估衣市 甚為整齊 各行生意 都仿照如此辦理 北京街市 自不至雜亂無章了

轎班車違例走馬路○修成各馬路 訂有行車章程 寫在大木牌上 豎立通衢 無論何等人 都當遵守 惟有各大員的轎班車 向不遵守 初四日五更時分 某中堂入朝 住東四牌樓南 大轎前行 轎夫坐著二套大車 在轎後 卅丁字街到東安門 一直在馬路上行車 中堂坐在轎內 原不能回顧後面 所可怪的

新式巡捕 亦不攔阻 任其破壞警章 難道說馬路行車 還要講勢力嗎 怪哉怪哉 街坊受累○順治門內簾刀舖 因借貸不遂 在門外上吊身死 已紀前報 聽說海豐軒茶館 離這簾刀舖不遠 工巡局委員 帶着巡捕仵作 相驗完畢 就把海豐軒封了門 歸案審辦 街坊跟著受累 其中必有別情

宗室太太難惹○東單牌樓裱背胡同 住著一位宗室德姓 跟肅王爺支派不遠 還是位世襲將軍 家裡有幾分空頭鑾甲 有幾頃官租地 很是個財主 大凡宗室老爺們 總免不了黃帶子的脾氣 手下的家人 時常好幾箇月不給工錢 家人跟他討要 必仗着那根黃腰裡硬 把家人送到官廳治罪 這是庚子以前的情形 庚子後德姓故去 留下他的妻子 也時常不給家人工錢 抓錯兒散工 新近因為年下祭神 有個姓白的僕婦 把祭神的素臘給點費 太太勒令僕婦賠了十八吊錢 大年下的 僕婦無故傷財 各僕婦不能不報怨報怨 誰知被德太太聽見 硬說箱子裡的銀子 被僕婦偷去 把三個僕婦 全都送到工巡局 打一面理的官司 唉 因為沒絡兒 出來當老婆子 原為淨錢養家 錢沒淨成 反到賠錢招禍 這個事全

出在我們中國 又出在中國貴族人家 不怪作平民的 要在背地裏說閑話

巡捕輕佻○本月初四日晚七點鐘 有舉場筆管胡同巡捕隊兵瑞元 站崗回隊 走在羊肉胡同 巡捕局東邊 遇見一個日本婦人 坐着洋車 這個巡捕 無緣無故 過去摸了日本婦人臉一下子 並說了好些個打哈哈的話 日本婦人大怒 學着中國話 破口大罵「大約也不是正派人 巡捕必知道他的來歷 所以纔敢輕佻」巡捕一聲不響 抱頭而去 經查段巡長 稟明本隊官 這樣的無禮 就應重重的辦罷 誰知隊官到替巡捕遮掩 稟報本局的時候 硬說日本婦人 跟巡捕無端口角 本局就含糊糊糊的記了巡捕一過 現在設立巡警部 警察是新政要緊的事 巡捕現在改了西裝 應當有個文明舉動 外國纔不笑話 照這樣的巡捕 實在有傷巡警的名譽 隊官縱兵滋事 反替巡捕遮說 局子裡老爺們 一查也不查 就給從輕裏辦 不知工巡局的大人們 知道不知道

各省新聞

籌辦新瀋鐵路（奉天） 由新民到瀋陽的鐵路 招集股本 打算早早開辦 免得某國人又來干預 趙大帥約會紳商 大家公議 趕緊籌款興修 自保路權

黃河鐵橋的情形（河南） 黃河鐵橋大工 修成以後的情形 本報早已說過 現時河水漸落 正溜微緩 自然不至再往下陷 專看橋柱 毫無危險精神 但鐵柱兩邊 石頭堆的太多 水勢不能順流 急溜往下冲刷 很容易出毛病 又聽說總工程師 駐在橋旁 日夜的加工修理 不知開春以後 能通行不能

告示改用白話（河南） 陳撫台通行各屬 凡遇有要緊公事 與民間有關係的 一律改用白話告示 好叫鄉下愚民通曉 別像從前專用文話 文義不通的人 一個字也不懂 上下的情形 怎麼會不隔膜呀

火車出轍（河南） 河南謝庄地方 是京漢火車停輪的站頭 前幾天有貨車十三輛 走到那裡 忽然出轍 雖沒傷人 貨物傷損的很多 管車的洋人 派外國工匠 前去收拾 據說這一天開車 上足了馬力 車走的很快 管機器的睡着了 所以鬧出這個錯兒

希臘人真不老實（湖南） 有個希臘人 在湖南長沙一帶 因為不要緊的小事 跟土耳其人吵鬧 把土耳其的人害死 希臘人可就跑了 湖南撫台 派人到處嚴拿 並沒拿住 現已電請外務部 轉達各國公使

照行各口岸領事官 嚴行訪拿 希臘人在北京打傷過人 湖南又有希臘人鬧事 希臘人真不老實 自造紙烟(湖北) 中國銷賣的各種紙烟 很是一項大漏卮 現有住漢口的福建商人 籌好了資本 由福州 買辦烟葉 並由上海辦運機器 到漢口仿造紙烟 風水害人(廈門) 廈門人很信風水 南安縣地方 有方姓的祖坟 被一個姓黃的看中 貪圖風水好偷葬了 一具棺材 方姓知道了 說是破壞了風水 連次的控府控縣 又跟黃姓械鬥了好幾次 黃姓執迷不語 耗費了無數銀錢 一定要奪這塊地 作了一個呈子 在廈門道衙門控告 兩造紛爭 至今不能定案 如此迷信 真真可憐

各國新聞

國事大有轉機(俄國) 俄皇在俄歷新年這一天 召見各國使臣 說俄國的事情 漸漸的可以有轉機 波羅的海各省的擾亂 現在都平復了 也是俄國的幸福事

阿爾蘭打算自立(英國) 英京太晤士報說 阿爾蘭人 現在打算立會 為抵制英員的政策 又要力抗英國 進口貨物 並禁止各人民 不准人英國海陸兩軍 設法不用英語 阿爾蘭人 雖有自立的志氣 但英國 壓力很重 恐怕不容易逃出去罷

謠傳不實(美國) 據英京某報上說 前有傳言 美國政府 打算把菲律賓羣島 轉賣給日本 實在並無其事 這總由外人懸揣 造出來的謠言

嚴防法人(委國) 委尼瑞拉國政府 現把沿海各口岸 大加修理 並添築許多砲台 防備法國去攻擊 沿海又有風災(英國) 英國沿海一帶 近來又有風災 毀壞的輪船 大約有十幾隻 被傷的人口貨物 還沒能查清數目

嚴拿亂匪(俄國) 俄國政府 現時派各路巡警 嚴拿亂匪頭目 聽說被拿住的人 問成死罪的 每天總有好幾起

宮門鈔

正月十四日 崇中堂得賞元宵謝 恩 徐中堂請假十日 增崇續假十日 錫公 薩廉各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卯正至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已正升 保和殿筵宴畢還海

專件

戶部銀行代收國民捐簡明章程

計開

- 一 本銀行代收國民捐款係為公益起見一切筆墨紙張等費均由銀行同人捐助不在捐款內動支分文辦事之人亦不開支薪水暨邀請獎敘
- 一 銀行代收捐款無論何人及數目多寡或信寄或面交總分各行均可代收當下給予收條將捐款及姓名登記簿冊並隨時登報以昭信實如日久未見登報許捐款人向銀行詰問
- 一 代收之款不但涓滴無遺由銀行出予活存常年四釐息銀如遇公家提用之時將本息一併交出並造捐戶姓名細冊註明何人捐款若干息銀若干統共銀若干以示大公
- 一 銀行祇能盡代收存之義務所存款項統俟代表之人呈准政府提用知照到行由銀行預先登報再行交出其銀行所出收條應山捐款之人自行交與公家不交者即作廢紙
- 一 捐款之人均具有國家思想固非有所希冀無論捐款若干銀行概不代請給獎
- 一 此項捐款出自國民忠愛之誠公家既不迫人報効銀行亦不派人勸捐倘有託名銀行之人在外招搖希圖乾沒者或被銀行查知或經他人函告定將託名之人送官究治
- 一 各處捐款銀錢色不一銀行一概秉公合成庫平銀數填寫帳冊收條以免紛歧而昭畫一
- 一 銀行代收捐款除存行生息聽候公家提用外銀行決不將此款移作他項之用
- 一 此項捐款如遇公家提用之時應請將捐姓及本息銀數刊布徵信錄並出示曉諭俾眾周知
- 一 銀行代收捐款一切帳冊無論何人均可到行閱覽
- 一 銀行代收捐款如將來公家決議不行提用可由原捐之人執持收條到銀行將本息一併取出
- 一 以上所擬章程如有遺漏及應行增改之處可由見到之人隨時指示

演說

◎勸國民人人自治◎

國家的興衰 有一治必有一亂 這兩句話 放在前幾百年 還可以說得下去 現在五洲交通 各國如同近鄰的街坊一樣 這兩句話 可有點講不通了 現今在世界上立國 能治的就不亂 不能治的一定亂 能治的必興 不能治的必亡 這是一定的道理 比如一團亂頭髮 能夠一根一根的摺齊 就可以治 要是不理他 越揉撮越亂 可就沒了治的日子了

從先中國不跟外國往來 有幾位聖君賢相 上下一心 總可以保得住天下 現在時局 可是大大的不然 無論君相臣民 都得有自治的能力 纔能夠安然無事 可惜我們中國人 大半不懂得自治 一味的靠天吃飯 所以會弄到這步田地 有一位朋友問 你所說的這句新話 什麼叫自治的能力 我簡直的不懂 你何妨講給我聽聽呢 唉 這個自治的治字 就是不亂的反面 不治就爲亂 不亂就爲治 比如有一處人家 進了他的屋子 看他的傢俱擺設 亂七八糟 毫無次序 父子兄弟們 雖然沒甚麼不和 他這家裏 就算不自治 不自治就叫亂家 又比如一個人 一天到晚 飲食起居 沒有一定的時候 言語舉動 沒有一定的主意 雖沒甚麼敗壞德行的事 考究起來 這個人也必不懂自治 不自治就爲亂人 亂家亂人 積成亂國 一入這國的國境 橋梁不修 道路不整齊 大街小巷 亂草蓬蒿 隨便在街上大小便 這個國家 雖沒甚麼敵國外患 他國裡也算是不自治 不自治就爲亂國

天下無論什麼事 不懂自治 必不能長久 自己不能治 必有別人來替治 這是世界不可逃的至理 比如禽獸 本沒有自治的能力 必得人喂養他 人替他治 小孩沒有自治的能力 必得大人扶持 大人替他治 野蠻人沒有自治的能力 必得文明人去治他 今天告個罪 並不是我嘴損 人要不能自治 雖說不至比禽獸 也只好算是個小孩子 只好算是人中的野蠻 絕不能算是文明人

英國人自治的能力最大 時常誇口說 要叫我們英國一百人 跟別國的一百人 挪到一處新開闢的地方住

不過十年 英國的一百人 能成一個獨立的小國 別國的一百人 還是一盤散沙 總得受英國人的轄制 又說半開化的國 無論有多少人民 只要有英國一二人的脚印兒 幾十年後 必可成了英國的屬國 也不怪英人誇海口 請看北美洲 南洋羣島 從先本是西班牙荷蘭人開闢的 終究歸了英國人 又如印度國 居住的英人 不到一萬 把二萬萬印度人 管束的老老實實 如同綿羊一般 現在中國十八省裡 英國的官商教士 不過四千人 侵佔中國多少利權 收拾中國多少人心 這就是英國能自治的效驗 說了半天 究竟怎麼叫自治呢 生來一個人 一生的志向 打算作甚麼事業 應當怎樣的預備 怎樣的創始 怎樣的實行 都要有箇准主意 一天所辦的事 甚麼時候作事 甚麼時候接待人 甚麼時候喫 甚麼時候睡 甚麼時候運動 都要自己拿定主意 自己的習染 自己的嗜好 要覺著有害 趕緊把他除去 一言一動 都有規矩 一人如此 人人如此 然後成爲一羣 一羣能自治 如同一隊軍隊 進步齊往前進 退步齊往後退 共守的法律 都應當遵守 一羣的公益事 都要往前辦 國家還有個不興的理嗎 (未完)

要聞新聞

請移大員駐守邊防○伊犁巴爾魯克山 前經俄國租借 十年的限期已滿 曾紀十二日本報 俄人的意思 打算再往下續租 經中國大員力駁 現由新疆巡撫 會同伊犁將軍電奏 說巴爾魯克山 地方緊要 防備空虛 難免俄人起意 請把伊犁副都統 挪到那裏駐紮 專預備防守邊界 以免俄人借端生事 端戴兩大臣行踪(端戴兩大臣 率領隨員人等 年前十二月初二日 由日本橫濱開船 十二日到了檀香山 輪船靠岸 領事張建侯 帶同華商迎接 各學堂的學生 軍樂排隊 齊到碼頭候接 欽差上岸 先到領事館 接見衆學生 演說來意 隨後到中華會館 又齊集華商演說 沿路觀看的 約有好幾萬人 都是華商 碼頭上掛着匾 寫憲法萬歲四個字 兩旁掛著對聯 上聯是「立憲除專制」下聯是「平權享自由」 各學生手拿旗子 也有憲法字樣 可見海外的華人 盼望立憲 心思更切 美總統特派專員 到金山等候迎接 很見優待的意思

奧商請開設銀行○現有奧國某商人 在外務部遞呈 打算在奉天開設銀行 並情願出借巨款 作為東三省 辦理新政的用項 由外務部電達奉天將軍 來往細商 不知道批准沒批准

農科專設大學○學商兩部會議 議定專立農科大學一處 所定的章程 外邊還沒見明文 聽說採定了地方 在德勝門外馬店 燈節後就要開工修造 農學這一科 中國向來沒人講究 如今專設學堂 必然能發明新理 將來農業的進步 一定不可限量

廣東又出教案○現得上海消息 據說廣東省城 忽有無數的棍徒 手拿兵器 闖進教堂 搶奪財物 並把 教士的妻子 用繩子細綁起來 毒打了一個半死 土匪這一起鬧 不大要緊 外務部的麻煩 一定又鬧 個不了 沒有教化的百姓 真可恨 又可憐

本京新聞

五色巡警○五洲各國的巡警 各國都是一律 獨到中國可不然 非但各省巡警不一律 就拿北京說罷 已經分了好幾類 新近走到後門口 看見守門的巡警 到有五樣 一是姜軍的包頭勇 二是工巡局的西裝 巡捕隊 三是工巡局紅纓帽的巡捕 四是步營的槍隊 五是步營的號坎兒兵 可稱為中國特別五色巡警 按地安門一處 雖是○皇城門口 來往的人很多 並非緊要地方 何必用那們些個兵勇 全在那裏白 待著 其實任麼事不管 專預備着本管堂官經過 當當面子上的差使罷了

坐地分肥○白晝觀歷年廟會 男男女女 匪的人真是不少 身上的零碎東西 常常被小絡剪去 丟東西的人雖多 破案的實在很少 敢情細一打聽 那裡辦案的責任 歸西便門汎白外委 白某在任年久 地方情形最熟 小絡都跟他很有交情 聯成一氣 得來的贓 暫且不分 失主追的緊 就把原贓退回 要是沒勢力的人 追也給他個不理 廟會完了 變賣分肥 現時廟上正熱鬧 去逛的人 總得留神

貴官聚賭○小馬神廟櫻桃斜街一帶 近來都有大賭 聚賭的人 多半都是貴官富商 車馬盈門 往往整夜的不斷 雖說新年的消遣 金吾不禁 但日夜聚賭 成千累萬的動輸贏 也不像話 叫地面上知道了 不能不管罷

驗看續跋○八旗成政 歸善撲營管 也算是一宗差使 ○○皇上有時候親看 現由倫貝子 定了十六日辰 刻 在帥府圍正藍旗箭場驗看 總理善撲營大臣 傳諭叫營裏預備 並知照工巡局 派巡捕前去彈壓

條陳裁撤各旗營○翰林院達學士 呈遞封口摺子 請把前鋒各營 一律裁撤 又請歸併八旗 改為四旗 已交兵部會同政務處練兵處 妥議具奏 旗下老爺要聽真 這件事准與不准 難說一定 可是達學士上的條陳 別又說是報館冒囑

四川館開設女學○四川京官公議 因現時女界文明 有了進步 約會同鄉諸人 在順治門外四川營會館裡 設立女學堂一處 專為開通女界風氣 聽說章程還沒議妥 大約二月裏纔能開學

侍郎有入軍機的消息○前次本報說過 政府的意思 打算添兩三位大員 派入軍機處 學習行走 現又聽說陳雨蒼侍郎 毓月華侍郎 都有入軍機的指望 傳言如此 可不知道確不確

謠傳岑雲帥被刺○京城裡紛紛傳言 說兩廣岑制台 被人行刺 這個話必不確 想是因官紳不和 鬧的不可開交 廣東人恨極了 因此傳出這種謠言

白坐車○昨天城裡張相公廟 從東來了一輛人力車 走到廟旁邊站住 坐車的下來就走 並沒給錢 拉車的是個孩子 追了去要錢 這人的威風真不小 要打要罵的不認帳 拉車的不敢深說 求巡捕替他評理

巡捕竟自不管 那人更揚揚得意 大搖大擺的往西去了 小人無恥 不足深論 巡捕有保護地面的責任 遇見事居然不理 只怕東西各國 沒有這樣的警章

步營舊習○西單牌樓 有位公爺府 前兩天夜裏 上房丟了些東西 一個表 幾件皮衣裳 查看了查看 踏不出賊道來 本府裏派了人 到巡捕段上去報 您猜段上怎麼着 巡捕長脫不了步營舊習 向着府裡

管家直告饒 陪着笑臉兒請安 央給着別到局裏去報 這種情形 比甲拉上的協尉 還要卑賤 人家說 巡捕可笑 我不免替警務發愁

仿造自行車○固安縣民人 兄弟兩個 哥哥當木工 兄弟是箇鐘表匠 二人心靈手巧 打算仿造腳踏車 先作成木頭腳踏車樣子 運動起來 倒也靈便 隨手就造成兩輛 所用的材料 全是中國出產 輪子上

的橡膠 改用牛皮 外面裏棕 合算起價銀來 不過五十餘兩 打算送到天津陳列所 顯擺顯擺 可見 中國的工藝 大大的有了進步了

各省新聞

關外馬賊情形 (奉天) 去年臘月底 投降的鬍子苑五 重新又起事作亂 走到閭陽驛 他的行李重載車

會友講報處 定於十九日遷移 因馬路興工 移在東安市場 暫搭席棚 照常講報 俟官

告白

寄賣老黃松木架八間俱代廊子一步俱全又六三間丈五五間有買者到西河沿廣泰木廠面議

廣泰木廠具

跟隨在隊後 被中營巡捕隊劉哨官 截留子藥十箱 快槍六桿 鼓號一對 交到胡統領處 又聽說馮麟閣標下 有個高老疙疸 聽見苑五變亂 他也跟着起事 竄到北邊外去了

市而蕭條(奉天) 省城各關由道 很見蕭條 各舖戶的買賣 沒有一家不賠累的 銀錢不能流通 一兩銀子 換東錢十一吊零 洋元簡直見不着 到處都是日本手票 從二分五的小票起 直到十元一張 各舖商家 有存幾十萬元的 整天家擔着心 可又沒什麼法子 省裡的物價 沒一宗不貴 每斤猪肉 要手

票半元 連小盒洋火 都得八個錢 從前是三個錢兩盒 別的東西 可想而知 要是住在店裡 每人每天 極省也得三塊大洋元 因此來往客商 都是叫苦連天 奉省這番光景 不知多咱纔能復元

槍傷平人(河南) 尉氏縣鹽店巡勇 下鄉查拿私鹽 開放洋槍 誤傷某紳士家的僱工人 當時中槍身死 稟報了地方官 經知縣問明情節 叫鹽店賠出三千銀子 撫恤尸親 作爲了結 可不知原告肯不肯

禁鄰省銅元入口(江西) 藩司周方伯 因南昌贛州建昌廣信四府 界連廣東閩浙三省 有人把三省銅元 私運進口 減價發賣 以致本省銅元 行使不開 札行各稅局 認真稽查禁止 按銅元一項 原爲補助錢法 要爲貪圖餘利 看成籌款的大宗 各省爭利 越鑄越多 弄到周轉不靈 市面上不能通行 將

來有害無利 終久是官家吃虧 豈是鑄造銅元的本意嗎

各國新聞

連日大雪(日本) 日本地方 新近連下大雪 有幾處下到五尺深 火車站被雪所阻 道路上都斷了行人

英大臣演說財政(英國) 英戶部大臣阿司本斯 在賽非爾德地方 對衆演說 近十年來 國家費用 添出

四十三兆磅 大半都爲海陸軍的用品 各處屢次倡議 要減煤茶糖各稅 但國家費用漸多 減稅一層立刻還行 政府也得想法子 以免財政爲難

工人擾亂(西班牙) 西班牙國 有許多無業的工人 因沒有牛路 到處搶奪 塞威爾跟塞各爾斯兩處 擾

亂的更利害 各鎮市的舖戶 多半被搶 西班牙政府 設法籌款 派人前去賑濟

亂黨又謀行刺(俄國) 俄國麥斯科地方 現有亂黨密商 專爲刺殺頭等武官 這一黨的首領 是提督克利爾伯爵的女兒

宮門鈔

正月十五日 敬中堂專摺謝賀元宵 恩 召見軍機

電報

四川又有紅燈教○四川專電說 某縣地方 現有土匪起事 名爲紅燈教 鬧的很利害 已由川督錫制台

調派隊伍 前去剿辦

考查日本議院○東京電報說 澤尙李三大臣 率領參贊隨員人等 前到日本貴族院 衆議院 考查議院詳

細情形

筵宴中國欽使○又說 西歷二月二號晚 同仁醫院的會員 邀請澤尙李三大臣 到院筵宴 會長大隈伯爵

演說 日本的文明 是由醫學發達起來的 所以能這樣興盛 中國文化 已經有了進步 也當講求講求

醫學 澤公答詞道謝 賓主宴會完畢 彼此盡歡而散

澤公由日本起身○又說 澤公同尙李二位 並隨員人等 於西二月四號下晚 由東京起身 前往橫濱 由

橫濱再登輪放洋 到美國考查一切 日本各大員 都到車站送行

法京亂民滋事○路透電說 法京教堂 忽有亂民三千人 放火搶奪 並用碎石磚瓦 亂打堂裏的人 當有

官兵去彈壓 亂民竟敢對敵 兵丁極力攻打 方纔四散 亂民受傷的不少

英國命婦跌傷○又說 英大臣格雷的夫人 由車裏跌了出來 受傷很重 但傷痕雖險 不至損害性命

氣球遇風○又說 英國有著名作氣球的人 一名波洛克 一名達爾 由倫敦坐上氣球 半路遇見颶風 四

點鐘工夫 到了法國 過某處的時候 遇有大風捲雪 人在氣球中 很不好受

德公使調任○德京電說 駐京德公使穆默 調任日本全權大使 後任駐中國的使臣 是銳克斯伯爵 由波

斯調過來的

西藏改爲行省○倫敦電報說 中國政府 打算改西藏爲行省 英國已肯承認

演說

勸國民人人自治 (續昨)

又有一位說了 當兵的都得受拘束 軍隊最講壓制 人人要按著軍隊的規矩 豈不把人給捆起來了嗎 自治也不是甚麼好事 中國的風俗 別的不如外國 惟有這小心謹慎 本是中國人所長 可也是中國人的大病根子 去還去不淨呢 反倒添起壓力來 中國人還有自由的一天嗎 我說不然不然 軍隊的外貌 雖是拘束 精神上却是很活潑 軍隊的法律 不是專管一人 人人不能跳出圈兒去 豈可以說是專制 中國人所守的規矩 能說不能行 人人都說守王法 朝廷降了○旨意 作官的都不遵 何況是人民 孔聖人留下孝悌忠信的書 偏拿著當曲兒唱 不信請看官場的惡習 專講究巴結門子 醜態百出 再看看民間 盜賊四起 比起外國的風俗 我們倒成了野蠻時代了 照著這們樣 難怪人家要替咱們治了 中國人打算自治 第一先由一身自治起 古來成大功立大業的大英雄 自治的能力 沒有對不過人的 也不必論西洋人 也不必論古時人 就拿近世人說罷 曾文正公 自幼愛吸旱烟 好睡早覺 後來拿定主意 決意要去這宗毛病 起初還不能改 因此把自己的毛病 看同仇人 到底把毛病除了 纔算拉倒 所成的事業 在當時也算不小 尋常人看着 這些小毛病 算不了甚麼 豈不知人生一世 能除自己的毛病 實在是人生第一件大本領 有勉強的工夫 纔能有自然的樂趣 所以西洋人的規矩 無論甚麼人 作上六天事 必要休息一天 作事必有一准時刻 全國上下人 要休息都休息 要作事都作事 中國人跟西人相反 累的累死 閒的閒死 一治一亂 差時有多們遠呀 法國大儒 孟德斯鳩說 文明野蠻的分別 就在有法律沒法律 中國四萬萬人 真可算沒有法律的人 有法律的人 跟沒法律的人 遇到一處 不用打仗 誰勝誰敗 立刻便能分別的出來

第二要由一羣裏自治 守國家的憲法 是國民的自治 各地方的公議 爲地方自治 凡各強國的政體 沒有不從自治得來的 一人自治一身 數人自治一家 數千百人自治一鄉 數萬萬人自治其國 自治的大小 雖然不同 精神却是一樣 中國人自己不知自治 只好等著人來治我們 新近○朝廷派五大臣出洋 考查政治 將來回國 必要實行立憲 中國立了憲 實在是○朝廷和人民的福氣 打算享立憲的福氣 總得自治 現在立憲不立憲 並未見明文 我們作國民的 也要先預備預備 預備甚麼呢 就是預備著人 人有自治的能力 人能自治 能享憲法的福 國能自治 能享獨立的福 不能自治 就叫自亂 自治跟自亂 勢不兩立 請大家選擇選擇罷

〔完〕

要緊新聞

廣西的礦產很富○中國礦產 甲於全球 各國眼饞的了不得 我們可是直喊窮 就彷彿大世家似的 藏著無數的古玩金銀器 不知變價 一個勁兒的出利借債 你說有多們冤 從前全害在迷信風水 如今算是醒悟的多了 廣西礦務總理周觀察 前次有電到商部 據稱南甯百色兩處 礦產極富 現已籌了拾萬資本 今春就要動工開採 請商部先行立案 邊遠省分 風氣不開 辦事的人只要會對付 自然不至鬧事 英太子有來京的話○西藏議約張大臣 有電到外部 據稱英太子偕同太子妃 於華正月中旬 由印度來中國遊歷 並且要到北京一行 雖有這句話 外部並沒見英使的照會 究竟來不來 還不可知 將軍私吞官款○肅王爺前往蒙古 查辦的事很多 有御史奏參 某將軍私吞墾務款項三十萬 所查辦的 也有這件事 某將軍的子姪 全在京裡當差 得了信息 豁出去花錢 在各處尋找門路 肅王爺爲人 就是不愛錢 無論有多大力量 只怕鑽謀不動 借俸游學○土爾扈特王帕勒塔 借俸出洋游學 已經呈明理藩院 代爲奏請 游學爲今日最要緊的事 出在動貴 更是難得 部庫雖然爲難 幾千銀子 必能借准 西蒙地方 與俄爲隣 有明白蒙王出頭振作 ○朝廷可以免西顧之憂 土爾扈特王這一行 關係可是不小 但王爵游學 外人必格外留心 一舉一

動。有關國體。願賢王莫負初心。我們有六個字奉勸。親君子。遠小人。請洋總辦作主。○京漢火車。在河南路上。由滎澤開往鄭州。有一個小工。因爭工費。同洋人爭吵起來。洋人大怒。隨手把小工推落車下。墜在鐵道當中。車輪碾過。腰斷兩截。經車守查驗尸身。形貌打扮。像是湖北人。身上帶着有四十二元。放在車上。載回漢口。請洋總辦作主。處處中國人無權。以便招尸親認領。噫呀。這一具死尸。要是個沒瓣子的。請問洋總辦。中國該應賠多少錢。

本京新聞

貼報的功勞○奉省各莊頭。向例年前來京。到各府交租。這次有某王府的莊頭。跟他一位朋友同來。朋友姓洪名萬全。原是奉天一個財主。到京各處閒遊。這天走在後門外。看見木牌上貼的報。向人訪問情由。十分樂意。趕忙找到西城閱報處。聽了半天的演說。正遇講說國民捐。心中大為感動。自己立定主意。回去到本地勸捐。說這樣的好事。不能專讓京城裡人作。遲到下月底。必親自來京交捐。正月初七日。已經坐火車出關。洪萬全這一去。不知要引起多少洪萬全來。這可是貼報的功勞呀。

鐵路巡警局請人講報○王效文司馬。由天津四鄉巡警提調。改派北京鐵路巡警總辦。局子就在東火車站所管的地面很長。東路由北京到山海關。西路由北京到保定。所用沿路巡兵。多半是淮軍舊伍。人格不甚高。有思想的極少。司馬頗替他們發愁。恐其不能盡自己的責任。想法子要開通他們。又苦都沒受教育。講的功課太高。也是聽不入耳。因見京城講報的力量很大。開通了無數的人。凡進過講報處的大約都有了點國家思想。因此先請定吉星五一位。每日到局講報。兼講淺近文義。等京局見了效驗。再一處一處的添立起來。巡兵有了思想。來往的旅行。可就要大大的受福了。

蕭樓落架○正月十九以前。城裡關外的住戶。小男少女。全去逛白雲觀。廟市上擺的茶攤。全搭著蘆蓆的樓棚。預備看跑車跑馬。也有兩三層高的。大風一吹。咯支咯支的響。很不穩當。十三日那天。有一處蕭樓。坐的堂客很多。大家正在取樂。猛孤丁嘩啦一聲。倒了一大片。摔的一班姑娘太太們。鬼哭神號。大是掃興。逛廟必然燒香。燒香當有神保佑。為甚麼會出這個亂子呢。管保是道教的規矩壞了。白雲觀的神仙。竟顧了走官場。沒功夫照料這些事。

嚇驚了禿口○十三日那天 各閱報社會議 商量追悼四烈士 打算在柏林寺開會 由進化閱報社松友梅 跟柏林寺方丈去說 方丈又嚇了一驚 前次某中堂 要借此廟立學堂 方丈怕侵吞了他產業 抵死的不答應 忽然又來了閱報社的人 私下裡疑惑 這班人必沒安着好心 怕是佔住了立學堂 禿腦瓜子 掄圓了一搖掄 還是不答應 既然如此 也不必勉強了 有個很相稱的地方 諸位何不去找覺先

各省新聞

宣化閱報所義舉 (直隸) 宣化地方 本來極頑固 經王觀虞太守提倡 民智一天比一天開通 先由本館定

報數十分 分送各紳商閱看 太守賠墊了許多錢 引出幾位熱心人來 開了一處閱報所 並代銷各報

從去年八月初一日起 所得各報二成酬勞 三十餘元 另外存起 統常計算 每年可得酬勞一百餘元

用這一項錢 立了一處初等國文小學校 除聘請教習外 還有富餘 作為零用 如有不足 再由同社人

公認 諸位請看 這番義舉 可敬不可敬呀 我們可不敢向京報房說這類話 但願各省派報處 知道知

道 有了富餘錢 千萬辦點公益事 照這樣作事 看報的人家 也不好意思賴報價了罷

請看武邑縣的巡警 (直隸) 外省巡警 除省會地方還有點兒皮毛 各州縣的辦法 可就到處不同了 真沒

法子考查 惟有借勢舞弊 欺壓鄉民 可是人人都在行 也有借巡警名目去嚇人的 是真是假 實在難

說 去年臘月二十六日 武邑縣王家棗園村 有賊人村搶劫 合村兜拿 擒獲二人 公同送到縣衙 這

場功勞 都以為有點面子 那夥鄉下人 正在盼大老的誇獎呢 誰想到嘔 鬧了一個大掃興 賊黨串通

門政李二爺 預先過了話 等待送匪的人來到 門政可就說了話啦 哈哈 你們好大的膽子呀 這可是

巡警兵 奉差到你們村裡抄賭的 你們就敢這樣的無禮 豈不成了拒捕啦嗎 (既非偵探 為甚麼不穿軍

衣 不穿軍衣 就不能算是奉官) 鄉下的巡捕 本來就要擅作威福 賊匪可就沒敢冒充 門政倒會替他

領道兒 外州縣的巡捕 因此聲勢更要大

仿辦公債票 (湖北) 張香帥因舉辦新政 庫款空虛 非仿辦公債票 再沒別法可想 現派司道各員 按照

北洋章程 會商招募公債

前日報上 有街坊受累一節 經海豐軒夥計聲明 並無其事 又巡捕輕挑一節 本隊稟報失實

經東局總辦大加申斥 照章罰瑞元銀一元 記過一次 辦理的還不算含糊 又三合公因賭被

拿一節 經友人來函 情節稍有不符 再四研詢原訪人 具有不實認罪的甘結 不便輕為更正

請看

本府延聘女教習程度能教高等小學...

上諭 宮門鈔

正月十六日 黃伯假滿請 安 榮公富侯 謝黃寺聽經覆 命 阿王 文泰各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午正升 紫光閣入廷臣宴
 上諭陸元鼎奉禮部右侍郎朱祖謀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據情代奏一摺朱祖謀著准其開缺欽此

譯 報

● 中日條約提議 ●

中日會議滿洲條約的時候 俄使屢次打攪 催着訂中俄會議日期 近由唐紹儀到俄使館問信 好預備日期 俄使回覆說 俄國並不忙 中國若有跟俄國商議的事 請定准日期會議 亦無不可 唐紹儀向外部把日期商定 並提出要緊的題目八條 由外部商定

(一) 凡和約上 有關中國的條款 須經中俄兩國 再加討論 另訂專約

(二) 撤退滿洲駐兵 日本退兵的日期 看俄國退兵的遲早為定 俄國撤兵日期 應同中國商量

(三) 俄國在哈爾濱的駐兵 應趕緊撤退 不得再就悞日期

(四) 恰克圖的界線 跟俄國在恰克圖駐兵的權限 必須分別清楚 定妥限制

(五) 俄國西比利亞 到黑龍江的鐵路 中間有塊空地 約有百畝 應歸還中國 將來不准在此地駐兵 亦不准做別項事

(六) 漠河觀音山的金礦 已被俄人佔據 圖魯河 非底拉河的金礦 也被俄人開採 並黑龍江以北的呼蘭

遂 化兩處礦產 都得歸還中國 並撤去駐兵

(七) 俄國的盧布票 在恰克圖以內 不得通行 並不得流入伊犁等處

(八) 凡滿洲應開放的通商各處 陸續開放 俄國同各國 一律享受利益 俄國如派領事駐紮 中國政府

可以承認 並加保護

專件

●殖民公司●

昨天接黑龍江來信 新任木蘭縣辛大令 體察本地情形 約聚同志人 商議一件大事 這件事是中國從來沒有的事 現在日本人已經下了手 究竟是甚麼事呢 原來黑省 生齒不旺 打算立一處殖民公司 殖民兩個字 又是怎麼講呢 人烟稠密的地方 生齒日繁 衣食艱難極了 人烟稀少的地方 土田曠廢 滋生可又不容易 必得想法子攪和攪和 纔均勻的過來 外國人認定了這個主意 專在別國地方去殖民 日久年長 往往以客爲主 東三省地方 人丁戶口 屬着黑龍江衰敗 通盤合計 每一方里 不過十一人 每九十男子 只有一箇婦人 不要說貧苦的娶不起妻子 就是上中戶人家 也輕易不敢說娶妻 本地的土著暗含著銷滅已盡 大半全不是原主人了 光身漢的客民 出關求食 流落在此 就變成了本地人 本來沒有戶口可查 死生來去 各聽其便 要說本土的出產 滿地黃金 就是沒人會檢 打算興旺這塊土 非從造就人民入手不行 這一件事 萬一被迂拘人悞會錯了 不知要差到那裏去呢 這話又怎麼見得哪 天下有道 時勢造英雄 天下無道 就得英雄造時勢 東三省在今日 是怎樣的天下 自然得盼着英雄出頭 創一件古今沒人敢作的事 然後纔可挽回已破壞的大局 這殖民公司的舉動 真算是古今第一個大舉動 先把公司的宗旨叙明 再說說公司辦事的章程 黑省男子 十有九個人無家 所以娼寮的聲價極大 常有兄弟數人 共娶一妻的事 最粗蠢的婦女 聘價都得數百元 因此斷絕種類的 不知有多少人 辛大令原籍四川 眼見四川賣女的風俗 十分可慘 很體面的女孩 只買得二三十吊老錢 每歲出省的人口 成千累萬 (上海會審公堂一案 黃黎氏帶了幾名四川女孩 因帶關出很大的是非) 賣到人家去 享福受罪 還在兩可 (說到此處 彭詒孫不由的痛哭 生母唐太夫人 由四川從表親姚府到京 歸侍我父 我生兄弟二人 但知外家姓唐 唐氏的下落 天荒地老 再也遇不著了) 辛大令要稟明將軍 遷內地不值錢的女子 叫他們嫁邊外有錢無家的男人 所以有殖民公司的議論 如今日本人打通了算盤 因爲爭奪東三省 傷害了無數壯丁 還打算從東三省借回 所留下的寡婦 全是年輕能生育 就此成了廢人 真是可惜之至 嫁給本國 本國人不肯早娶妻 想了一個絕妙的法子 搜羅了搜羅 都給送到東三省來了 論斤拍賣 價錢很便宜 [未完]

演說

勸人自己還債

來稿

國民捐 怎麼講 國是咱們的國 民就是咱們本身 捐是僭們自己捐自己 自己捐自己 爲的是什麼呢 爲的是還自己的債 自己有甚麼債呀 唉 大家不知道麼 庚子後的大賠款 可是把僭們害苦了 連本帶利 數目太多 政府沒了法子 加這個稅 加那箇捐 無論怎樣捐 眼前總也還不清 往後越累越重 眞怕沒法子活着了 有明白人 算過這項利錢 一呼一吸的時候 就得十七八兩銀子 大家想想 一天有多少呼吸 一年更有多少呼吸呀 朝廷沒有那些錢 還是取之於民 不能直跟民間要 從民間衣食器用上加捐 這就叫間接的租稅 試問四萬萬人 誰能免得了間接的租稅呀 國家的債 豈不就是僭們自己的債麼 因此纔有人出頭 創議國民捐 自創辦以來 認捐的非常踴躍 連到妓女苦工 都認過捐 所以我怕我們同鄉父老 不明白這件事 或知道是件好事 胡亂猜疑 不說是白送洋人 就說是白孝敬了作官的 再不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信嘴胡說 不是說創議的沽名釣譽 就是說經手的不實不盡 現在定的收捐章程 大公無私 辦事章程 還沒有宣布出來 大約也不能太草率 我特演此一段說詞 大家可要平心細想 不識字的 千萬子細靜聽 這回事不是官紳肥己的事 也不是○朝廷要民人的錢 庚子年後 日用的貨物 越來越貴 暗捐比明捐還難道 要知道無論怎樣加稅 一時半時 總也還不清 非全國人人出力萬不行 當眞能把國民捐辦成 按着情理想去 一定必要免輕許多稅 早早的還清 早早得益處 省出幾十年的利息 上下一心 打起精神來 專替民間興大利 今天納了國民捐 幾年之後 不定要收回多少便宜呢 何苦的天天背着債 一呼一吸 都得替外人出錢 等到國破家亡 自己的銀錢 自己也保守不住囉

〔此稿寄來未題姓名〕

要緊新聞

法人又添龍州駐兵○辦理龍州邊防莊觀察蘊寬 稟明廣西督撫 據說前與法領事議定 撤去龍州駐兵 業已說明 至今並未撤退 現時安南法官 又在交界地方 厚添兵力 派督督哈爾里 統帶法兵三千一百五十名 駐龍州邊外一帶 難保沒有別意 中國也當添調兵隊 駐紮境內 以防邊界 現由岑李兩大員電達外務部 請照會法公使 問明他是什麼用意

海參威又有亂事○去年臘月底 海參威地方 又有俄國革命黨 重復起亂 到處騷擾 華商這一次受累 傷耗的財產更多 現由中國洋務委員李家熬 電稟外務部 請向俄公使理論 總得照數賠款 不能叫華人白喫虧

班禪喇嘛回藏○本報前次說過 後藏班禪喇嘛 因英人用強硬手段 威逼着前往印度 到印度之後 面見了英國太子 英人相待的極好 現是又聽見人說 代理駐英張公使 年前給政府來電 據說班禪喇嘛已於十二月十七日 由印度起身回藏 但班禪此次到印度 跟英人有什麼秘密交涉 不容易打聽 其中大有關係 各國人很留心這件事

廣東官紳來往電信○廣東岑宮保 因參革紳士黎國廉 合省人心 大動公憤 恐怕京官聯銜奏參 打電信給唐侍郎 說黎紳士雖暫傳到案 並沒有一毫吃苦 請唐侍郎不必干預 侍郎很不以為然 廣東全省紳商 給北京並各省公電 全由許筠菴尙譽 領頭出名 岑宮保深為氣恨 電達政府 說這件事情 都是許尙書鼓動的 此人年紀太老 見事不明 他的兒子許秉琦 人很明白 請派令暫回廣東 勸一勸他的父親 政府因許秉琦觀察 有練兵處各項要差 難以遠離 叫暫時不必前去 按此事初起的時候 岑雲帥意氣用事 未免有些粗暴 如今打算轉灣子 又苦於不好下台 但據本報的愚見 知錯認錯 正是大英雄的本色 很不必自己護短 一定要顧住大人的面子 反倒不容易周旋了

黑龍江地方興旺○齊齊哈爾來人傳說 現時那裡的商務 由日俄打仗以後 比從前大加興旺 直隸山東各省客商 來往販運貨物 商情十分踴躍 又因要開成通商口岸 本地商民 更提起一番精神 爭強以勝的安置買賣 所有房屋一切 租價都加倍昂貴

奉天將軍無權○有人由奉天來京 據說瀋陽八門 仍歸日軍把守 所有地方一切政治 照舊由日人專權

我國趙將軍 毫沒有自由的權力 這個人住在省城裏 半個多月的工夫 總沒聽見有慶新政 西國此商辦士原來無論大小事 任憑日本人隨便辦理 趙將軍絕不過問 噯呀呀 將軍沒出關以前 人人物往 到任之後 必大有一番振作 誰知再三打聽 聽不見一毫信息 是事情真難辦呢 還是才力來不及呢 這裏頭的緣故 叫人真猜不透了

本京新聞

出洋調查製造 ○工部周部郎錦璋 在商部具呈 請自備本銀五萬兩 買辦機器 在京城設立紙烟公司 已經商部批准 並由工藝局指撥官地 修造工廠 聽說正月裡頭 周部郎要親到日本 考查考查 棚匠獨辦閱報處 ○兵部灣住戶 王星橋 本是棚行的手藝 常聽講報 激動熱心 打算一個人出錢 獨立一處閱報社 起名強心報社 就在兵部灣北頭馬神廟內 王星橋親到首善報社 查看一切章程 這兩天就要開辦

訴訟免跪 ○巡警部出了諭帖 傳知協巡營 說各隊官長 每逢接收詞訟 兩造到案 不管是什麼人 一槩都得跪下聽審 這件事不大合理 要按巡警章程 凡遇平民涉訟 不能按犯罪人看待 況且本地紳商 更是體面人多 應當平等相待 以後有這等人告狀 傳齊到案 只可叫兩造站立公堂 敘述口供 以全體面 從前那些臭排場 萬萬的不可再擺 巡勇錯拿好人 ○前天同善水會 把某學堂的學生 拿送協巡營 細一打聽 敢情因為進廠甸 有許多婦女 紛紛入廟 學生被擠在婦女羣內 巡勇疑他有心輕薄 故意借此取笑 因把他揪到協巡營 承審官問了一問 知道是錯拿 把巡勇申斥了一頓 跟學生說些好話 勸送回家 幸虧這位學生人忠厚 得了點面子 並沒有鬧吵子

各省新聞

商民齊心 (奉天) 遼陽州開作通商口岸 日商多家 要買城裡東大街作為租界 商民都不答應 恐怕人心不齊 或是貪圖重利 私自出賣 大眾聯絡在一起 立了一個公議會 彼此約定 無論日人怎樣引誘 無論出多大的價錢 務必抱定了主意 不可搖動

營兵搶奪橫行（湖北）省城武勝門外 有三營砲兵駐紮 忽然有一天夜裡 營兵數十名 改換裝扮 塗抹花臉 到左近人家搶奪 搶去的東西 約值制錢幾千文 當時喊警兵救護 警兵趕到 苦於人太少 被營兵揪到營裏 吊起來痛打 當下由局裏委員 稟明臬台 轉稟張香帥 發交營務處查辦

招募的工人逃走（福建）法人魏池 屢次到福建招工 上月所招的工人 登輪之後 逃走了一大半 這般工人 由法國衙門文案趙某 經手招募 跟魏池立定合同 招工一名 由工人每月薪金裡 抽出三元 作為酬謝 如果到了日期 不能招齊 趙某還得認罰 現因逃工過多 魏池恨極了趙某 已在法領事衙門控告了

拆毀五道水柵（廣東）廣東海防 虎門是第一重關 入虎門後 就到黃浦 過黃浦後 河分兩道 一為南河 一為東河 兩河都通省城 法人佔安南的時候 彭雪琴宮保 會同張香帥 督辦海防 在這兩道河裏 設立五處水柵 攔擋外國的兵輪 南河三處 叫做沙路鐵柵 長洲木柵 大石柵 東河兩處 叫做魚珠柵 獵志柵 沿海的險要 全仗五柵防守 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近來中英立定商約 要照約拆去這五柵 前由外務部 咨商粵督拆毀 粵省有了回文 說已派粵海關稅務司辦理 拆毀的工費 共計關平十五萬六千餘兩 河底碍船各物 一律淘挖乾淨 水深二十丈 寬約四十丈 從此外國大輪船 可以直德廣州了

各國新聞

德阿新立條約（德國）德國政府 跟斐洲東部阿比西尼亞 定立條約 現已移交議院 照這個約上所說 德國所得的利益 居住 游歷 通商 工業 各項自由權利 較比英美兩國 獨佔的好處不少

推廣航業（英國）德國報紙上說 英國輪船公司 議定從本月初十日起 添開輪船 由亨白印度各口岸 每兩個禮拜 來往一次 水腳的價錢大減 將來跟德國立塞船行 難免再起爭端

輪船遇險（美國）美國輪船懷倫西亞號 載重一千一百九十八日 現在溫哥華海面 碰在礁石上頭 船身受傷 淹死人口一百四十名

待英親王（香港）香港碼頭預備 接待英國喀瑞脫親王 中英日三國人民 臨時也打算接待 議定本月十六日 請覽上再高陞戲園 由華人公同宴會 十八九兩天 開萬國跳舞會 請親王前去觀賽

上諭

正月十七日 慶王 全福 各滿請安 亨公由 西回京請 安 王福祥續二十日 台見軍機 本日
 已刻 皇太后 皇上升 勤政殿總稅務司赫德 法國主教林懋德 杜保祿 覲見賀年
 上諭禮部右侍郎著胡燏棻調補伍廷芳着調補刑部右侍郎外務部右侍郎著唐紹儀補授欽此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着戶部每節交進銀二萬兩備賞內廷當差各項人員欽此
 上諭御前大臣及御前行走侍衛乾清門行走侍衛等日侍左右出入扈從當差勤苦並着分別賞給津貼以示體恤此
 項津貼一併由戶部籌發自此次加恩之後如有懶惰自安罔知振作者定予懲處其各懷之欽此
 上諭軍機處爲用人行政樞紐關係綦重久宜優加體恤以清治源所有該處行走之王大臣及滿漢章京等均着賞給
 養廉用資津貼此次優賞之後該王大臣等必能整躬率屬砥厲廉隅內外一切餽贈自應永遠禁絕各避嫌疑仍
 有揣摩嘗試情事着該王大臣即行據實嚴參懲辦如或瞻徇交隱一經察覺與受同罪以端政體而挽頹風此項養
 廉着戶部按年籌給欽此

電報

開會歡迎(路透電說) 英國倫敦市會各議員 現時已到法京 法京市民 全都厚禮迎接 並在卑爾飯店
 開歡迎筵宴 席上開歡迎演說 意思十分懇切
 日船到華(東京電說) 日本巡洋艦千歲號 現由橫濱起身 開往中國南方沿海一帶

豫教女學堂大考榜

- (甲班) 彭清碧 朱婉行 任閏六 彭清細 同桂 楊淑芳 金淑政 陶淑仙 鄭海珍 毓少坡 李榮萱
 德秀芝 相輝齡 恩韞貞 王淑貞 陳霞貞 錫貞 蘭貞 (哈喇沁親王之妹) 秋雲 花兒 秋兒 帶兒
 水仙 (日錫貞以下七名均蒙古學生) (乙班) 海淑瑛 陳裕格 朱婉從 左澄孫 楊玉芳 董靜婉 方玉琴
 姚粹華 方梅琴 朝多子 姚義華 海淑嫻 胡葵齡 張玉貞 姚英雲 張毓淑 景淑 景慈 陳淑秀
 韓海容 陳芳 陳淑貞 方鄭昭 左熙 陳瑞格 曹仁台 金淑卿 鄧淑芳

專件

● 殖民公司 ●

〔續昨〕

日人所作的事 出在弱國 必定要貽笑全球 今日既肯如此 用心深遠極了 仔細一想 毛骨聳然 現在我們叫本國人嫁本國人 還有甚麼不可的麼 江省地廣人稀 男子無家 孳養艱難 說句粗比方 養馬的人家 純養兒馬 不養騾馬 從那裏能夠得馬駒子 邊荒一帶 家家都講牧馬 孳生的很興旺 明白養馬的事情 反不明白生人的道理 豈不可憐 辛大令考求西人殖民的意思 斟酌再三 商議立一處殖民公司 定爲一千股 每股銀一百兩 派人到內地人稠的地方 採買青年壯實的婦女 三十歲以下 十數以上 都爲合格 由將軍咨明各督撫 沿途保護 運到江省 交地方官 發民擇配 收回成本 回去再運 十五年後 江省的居民 必定要增長數十倍 徐福帶童男女千人赴東海 造成一東瀛島國 如今稱強東亞 豈非古人殖民的效驗嗎 辛大令這個舉動 真是識見高遠 短淺一點的人 絕不敢發這個議論 也斷沒有這種思想 就怕民智還不大開 悞會錯了美意 必造出官販人口的謠言來 一生阻力 可就無人再敢辦了 但願辛大令籌畫一個萬全的善策 總別叫他生出阻力來 這件事外人就能辦 中國人就不容易辦 留著給日本人散布種子 生出孩兒 無不戀母 後患可就大了 當道明公 想到此處沒有哇

國民捐收欸徵信廣告

本報創議國民捐以來 熱心愛國君子 紛紛認捐 業已陸續登報 只因沒有切實存款的地方 所捐款項 都沒有出 現經戶部銀行代收 請認捐各戶 親到西交民巷戶部銀行交欸 銀行收到之後 隨時開單 送本館登報 所有從前已登捐款名姓 另存底冊 未經登完的 限到本月底爲止 如登過別的報 不再重登 從本日起 有空名 請不必寄下 現自本月十八日起 每日登載欸諸君姓名銀數 全憑收捐處清單登錄 刻下商議設立總公所 不久就要開辦 再當詳細注冊 以徵信實 特此布知

演說

◎大臣興學的賀詞◎

可喜呀 可喜呀 可喜的是 我們中國 下邊的民智 一天比一天開化 上邊的風氣 一天比一天開通 中國維新人常說 中國要打算變法自強 非由下邊開通風氣不可 又有人說 未開民智 先得開官智 所說不一 其實專出下邊開民智 也是不行 專由上邊開官智 也不妥當 中國不願維新也就罷了 既打算維新 官智民智 上下的風氣 總得一齊開 因為什麼呢 風氣專從下邊開 沒有多大的力量 並且很為難 下邊看着國勢危險 不過落一個乾着急 風氣專從上邊開 在下邊的人 不知什麼叫維新 那個叫變法 不論在上的怎樣辦新政 下邊總要生阻 日本當初變法 風氣就由上下一齊開 如今稱為東亞的強國 中國要自強 也得學學日本 無論作官作民 都得一齊明白纔好 然後共圖國家的大事 才能夠強得起來 比如一架機器 有總機關 有被動的機關 總機關一動 被動的機關 也就轉起來了 總機關就是在上位的諸大老 被動機關 就是在下位的人民 一架機器如此 一國也是如此 中國講了好幾年的變法 直到去年 纔見了點起色 不敢說都是報館的功勞 要沒有這幾處報館 作個嚮導 也決不能這樣的快 下邊的民智 也漸漸開通了 上邊的諸大老 也肯熱心辦實事了 ○朝廷所辦的各種新政 請先不必提 就說諸位大老 從前要作事 為善還怕人知 如今所辦的公益事 一天多似一天 今年慶親王倡首 創辦首善工藝廠 實在是千古未有的義舉 現今又有世中堂 那中堂 鐵大軍機 榮大軍機 聽說還有端午帥 大家出資 捐立高等小學堂四處 一在北新橋二條胡同 一在東四牌樓報房胡同 一在西單牌樓頭條胡同 一在西四牌樓大街 世中堂托內府三旗學堂誠玉如提調 翰林院達君恩君辦理學堂一切事務 正月裏報名 定於二月初三日 在景山三旗學堂考試 誠玉如遞的條陳 不論旗漢人一律准其報考 內分高等尋常蒙學三班 學堂的四處房子 都由內府會大人捐助 價銀二萬兩 充作學堂的官產 所有四學堂一切書籍傢俱桌椅 都由世中堂一人認捐 那中堂 鐵大人 榮中堂 端午帥 認捐

銀兩 也不在少處 北新橋的那處學堂 就是關閉四宜居的房子 現在進化閱報社佔着六間房 誠玉如君 見閱報社也是公益事 不忍令其遷移 劃給閱報處門面房六間 不收房租 這一種義舉 也是從前沒有的 這麼看起來 在上位的大老 真要一開通了 無論辦甚麼公益事 實在比下邊容易的多 心熱命窮的苦小子 手裏沒錢 偏要多事 請看惠興女士 因爲一個小小學堂 籌不出款來 直會仰藥而死 這就是無勢無權辦事艱難的証見 世中堂五位大老 一開辦就是四處學堂 惠興女士 要是一位有勢有權的太太 何致於仰藥而死呢 現今既有世中堂五位 起頭兒辦學堂 熱心出來一提倡 作一個諸位大老的榜樣 倘然激動朝中的王公宰相 諸位中堂大人們的熱心 照這樣的義舉 不定要辦多少呢 我們作報的人 沒有別的盼望 就盼著有權有勢的人 都肯出頭辦義舉 替國民担負國家的責任 必能把中國強的起來 諸位大人們也好享享福 在下位的 也跟着過過國泰民安的日子 本報因五位大老捐資立學堂 曾大人認捐房屋 誠玉如君保存閱報處 大家題起來 誰不稱贊 故此作這一篇演說 先替四萬萬國民 道道謝 賀賀喜 諸位中堂大人的熱心 真是可喜 真是可賀

要緊新聞

派員接辦三省稅務○趙將軍電達政府 東省收稅各處 前歸日本人管理 現時跟日員議定 除了遼東半島 算是租借地方 不必計算 其餘各處稅務 一律按約交還 打算在正月裏頭 派員分頭去接收 以後各屬的捐稅 應當照舊徵收 或是斟酌改章 添設局所 全由財政總局 體察情形辦理

中俄協約有信開議○現時中俄議約 已由俄國政府 派定駐京璞公使 作爲議約大臣 中國派出的專員 是唐少川侍郎爲全權 已經知照俄公使 商定開議的日期 唐侍郎深明交涉 將來磋商一切條款 必能 力保主權 中國不至於很吃虧 要由著俄人的性兒 得步進步 我們雖提出八條款目 恐怕費盡力氣 還怕爭不出什麼來 現已定期開議 就看全權的才幹何如了

查界展限○年前外務部有電 通知陝甘伊犁等處 由各省將軍督撫 派員分路出去 查驗中俄交界地面 限三個月內一律查清 造冊送部 陝甘督撫回電 說中俄交界 地段過長 又都是大沙漠 一望無邊

更有山嶺阻隔 沿邊一帶 都得查到 三個月斷不能完事 況且正在冬冷 道路被大雪封住 查驗更難 得確實 打算請寬展限期 把界限詳細勘清 免得含糊 一個不留神 將來必要鬧麻煩

俄人在黑龍江的口氣○黑龍江的馬賊 騷擾的十分利害 俄國軍隊 借彈壓馬賊為名 一時不肯撤退 又聽見俄人自己傳說 中國黑龍江地方 每一面約二百里以內 都是俄國的屬地 這個界內的中國官民 不但要全行讓開 就連中國各項人等 在那裏來往行走 也都得一律禁止 俄人口氣如此 難道我中國 地土 就這樣糊裡糊塗 奉送給俄人了嗎

調兵勦辦鬍匪 奉天地面 按照日俄的和約 議定十八個月後 兩國纔能退兵 所怕日俄撤兵後 鬍匪更要橫行 衆商民又免不了遭難 本省兵力太單 一定彈壓不住 臨時招兵 也不能立刻練成 趙將軍電 商練兵處 打算由北洋陸軍 調派到奉天一鎮 幫助勦辦馬賊 現由練兵處跟袁宮保議定 諭令第三鎮 兵隊 預備行裝 不日就起身前往 另招第八鎮 護衛京畿一帶

俄公使請保護洋商○俄國公使璞科第 照會外務部說 俄國在新疆地面 常被匪徒搶奪 很受傷損 中國政府 應當嚴諭地方官 認真保護 外務部回答說 我們接到那裡的信 據說俄國商人 在新疆一帶 成羣結隊 身帶軍器 各處橫行 常有不講禮的舉動 招的人人怨恨 匪徒就借端生事 等中國派去的 官員到任 查明實在情形 再定辦法

出洋考查海軍○重興海軍的話 早有此說 後因籌款艱難 沒能舉辦 現聽政府人傳說 上邊很牽記這件事 水陸兩軍 保護全國 不能一天不預備 北洋陸軍 雖然訓練成了 水師可是空虛 從甲午後 總 沒有再辦成 打算派出倫貝子 考查海軍制度 以便回國後興辦 這話不為無因

本京新聞

窮官可憐○探訪局拿獲小賊 牽涉西便汛的外委 已紀前報 今又詳細探明 不但白外委通賊 連西珠 守備也有份 不但守備有份 堂堂三品的游擊 也跟着通同一氣 乍聽上去 彷彿奇談 子細的追究起 來 總由營汛官窮苦的原故 據小結頭目小洪洪出 自白雲觀開廟起 就得給營汛官送飯錢 每人每日 由五十吊 三十吊 二十吊 十吊不等 捕頭的飯錢 比官略少 竊來財物 大半存在外委手裡 事 後分肥 隣近兩汛 和提督衙門皂役 也要向他們要飯錢 出去作賊的時候 有官人跟隨 一半防他們

古如用夫婦二位同往者分注亦不學空四... 譽者祈寄信與于面胡同本府內面定可也此佈 (2)八

味財一半暗中保護 偶被失主抓住 官人就趕緊上前 說好說歹 裝做送官究辦樣子 拉扯到一邊 官人放了手 再叫他去偷別人 年年如此 相沿已久 這回可碰在丁子上了 臨拿的時候 汛兵替小絡 拒捕 差一點沒脫逃 唉 外營的苦况 糟到如此 只弄得官賊一氣 可憐可憐

★ 旌營裁併從緩 ○裁撤前鋒護軍 歸併八旗 本是振貝子的條陳 政府的意思 恐怕與旗務有碍 並沒議准 又有人說 因變通武備章程 八旗的護軍前鋒 年富力强的 歸入陸軍訓練 年老力衰的 咨回本旗 坐補馬甲 但馬甲額缺無多 不夠扣補的 所以裁併這句話 只好從緩

派司員檢查案檔 戶部鐵張兩尚書 因裁撤書吏 到底沒辦出頭緒來 實在是捐納房跟北檔房 兩處的案 卷太多 不容易檢查 現派司員十六人 檢查案卷 限兩個月一律檢清 查齊以後 再認真裁撤書吏 議修馬路 ○路工局委員 查勘西城路工 由西四牌樓起 一直到順治門 派人丈量 算清修理的工料 定 准二月十六日 開工興修

贈美國女公子的禮物 ○美總統女公子 本年出閣成婚 現蒙我國○○皇太后 贈送粧奩手飾等物 ○皇上 也送了一柄玉如意 都送交駐京美公使 轉寄美國

振作尙武精神 ○練兵處王大臣 因近來武學風氣漸開 往往有宗室王公 並滿漢侍衛人等 請咨送外省 入將弁學堂肄業 這些個人 卒業之後 若是回到京裏當差 或是闕在閑散地方 怎能夠鼓舞人才 打 算等他們肄業年滿 發往各軍營裏 按着他的才學 委派差使 跟在營裏的人員 一樣委用

銀行議出銀元票 ○戶部財政處 兩邊會議 定准由本月起 所有應放的各項俸餉 全由戶部官銀行 搭放 銀洋紙幣 (紙幣就是票子) 以便漸次流通 為的是活動市面 收回利權 但這宗紙幣 務必立定根基 永遠叫商民相信 自然是越行越寬了

譯學館又要招生 ○北京譯學館 自從設立以後 辦事的人員 很能認真 所以各學生的學業 都大有進步 本館監督提調 現又打算添蓋房間 預備開春後再招新生 聽說要招四百名 不知確否 委派鐵路總辦 ○駐美梁欽使 現已任滿 二月裡就要到京 聽說政府的意思 有派為粵漢鐵路總辦的話 議駁請停妓館捐 ○去年臘月裡 王都老爺步瀛條奏 據說巡警部所辦樂戶捐 與政體大有關係 萬不可行 巡警部已經議駁 前日覆奏 請照原議收捐 奉○旨允准 迂哉老夫子的見解 本來沒什麼道理 收了

後門外有一號宗室...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left margin)

捐〔就當〕保護他們 衛生局辦理此事 益處很大 只要無流弊 認真講衛生 請問從前未嘗收捐 准能 夠禁止妓館嗎

調查彩票的辦法○戶部通行各省 查問彩票的辦法 所有收欸發欸 支銷多少 盈餘多少 詳細列表 趕 緊報部 以備查考

開妓館的吐氣○遊客到了妓館 向來是耀武揚威 自從立了樂戶捐 龜鶻的聲勢大振 遊客再要耍脾氣 可就不得喫眼前虧了 俗話常說 茅廁裡的磚頭 總有翻身的日子 這下子可吐了氣了 都老爺所以要參 雖然如此 還得立一個持平的章程才對 如實在是遊客無理 必當受罰 若是妓館誣賴 一經問實 不但得加等受罰 更得治他一個風流罪

各省新聞

做戒懶惰的新法子 (天津) 考工廠辦 因本廠作工人等 常有偷懶誤事的弊病 很不好查 現在定了新 章 把各廠窗戶櫃子上 都留一個洞兒 叫稽查委員 拿一面照像的快鏡子 不拘什麼時候 從窗戶外 邊經過 把工人的影兒照上 勤謹懶惰 一毫不能隱瞞 各工人因此 可以知道做戒 懶人真得留點神 紡織進步 (河南) 商邱縣所出的官紗 雖比不上浙江的貨 勻細厚淨也很合用 近來極力改良 提仿織花 跟浙江貨簡直一樣 呈送商務局驗看 綢緞舖等替他賣 銷路很是暢旺

各國新聞

英認特國自治 (英國) 英國自由黨議准 南非洲特蘭斯哇國 所有自治的權力 英人業已承認 特國的人 民 不過一百多萬 敵不上中國一府 雖被英國戰敗 居然還有自治權 只要能知恥 無論怎樣 總不 至滅國滅種

英大臣給德公使的信 (英國) 英內閣大臣瑞德 寫信給德國駐英公使 說英國政府 並沒有反對德國的意 思 德政府要推廣海軍 這也是各國常有的事 英國並不在意 英德兩國 正應當續定商約 極力聯合 彼此同享利益 兩國邦交 自然更見親厚

官門抄

正月十九日 禮王等謝遇有派出陵差賞給盤費銀兩 恩 醇王謝伊子命名 恩 胡燏燾謝署缺 恩 桂伯

薩廉各假滿請 安 召見軍機 估公

專件

◎ 華工人黃福由安南回來說的話 ◎

安南地方 出產很多 從前朝貢中國的時候 中國國家 從來沒干預他們的內政 人民不知艱難 把國事弄得希糟 自從法國人佔據之後 可就苦不可言了 昨天有一位黃福君 來了一封信 全是他親身閱歷的事 咱們演說出來 請有心的人看看罷

安南地方 屬西貢的碼頭最大 堤岸河道 共有九十九個灣子 兩傍樹木很多 海口左邊的山上 造成礮臺 右邊全是平地 也有礮臺（可不是安南人修的）內有平地八百里 一年三季收成 出產有穀子 荳蔻

砂仁 大米等項 又產象牙 玉桂 椰子 檳榔 同治末年 被法人佔據 不但安南人屬了法人管 連

安南的中國人 都得替法人納稅 平常人每年十三元六毛 稍微有點事業的 每年總得納一百多塊錢的稅 次等的也得八十餘元 大家留神聽明白 各國人來往安南 可是自由便 分文的稅不納 惟有本土人

和中國人倒運 法國仗着安南出產租稅 貼補全國的用度 一年也不在少處 若是沒有安南 如今法國的用度 恐怕還沒地方去籌呢 這樣看起來 安南本土人 和住安南的華人 終日勞苦 全是替法人當

馬牛嘔 我黃福是一個中國工人 新近從安南回來 想着我國民 不知自強 已經得到手的殖民地 未能

經理 眼瞧着被法人奪去 自己還得跟着受苦 你說有多們冤 所以纔給貴報館寄這封信 好叫有心的

人 知道知道

來函

◎永清縣學堂的笑話◎

樹臣

噯呀 我們中國的危險 還沒有到十分嗎 今天這國爭礦產 明天那國爭路權 就彷彿西瓜似的 一塊兒一塊兒的 暗含着要給分開啦 所以熱心愛國的志士 恐怕衆人執迷不悟 立閱報處 辦講報所 開演說會 都打算喚醒我四萬萬同胞 將來不至爲外國人的奴隸 近來京津各處 風氣大開 比前幾年 直會換了一番新耳目 有毀家辦學堂的 有募捐辦學堂的 連到優伶和尙 亦知道立學堂是要緊的事 這真是中國前途可喜可賀的事呀 唉 俗語說的好 十個手指頭 不能一班齊 最難開通最難勸導的 就是我們永清縣的人 只因縣官外行 (有某紳士見縣官 問學堂怎樣辦呢 縣官答道 總得沾點兒洋派 紳士又問甚麼叫洋派 縣官說 就是白椅墊 黑木板) 紳士也頑固 (頑固者居多數) 因爲辦學堂 就出了種種的笑話 我不忍的說 又不能不說 四萬萬同胞呀 要全像永清縣人似的 管保中國就完啦 衆位請聽笑話

〔一〕有因上學堂抓鬧兒的 某村辦學堂 款項可是有了 教習也請着了 就是學生不肯上學 官又瞎搗亂 當著不着的催逼 大家想着 怎麼好呢 可就有人出了一個高着兒 請大家抓鬧兒罷 喝 抓不着的 是歡天喜天 抓着的 就恨不能跳井投河 送孩子上學的時候兒 哭哭啼啼 就彷彿一去回不來似的 你說可笑不可笑哇

〔二〕有因上學堂報前讐的 某村有兩個人 素常有讐 一個還是位秀才呢 聽說要立學堂 他可就樂了 樂的是甚麼呢 報讐的日子到了 就逼着那一個的兒子入學堂 那一個不答應 幾幾乎打了官司 後來有人從中調停 出錢賠禮 纔算拉倒

〔三〕有因送報名册散學的 某村學究最多 竟是一些個頑固不化 敷衍着也挂了一箇學堂的招牌 到了年終 縣官要報名册子 噯呀 他可真急壞啦 硬說要叫學生們去當兵 大家可就全不幹了 一闕而散

〔四〕有因上學堂僱小工的 某村立了一個學堂 大家公議 不偏不向 一家出一個學生 有幾家實在怕

上學堂 說是捨不的叫孩子去奉教 又說是捨不的叫孩子當兵 急的了不得 狠了狠 出銀十數大圓
 (不怕使洋錢)僱了一個小工去替 這個風氣一開 一個跟着一個學 把小工的價錢 都給增長起來了
 外縣的苦孩子們呀 何妨到永清縣走一走呢 當當小工 准可以多掙錢 這纔是又有名 又有利
 說到此處 不覺的難受起來 衆位呀 這個笑話 古今中外 實在的少見 我也是永清縣的一個人 不忍
 再往下說啦 知己的同胞們 請恕我不多說的罪罷

要 緊 新 聞

小題大做○奉省叛匪苑五這一股 不過百十多名 趙將軍辦的不免張皇 既然派隊去追剿 又派大員督辦
 並趕緊電奏 調派北洋的陸軍 前去協剿 主客各隊 統共約有兩千多人 百十來名賊匪 並沒拿住
 一個 苑五帶領匪黨 逍遙遙的出口去了 借此要奏報肅清 軍功勞績 又不知保奏多少官員 各省
 的公事 多半如此呦 趙將軍辦事認真 也不免要受蒙混 你說難不難

法教士殺害鄉民○雲南丁制台來電 說麗江府地方 有法國教士 不知爲什麼事 殺害鄉民 現已由外務
 部向法公使理論

調動岑制台的風傳○岑雲帥現在廣東 因勒捐款項 捉拿鄉紳 被御史奏 又奉了○上諭 有不准勒派
 的話 業已屢紀前報 現在政府的意思 恐怕由這件事情 牽動了粵漢鐵路 很有關係 特派張香帥查
 辦 設法調處 並打算把岑宮保調任閩浙總督 傳言如此 不知確不確

張家口議開碼頭○我國政府 前因口外商務漸興 要在張家口設立新關 也歸赫總稅務司管理 俄人不以
 爲然 不肯承認 已登前報 現由外務部大員 跟庫倫大臣商議 打算把蒙古要緊各城 開作通商地方
 無論那一國的商人 都准到那裡經商 也是對付俄人的一宗辦法 並且改設新關 張家口已開作通商
 碼頭 俄人斷不能再有話說

議改駐藏的辦法○前議改西藏爲行省 添設將軍都統 後來因有許多碍難 不便照辦 現改議章程 駐藏
 辦事大臣 由尙書侍郎簡放 幫辦大臣 由三四品京堂調補 另派將軍都統 駐紮拉薩扎什倫布等處
 再發練軍多少名 往要緊各地方駐守 以便彈壓番民 保護邊防

詳細開明限於正月二十八日為止 凡取定者再由家或族出保證書以憑查照入學 一學生定於二月初三日在內務府三旗高等小學堂考試

各國公使會商○聽說本月十八日 駐京各公使 因撤退北洋駐兵的事 約齊了會同面商 但各位公使 須聽候本國政府批示 一時不能議定 等各國來了回信 再行開議 自然該有個決斷
俄領事請免貨稅○新疆來電 說前任撫台 把烏魯木齊南門地基 劃給俄商 現在俄國商人 在那裏極力收拾 動工蓋房 預備推廣商務 據喀什噶爾俄領事照會 說商人所開的舖子 一切自用貨物 應照例免其納稅 並請發給執照
議聘顧問官○出使荷蘭陸大臣 電商外務部 因海牙和平會的事 請調派熟悉情形人員 隨同前往 帶着辦理 倘中國難找這一路的人 就請聘用外人 作為顧問官 從優發給薪水 除辦和平會以外 不准干預別的事 現由外務部回電 說中國無人可派 只好聘請外人 但這是很重大的事 總得奏明了再辦

本京新聞

丁憂不報○前任古城城守尉 名叫雙林 號竹泉 因病奏請開缺 奏摺裡頭說道 奴才生母死去年餘 至今並未歸葬 甲在聽說京張鐵路 很與祖坟相近 奴才奏請開缺 順便葬母等語 嚶呀呀 奇怪啊 雙竹泉的老母 已經去世一年多啦 城裡頭人所共知 去歲一年沒報丁艱 忽然又在奏摺上 聲說明白 公然任事兒沒有 莫不成○朝廷舊制 另有這條子例嗎 又聽說這位雙君 指日就要到京 有知道內中原故的 不方指教指教我們

書行買賣的競爭○北京從辛丑年後 新添的書舖 約有十來家 除有正文明作新三家以外 大槩都不能刷印出版 上海商務印書館 打算推廣北方的生意 現在京城開設分館 門外有五彩牌坊 凡去買書的人 另外都有贈彩 並附送中外合歷月份牌 借此招徠主顧 也是商務競爭的一宗新聞

竹木製造大有進步○商部陳列所裏 由湖北廣藝興公司 送到的竹木家具 都是仿照洋式 極其精巧 價錢極廉 貨物極好 人都爭着要去買 製造大有進步 可見中國人心思 不是不靈 又聽他們公司裏 正在講究繡貨 還有手工造紙 另開了一處印字館 本錢也很厚 這樣的買賣 斷沒個不興旺的

賢公子約束車夫○日前中華報上說 有倚勢違章一段 說的是長宅車夫 本報也把他演過白話 現由長將軍的公子榮君 寫信給我們 表明當時這件事 自己實在不知道 車夫們都是粗人 本來沒受過教育

不懂警章 任意胡鬧 真真可恨 業已申斥了他們一頓 他們也不敢認帳 以後必嚴加約束 不准再去惹事 報館再聽見什麼話 還求據事直書 榮君的話 說的光明正大 叫人真可佩服 富貴人都能如此 巡警部的公事 還有個辦不動的嗎

各省新聞

議行強迫教育 (奉天) 奉天李學台 議定由本年 起 在各處實行強迫教育 先從鄉村辦起 村子大的 單設一處小學堂 村子小的 兩村共設一處學堂 款項由本村籌辦 地方官替請教習 現已行文各州縣 子弟們到了年歲 都得叫他們上學 如果已經及歲 還不入學 就要罰他的父母

記官報局的情形 (江西) 江西官報局 開辦的時候 成本太少 每月所用煤墨紙張工匠等項 全仗着收了報價 纔能開銷 但各處報價 都是按半年一寄 也有過了日期 還得展限的 各衙門局所 多半是事後算帳 進項沒來 出項已去 現由總辦設法籌墊 在官銀號借撥二千兩 暫作公用 借約上用了印花 說定春天收了報價 如數歸還 難啊 若是商報 一定辦不成了

封了印不管搶案 (漢口) 去年臘月二十八日 有一羣地痞 二十多人 身穿軍衣 到妓女王紅英家明火 搶去皮箱十七隻 有一個妓女 哀求他們 打算開了箱子 把當票拿出來 匪徒們舉刀就砍 妓女的頭 上身上 共計受傷三處 當時到地方衙門報案 都說在封印期內 不收呈詞 竟自不理

咸寧閱報處 (湖北) 咸寧是個荒僻小縣 近來風氣大開 有人買了許多書報 設立閱報處一所 任憑人去 觀看 地方雖小 有人肯辦公益事 自然就能夠開通了

前夜時至四更 困倦不支 所有二十一日報稿 經他人代校 未及入目 早晨起來 就到江蘇 學堂 等待回館 報已印了多一半 重新一看 錯謬太多 今特勘出列下 請閱報諸君原諒 (演說) 認作招信股票一樣 落一信字 有個准營生的 營誤作業 咿呀誤咬牙 替國家還帳 下落了三句 原文是「就是給自己還帳囉 醒悟了這個滋味 不彷彿喫青果一樣嗎」(本京新聞) 都歸步軍營所管 所誤作兩(專件) 自己還說呢 下落六字 「真喪氣 真喪氣」 噯呀誤哀呀

義盛木廠聲明 西城同衙門 為巡警講習所 自然要修理修理 經總辦委員 找了本木廠包工 改

何必說他計窮... 本館字寄這類約信... 自好幾封呢

上諭

正月二十一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文泰假滿請 安 英俊 璞玉 世榕謝賞給委散秩大臣 恩 車王續假十五日 大額駙 祥普 溥同各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英俊 璞玉 世榕 上諭湖南永州鎮總兵員缺着張慶雲調補四川重慶鎮總兵着張士翰補授欽此

專件

勸回教同人報國民捐啓

牛街清真寺阿衡王友三稿

奉勸我回教的同人 如今我們大清國 因爲拳匪團的禍 四萬萬五千兩賠款 分三十年還清 週年五釐 行息 連本帶利算起 夠著九萬多萬了 再加上甲午那年 賠日本的兵費 兩萬萬兩 借的英美法德銀 償還 兩筆算起來 足有十好幾萬萬多了 這幾宗賠款 從那裡還呢 無非加稅 衆位試想想 如今無 論買點什麼東西 怎麼會加倍的貴了呢 衆位不知麼 我們暗含著 早就認了捐了 但是那個捐法 有好 幾層的折耗 第一各省加稅 必得多立稅局 故此多一層立稅局的耗費 第二稅局既多 必得有委員 有 局役 大半都像餓虎似的當差 故此又多一層委員局役的折耗 總而言之 無論賠那一國的賠款 全是我們 中國各省各教的民人膏血 與其攤幾十年 添上這三層的折耗 把各省各教人民膏血耗乾 何如很一狠心 大家齊努力 一股腦子還清 有力的多捐 無一少捐 衆位想想 我們的國家更要緊 國家 存 我們的身家也存 國家亡 我們身家也就保不住了 回想庚子那一年 兩宮駕到西安去 洋兵進了城 我們是何等樣的驚恐 回回也不見得全太平 許多有錢的人 拋了家業 逃奔禮拜寺裡來 衆位想想 還記得賊 洋兵進城以後 按家翻兵器 三個一羣 五個一伙 到了那一家 那一家的人 恨不能鑽在地 縫兒裏去 有好東西 因爲無處藏 埋在地下 都埋壞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就是亡國的榜樣囉 至 於抓苦力 做苦工 無論你是何等的人 讓他們拿了去 都是一樣的相待 做的不勤 那洋槍的托子 可是 不留情 真是有冤無處訴 試問我們生長在大清國 國家有這樣苛待沒有哇 如今因爲國債 逼得沒法子 變著方法加捐 反正跑不了各省各教的人民 明著不捐 暗捐更利害 現在出來熱心人 提倡國民捐 打算通國的人 湊銀子還清了外債 然後再圖自強 我們回教人 生長在中國 雖然奉的穆罕麥德清真教 總算是中國的子民 中國若亡 我們回教人也沒有甚麼便宜 跟漢人一樣受亡國人的罪 就拿印度說罷 班札布 喀爾喀搭 烏勒都 (各國) 不都是回教人嗎 印度既爲英國所滅 這班札布等國 那一個不作 英人的奴隸呀 現在立定主意 在牛街禮拜寺 立一處回國民捐公所 凡回教的人 量力認捐 各盡各 人的義務 樂不勒派 有了成數 彙齊交戶部銀行第一收捐處 行登報聲明 我同人以爲何如

講書

〔接續正月十四日第五百二十一號〕

日前御史劉汝驥奏事 說仕途蕪雜 保舉過濫 請除積弊 當日降下○旨來 說劉御史所奏 近來保舉過濫 種種情弊 實堪痛恨 以後各省將軍督撫等 保薦人才 總要力除積弊 不准徇私 自從國初到如今 像這一類的○諭旨 也不知降了多少次了 將軍督撫 果真遵○旨辦事 仕途何至蕪雜 朝廷意在求賢 二十二行省之大 又何嘗選不著真正人才 無奈情面難辭 遇着了保案 求情的條子 成千累萬 就讓有位忠君愛國的大臣 破除積習 又苦於孤掌難鳴 斷斷的行不通 或是力保真才 也不免招人嫉妒 原保大臣 還許跟著要受傷 如今既打算清理仕途 非認真的停捐不行 停捐又沒法子籌款 你說該怎樣好呢 學堂的規模已定 此後○朝廷取士 自然是全在學堂 就怕根子上頭沒清楚 先輩們的位置不妥 大家心裡想着 啊 原來這般後進們 是要以卑踰尊以疏踰戚呀 哼 這還了得 如此一衝突 怎麼想不糟糕 朝廷未得真才 仕途已搗了大亂 新舊意見不同 怎能夠不分黨派呀 說到這裏 沒有別的法子 還是得學一學日本 先把一般老舊臣 安放的妥妥當當 雖說要用奉養的經費 却免了無數的阻撓 還有一層最要緊的事 必須平了滿漢的界限 破去文武的隔膜纔好 ○本朝初入關時候 滿漢言語不通 風俗不同 所有八旗辦的官事 一概都用滿文 南幾省的情形 滿人也不得深知 審情度勢 不能不各設專缺 現今快三百年了 滿漢都一齊受了外人的氣 再要是太分彼此 鷸蚌相爭 漁翁可就得了利了 (鷸要喫蚌肉 蚌箝緊了鷸的嘴 誰也不能跑 漁翁一伸手 完結) 滿漢合羣的事 專等著朝廷分心也不行 作官念書的人 總要顧全大局 處處別忘了漁翁在旁 滿人得罪漢人的地方 也並沒有大奸大惡 不過淺俗人見識太小 北京城以外 不知道還有天地 見位外省朋友 都把人家看作鄉下老 或笑人言語不清 撇不慣京腔 或說人衣帽不齊 合不了官派 稀不要緊的嫌疑 弄得一天比一天生泛 你說說 究竟值不值呀 現在朝廷破格用人 又叫滿漢聯姻 斟酌再四 慎之又慎 要把中國各省同胞 結成一個大團體 還怕甚麼卑踰尊 還怕甚麼疏踰戚

喀喇沁王府聘請漢文女教習

本府延聘女教習程度能教高等小學生漢文並算術圖畫等科每月修金二十兩聘往蒙
古如有夫婦位同往者分任亦可本學堂因經費不充修金從廉如有熱心教育願領名

演說

◎辦警察先得地方自治◎

麟洲

巡警部已然是設立了 章程已然奏准了 將來內城分五廳 外城分四廳 部內按司分科 各廳按處分股 行政司法 各有責任 中國的警務 自然是一天比一天見起色 小民也受得著巡警的益處了 細細的考究起來 巡警部定的章程都好 所缺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 是什麼事呢 就是地方自治 什麼叫地方自治呀 這句話本是句新名詞 守舊的先生 未必懂得這句話的講究 自治就是自己治理自己 一人有一人的自治 一家有一家的自治 一地方有一地方的自治 一國有一國的自治 可惜我們中國 事事不懂自治 專專受治於人 事事依賴著官府來治 不用說別的 就說北京城 現在修的馬路 非常的平坦 非常的乾淨 自然是官治了 不信再到各胡同看看 傾倒的骯髒水土 如山如河 大小的胡同 真叫人邁不開步 沒一個人出來收拾收拾的 滿街上隨便拉屎撒尿 由著性兒的糟害 現在工巡局雖修了官茅房 偏偏不走進裡邊去 (裏邊也實在太臟) 一定要在茅房外邊拉撒 這項人不但不能自治 官給他出來治 他還是不知受用呢 怎能夠望他自己治自己呀

往往提起外國的警察 不是說西洋的強 就是說日本的好 誠然外國警察 是比中國強到十分 若是本國的人民 不知自治 一味的仰仗著他們的官府 無論怎樣的認真辦警察 決意辦不到那麼好 這是他們的人民 自己都能自治的緣故

外國辦警察 無一不仗著人民自治 稽察戶口 死生嫁娶 修道路 防火消水 救濟貧窮 設病院 講衛生 修橋梁 建市場 立學校 勸工業 白天掃街潑水 夜晚家家掛燈 事事都由民間自治 這樣辦警察 還有個不容易辦的嗎

中國地方 比那一國都大 所受的病根 由於作官的不教百姓 作民的仰仗官府 官府麻煩 精神顧不到 兩下裏誰也不管誰 越弄越弄不到一處 從漢唐直到如今 已然不可收拾了 中國打算辦警察 先得講求

地方自治 中國打算自強 也得先講地方自治 日本維新的時候 大半由地方自治強起來的 不但日本就拿那最專制的俄羅斯 政治比那一國都腐敗 還仗着地方自治呢 歐美各強國 更不用說了 [未完]

要 緊 新 聞

美國報上的公論○據美國商務報說 禁止華工條約 工部大臣茂歌夫 和工黨人等 一定要嚴禁 照現時所行的苛例 還是不肯放鬆 中國人又不能甘心 所以中美新約 至今還沒能續定 招出華人不銷美貨的風波 想出這個苦法子來抵制 實在可憐 總統羅斯福 見工黨這種辦法 太不合理 很說他們的不是 力勸從寬辦理 後來茂大臣等 知道行不去 纔打算稍微改一改 如今議院所改定的 容上等華人登岸 免受各種凌辱 工黨那一面的人 跟商務中人 彼此所發的議論 還是各存意見 工黨的勢力最大 附和的人很多 將來議院議事 工黨必然佔上風 恐怕商務中人爭不過 美總統的意思 必得聯合各處大製造廠 大股本家 並教會人員 一齊出來跟工黨力爭 纔能再往寬裡改

議撤各省將軍○聽說政府商議 凡有督撫的省分 將軍但管旗務 公事不多 打算把各將軍缺裁撤 應辦的事情 歸督撫兼管 所有駐防旗兵 也都歸督撫節制 辦事的權柄 既歸了一 並可以省出許多款項 又顯得滿漢不分 這件事早早舉辦纔好

派翰林出洋游學○翰林清閒無事 從前就有人說 打算派他們到東西洋游學 前次掌院學士 又提起這件事來 春暖之後 要挑選幾位才具精明的 分派到外洋 學習各項實在學問 卒業回國後 考驗實在 奏請破格錄用

續派大員出洋○傳說王大臣會議 前派出洋考察政治大臣 要等各國都游歷遍了 恐怕就悞日子太久 緩不濟急 打算奏請續派幾位大臣 分往各國去考察 這話未見得就實行

添設採訪官○巡警部堂官 在本衙門裏 添派採訪官十員 專在出洋人員內選派 爲是密訪大事 以便耳目靈通 這個責任 確是很要緊的 用人真得小心

和試隨帶司員○肅王赴蒙古查辦事件 已有起身的日子了 聽說跟理藩院奎尙書商量 要在本衙門司員裡 挑選會說蒙古話的 並得通曉蒙文 揀派三四員 隨帶前往 考試合了格 就要點派 辦事全仗著用

人 要是不管他行不行 關着面子派出去 怎能辦的出好事來

寬籌舉人出路○各省舉人出路 本來極寬 近年捐納保舉人數太多 把舉人各項出路 都給佔去了 無論那一項官階 全是十分擁擠 政府現時會議 因科舉已停 將來學堂出身 人材更多 所有舊日舉人 應當寬籌出路 免的叫他無路可走 以致困苦終身 情形也真可憐 打算通行各省 凡丁酉以前的舉人 全用爲知縣 揀發各省 後來又一想 這般舉人 全由八股出身 時下的新政 多半不通 恐怕不能勝任 打算全叫進京來 設立法政學堂 學習一年 卒業考取後 再分發各省 以知縣補用 這一說辦法很好 可不知靠的住靠不住

本京新聞

文明擇配○上年冬天 內城工巡總局 有四名無依女子 當堂擇配 辦理的很文明 現在外城工巡局 也出了一張告示 有女子擇配的事 如有人願領 須親身到局 開明年歲住址 當面問明 男女兩相情願 發給婚書 對保具領 女子現年二十五歲 具領的人 不得過四十歲 這種辦法 比發官媒擇配 文明的多多了

賭風太盛○近幾年來 各大飯館子裡 常常有打麻雀的 大半都是些體面人 輸贏並不大認真 不過借此聯絡事情 叫作醉翁之意不在酒 城外雖立了協巡營 沒出告示禁止 營裡也不便抄拿 他們還算知趣 各飯館見好就收 如今這箇風氣 冷淡的多了 惟有南班子裏頭 可是越鬧越不像 輸贏極大 跟設局誑騙也差不多 聽說有兩個保險的人 所以他們毫無顧忌 一叫侯叔良 一叫謝紫卿 二人借衛生局的字號 在外招搖 不知衛生局知道不知道 工巡局拘審俄人○俄人沃熙瑛 不知爲什麼事 犯了中國的警章 前次被工巡局拘審到案 俄公使行文巡警部 前來要人 現由外務部回覆 說此案情由 無關緊要 來局問了問 早已完結無事了 沃熙瑛的性情 喜歡多管閒事 很愛打箇抱不平 這回犯警章 想必是因管閒事招出來的

各省新聞

學生殺傷人命(直隸) 保定某學堂學生 因放年假 回正定府原籍 火車快到的時候 不知爲什麼起事 在車上殺死兩個人 另有一人也受重傷 當時由鐵路巡警 把這個學生拿住 稟明地方官 正定段鎮台

會同府縣 立時到車站相驗 鬧事的細情 還沒聽說

日人虐待華工的傳言(奉天) 日人修造鐵路 所用的華工不少 有一個運木料的 作完了工去要錢 日人不給 作工的自然要爭 日人便生了氣啦 一定不准他要 並在這人背上 用粉筆寫了四個字 叫做

「亡國之奴」 噫呀 這個話可不知真假 世界新進的文明國 跟我們又是同種同文 還會有這種舉動

諸位想想罷 別指望着依靠人家啦

不染烟賭自治會(嘉興) 上年嘉興紳士 設立一個會 專為勸戒烟賭 叫做不染烟賭自治會 定了十條章

程 今年正月初九 在精嚴寺廟裡開會 到會的人數很多 公舉周緒二君 作為正副會長 會中人先後

演說 極言烟賭兩件事 怎樣害人 句句痛切 稍有知識的 無不點頭吮嘴 又因本處地方 官紳聚賭

抽頭 經會中訪查清楚 如再不改 定把各姓名登報 叫眾人知道 免得妨碍地方自治的善法

禁止迎神賽會(廣西) 潯州府彭太守 因民俗迷信鬼神 迎神賽會 花費的錢財 很是一筆巨款 實在可

惜 都由民智不開的過處 特意出告示禁止 並札行各縣 一體遵照辦理

各國新聞

演說行政的宗旨(日本) 伊藤侯爵 沒起身赴韓國以前 凡東京各報館主筆 都請了去 把對付韓國行政

的宗旨 向大眾細細演說

世界最大戰船(英國) 英國最大的戰船 名德瑞的納特 現時要在波斯茂德海口 舉行進水的典禮 這一

隻船 在合地球戰船裏邊 可以算得第一 載重一萬八千五百噸 英國海軍省 因見此次日俄海戰 知

道船身越大越好 所以極力籌畫 製造最大的戰船 船上運載海軍 比較尋常兵輪 可以加多一倍 所

裝的各種炮位 炮口至小十二寸

荒年缺糧(俄國) 俄國境內 去年收成的很不好 較比前五年 減去十分之三 現時俄國人民 很有飢餓

的光景 鄉下農民 更是困苦

俄亂黨扎傷韓人(俄國) 韓國兵部大臣 派委員某人 前往俄京聖彼得堡 忽遇俄國亂黨 用刀把韓員扎

傷 共計扎傷十一處 傷痕極重 恐怕性命難保

工蘇學堂於本月二十八日開學特此佈告

上諭 宮門鈔

正月二十二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阿王假滿請 安 前張家口監督玉構到京請 安並謝恩 吏部奏派驗看月官 派出溥良 松壽 顧肇新 張英麟 景澄 陳璧 張亨嘉 孚琦 召見軍機 玉構

上諭翰林院編修李家駒着以四品京堂候補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欽此 古八部不對五 轉五部即對式 上諭昨日召見之委散秩大臣英俊人欠安詳着開去委散秩大臣回旗當差欽此

外城巡捕東分局勸諭淺說

街道乾淨 於衛生是大有益的 本局安設水段 就為的是清理街道 不過地方太大 經費又少 不能處處都有水段 全仗舖戶住戶 各將自己門前常常打掃 別潑脏水倒脏土 本局時常跟你們說 你們總不肯聽 看近來天氣寒冷 小胡同裏冰凍得極厚 行人大不方便 等到春暖冰化 必至遍地是泥 臭氣難聞 鬧瘋病的一定不少 你們想 街道不乾淨 有多們受害 因此特勸各戶 從今以後 務必大家趕緊認真拾奪 街道 不可仍像從前 本局隨時派人去查 如見有門前不乾淨的 除本主立刻收拾外 還將他帶到局裡罰他 要將自己臟水臟土 偷著倒在別人門前 被本主看見 便可以送到局裡來 不過是不准誣賴人家 要是誣賴 查出來定從重辦罪 各戶要知道 這是為大家起見 並非分外的事 快快的辦起來罷

電 報

欽差赴夫日期○東京電報說 澤尙李三大員 並隨員人等 已於西二月二十三號午後三點鐘 由橫濱登輪 放洋 前往美國

法議院承認商約(德京電報說 法俄通商條約 由法國首相盧卑耶 向議院提議 盧尙書很費了許多話 然後算商量定了) 下議院方纔承認

德皇不談政事○德京電報說 德皇因給丹皇喪殯 到了丹國京城 有克爾塞爾男爵 是法國派去的代表人 也在丹京 德皇給克爾男爵一封信 說彼此見面的時候 不必談兩國政治 以免嫌疑

本館敬白

講書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至 然後去之 全節

這節書的宗旨 正是國君進賢 有如不得已的苦心 合着全章大義 跟目今各國議院一般 古時雖沒有憲法名目 却有憲法的真理 孟夫子說話的本心 全在情字上留意 自從三代以下 君民的聲氣 與上古不同 也不像泰西各國 貴賤不拘形迹 國君日日坐在深宮 輕易不出外面 一概進賢去佞 不能不訪察衆情 王的最親最近諸臣 莫過於宮中左右 所以左右的賢愚 關係更是不淺 因爲王的左右 日近天顏 彼此聲氣相通 有如家人父子一樣 其中得失利害 到底是旁觀者清 後世的天子左右 總在內臣們得人 所用的內臣忠正 君子纔可以立朝 內臣要不高明 小人可就在位了 就連那萬乘天子 都能被小人所欺 不信請看前朝內臣 便可作個忠奸榜樣 按說內宦這一門 單單出在了亞洲 雖說留傳已久 可有點大傷天地之和 只是三千年來 一直傳到了如今 猛孤丁一下子改去 反有諸多的不便 要問當這項差事的 也是賢愚不等 明朝第一位太監 大概就數著覃吉 這位覃太監 爲人正直 秉性聰明 幼年無書不讀 平生手不釋卷 當代諸臣 趕着他認作老師 天子叫他爲老件 那時正在大明中葉 君民貴賤人等 專講究迷信神佛 處處修廟 家家拜像 無非跟着僧道們打交道 並不懂得上乘佛法 惟獨這位覃太監 生平專重儒學 不肯被迷信所誤 這日天子在宮中閒坐 手中拿着一本經卷 正看的津津有味 恰巧覃吉 從外走來 上前陪着笑問道 陛下所看何書呀 皇上一見了是他 趕忙將書坐在身底下 正色言道 朕看的是本孝經 並不是佛經 您想皇上貴爲天子 何必懼怕一個內臣呢 古人說邪不侵正 就是這個講究了 後世的天子左右 若能都像覃吉 國君進賢 又何愁得不著忠良呢 輪到天啓年間 客氏魏忠賢當道 平日欺君罔上 殺害賢良 剝刮百姓的脂膏 生祠蓋滿了天下 朝中大凡有個正人 必要想方法暗害 一般市井小人 全能夠爲此當權 難道說魏太監這等倡狂 天子就始終不悟嗎 原來那位天啓皇帝 生性最愛玩耍 一切彫刻采畫的玩藝 沒有一樣兒不能 每遇皇上玩耍時候 他必要呈進奏摺 在一旁絮絮叨叨 故意叫皇上討厭 只有點頭答應的功夫 其實並沒有聽見 一概生殺大權 任憑他們去舞弄 請看小人們用事 奸計有多們狠毒呀 孟子說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 正恐怕有這種弊病嘔

〔未完〕

演 說

●辦警察先得地方自治 ●

〔續昨〕

麟 洲

中國當年不是不講地方自治 三代的時侯 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 一鄉有一個大夫 二千五百家爲一州 一州有一個州長 五百家爲一黨 一黨有一個黨止 一百家爲一族 一族有一個族師 二十五家爲一閭 一閭有一個閭師 五家爲一比 一比有一個比長 直到了漢朝 十里還有一亭 一亭有一個亭長 十亭爲一鄉 鄉有三老 高夫遊繳 掌教化 管詞訟 清賦 中國這些掌故 不是地方自治的憑據嗎 無奈歷朝歷代 拿着這件事當不要緊 慢慢也就廢弛了 又搭着中國一統專制天下 所辦的政事 大半爲國不爲民 只要爲民的 老老實實的聽喝 但求一箇不亂就得了 還有工夫叫民人自治嗎 到了現在 有國官 沒鄉官 有官治 沒民治 要比起外國來 事事都仗著民人自治 可是大大相反了 故此外國人 人有自治的能力 一家有一家的自治 一鄉有一鄉的自治 出一人成一家 由多少家成一鄉 一人一家一鄉都能自治 合成了一國 這一國還有不治的嗎

地方自治 好有一比 一個人既有腦氣筋 必定有多少的小血管 遍布在週身 手脚能運動 五官能聽命 能吃 能喝 能說話 雖中腦氣筋作主 實在仗著小血管的力量 又比如腦氣筋不能作主 血管便不靈 手脚就不能運動 也不能吃喝 不能說話 自然是變爲廢人了 國家要沒地方自治 就好比一個廢人 生來一個廢人 小孩子都可以欺侮他 無論多大的國 要是成了廢國呀 也難免要受小國的欺壓了 碰巧就叫小國給滅亡了 可怕呀 可怕呀

現在○朝廷 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將來回了國 必要實行憲法 既要立憲法 先得講求地方自治 辦地方自治 先得由巡警辦起 巡警有管理地方的責任 事事容易下手 就按着北京說 稱作首善之地 無論什麼新政 先得由京城起個頭兒 地方自治 也得打北京辦起 頂好先把內外城各地方 分出多少區來 一區由本地紳士中 公舉出一位區董 兩三位副董 辦理一區的事 一區應當管幾條胡同 每胡同口舉

出一位街長來 辦理一胡同的事 胡同內每十家為一牌（一門算一家）公舉出一位牌長來 辦理十家的事 草草的先立出幾條章程 凡有地方應辦的事 如查戶口 掃街潑水 立官茅廁 點燈 修路 這些個事 都朝著區董街長牌長說 各局接待區董街長牌長 按著上等紳士待承 如有辦事不公借端勒索的事 准其大家公舉更換 三年有了效驗 可以奏獎職銜 慢慢辦下去 好處多着呢 將來學部裡考查學齡 施強迫教育 或是國家征兵 都可責派各區董 再過幾年 京城一興實業 住戶都有了生計 慢慢再辦別的公益事 如公立醫院 修橋修路 這些個事 都可由民間自辦 將來憲法一立 設立議院 也可以由各區裏選議員 這是後話了 方纔所說的法子 巡警部果然趕緊辦辦 還不算晚 只要是當道的人有魄力 就可以辦的動 庚子年聯軍入城 人家外國怎麼辦來著 幾天就見了效驗 難道人家是人 咱們不是人嗎 什麼事就怕畏難 一畏難就辦不動 不辦地方自治 巡警一定辦不好 巡警辦不好 中國一定不能強

要 聞 新 聞

擴充練鐵廠○鐵大軍機 跟張香帥商量過 打算推廣鐵路 現時政府會議 因各省鐵路 業已陸續開工 一切鐵軌等物 所用的材料很多 一概由外洋採買 這項大利 又叫外人得了去 實在可惜 行文給張香帥 務必設法籌款 把漢陽鐵廠 再往大理擴充 路工應用的材料 總要接濟得上纔好 通判激變番民○陝甘升制軍來電 說西番貴德廳 巴燕戎格地方 番民聚眾作亂 起事的因由 實係署通判余鼎銘 擅殺了許多番民 激動公憤 因此纔作起亂來 請把余鼎銘革職永不叙用 余鼎銘為什麼殺人 並沒聽說 無故的草菅人命 革職外不加餘罪 也就算很便宜了 庫張鐵路籌款○京張鐵路 現已開工 聽說完工之後 由張家口到庫倫 那一段的鐵路 也要接修 但路長費大 不容易籌畫 除蒙古王公入股外 其餘的款項 行知綏遠城將軍 由開墾荒價內撥用 以便早開辦 人心踴躍○現時廣東紳商 為籌辦粵漢鐵路的事 大家在商會公議 到的人數極多 提到籌款這一層 當時在座的人 情願認繳股本的 已有五百餘萬兩 七十二行的商人 還沒有計算在內 即此一端 可見

人心踴躍 凡辦理公益事情 只要提倡的得法 人人都有個天良 關係地方上的利權 誰肯不認真出力 但岑宮保拘拿黎紳士 現在還下不來臺 這個面子 總得由宮保自己轉 若是強硬到底 恐怕激成大事 認繳股本的 誰也不肯拿出來了

本京新聞

漢達親王多金○蒙古漢達親王到京 不知要辦甚麼大事 匯來的款項很多 臨來京的時候 派眾蒙古出錢 傳說集了有百餘萬金 究竟辦理甚麼事 無人得知 國家優待蒙人 恩禮極厚 民間正在創辦國民捐 漢達王肯出頭提倡一下子 不但名垂不朽 並可以感動京中的貴人 但不知漢達王 看報不看報 若是曉得這回事 必定要捐一大宗罷

好貴的車脚○八旗月餉 每人搭放銅元二十枚 扣銀一錢四分 各旗營由戶部領出 分放到各兵手裏 只有十八九枚不等 下乘的一二枚 說是扣了車脚 按各旗營人數 每處得兩千多名 領的銅元 不過四萬多枚 有一輛大車 就可以載運 每扣一枚 核算起來 每處所扣的銅元 就有兩千多枚 合大錢二百多吊 用這些錢 僱一輛大車 可真是好貴的车脚

電燈快開辦了○北京華商電燈公司 現已修理完工 定於二月十六日 一准開張 到局挂號安燈的 家數業已不少了

工巡局講報○前天外城工巡東分局 給各報館送信 現時設立講報處 凡京外各報 挑選宗旨正大 訪事員切的 一律買齊 由本局委員 每天閱看 有關係警務的議論 當時跟警巡巡捕人等 細細的講論 要有關本局地面的新聞 更要詳細考查 好預備認真辦事 各處工巡局 都能照此辦理 警務必大有起色了

各省新聞

山東女豪傑(山東)樓霞縣人謝鴻燾 偕同夫人馬肅貞 一並在日本留學 新近有四位留學生 由日本回來 商議在烟台立一處高等學校 創辦經費 正在為難 謝夫人出頭 把所有的妝奩私產 一概捐出 約得數千金 全都充作經費 女子有了學問 舉動大事 比男子還有決斷 稱他為女豪傑 實在不愧

議設鐵路銀行（江西）江西鐵路局籌款 已有一百餘萬兩 聽說今年春天 准可以開工 但吉安富紳 蕭扶九周雲甫兩位 都是好幾百萬的家私 大眾同鄉 勸他入股 就應許出銀十七萬兩 在九江開設鐵路銀行 將來動工的時候 如果款項不夠 銀行只能救急 可斷不能捐助 無論多大的財主 絕不肯多豁出幾個錢來 辦一辦公益事 守住了銀子 不肯放鬆 留給子孫去浪費 他倒甘心 真正想不開 因賭錢鬧成命案（漢口）聚眾賭博 本不是好事 漢口義泰洋行 借著過新年 居然開設了賭館 引誘良家子弟 賭的很熱鬧 初六這一天 有個包探的夥計 名叫張瑤卿 知道他開場聚賭 前去查問 不料洋行聚夥友 倚仗洋人的勢力 不由分說 把張瑤卿揪倒痛打 七手八脚 竟打的傷重廢命 現由洋行掌櫃 請了營兵洋兵 在那裡彈壓 並報明夏口廳相驗 這件命案 出在洋行 必得費一番唇舌了

改良監獄（廣西）龍州同知衙門 監獄又賊又狹窄 犯人住在裏頭 真是受罪 同知馬祝平 到任後想要改變改變 除挪動公款以外 又勸各營統領 並本地紳商 大家捐了幾百銀子 在大堂旁邊空地上 暫時修蓋幾間房子 寬敞潔淨 把所有監押囚犯 全數挪過來收禁 雖然趕不上西國的監獄 比從前在那猪圈裡 可就舒坦多了

各 國 新 聞

韓國學生被逐（日本）韓國有學生六十名 在日本東京留學 現因日本對韓國的種種舉動 學生們激動熱血 打算想法子抵制 被日本政府知道 全給驅逐回國 韓國學生 志向雖好 怎奈國家敗亡 外人早已看不起 六十名學生 就是結成了團體 豁出去粉身碎骨 也斷然不濟事了 可哭

法學博士講說憲法（日本）中國譯尚李三大臣 帶領繙譯官 前赴日本芝離宮 會同日本法學博士穩積八東 聽他講說帝國憲法 好得考察政治的實際

派皇子前往日本（英國）英皇子康樂 現奉旨起身 前往日本 英皇設宴給太子餞行 太子這一次到日本 奉命獎賞大山元帥大功 並東鄉大將 和各日員戰勝的勞績

不肯認借俄債（德國）俄政府議借國債 德國各銀行 現時都極力推辭 不願應俄人的招募 新丹皇的稱號（丹國）丹國太子 已經接位登基 國皇的名號 稱為弗來特列第八

舖面房出倒 今午即出到舖底門面三間句連 拜共九間後元一條現暫租與北邊一間成頭並舖中間現賣煤油 南邊

清 如十五的日期 就請我付半月 下月由初一日起 家料酌酌酌 跟送報人結清 也免得再有錯帳了 本館敬白

上諭 官門鈔

正月二十三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掌儀司奏二十九日祭 奉先殿 醇王行禮

召見軍機 張白熙

上諭西安將軍長春著開缺來京當差欽此

上諭出入扈從各項當差人員應如何勤慎供職嚴肅整齊近來值班各員每多疏誤甚至例應侍班人員亦復任意不到並時有無故請假情事實屬不成事除毓璠等已有旨懲處外嗣後御前乾清門侍衛寺散秩大臣大門侍衛等如再有懶惰偷安曠職守者著御前大臣隨時查明不准瞻徇情面據實嚴奏欽此

上諭廂黃漢軍副都統毓璠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溥侗委散秩大臣阿克東阿屢次託故告假實屬當差懶惰有曠職守毓璠溥侗均著開去副都統阿克東阿開去委散秩大臣以示薄懲欽此

來 函

哈哈 這可是真好了 前幾天聽見說 中堂大人們興學 不分滿漢 我就樂的了不得 昨天又有人說 要興女學了 不管真實是虛 有這種好聽的話 總得傳說傳說 據說大公主倡首 慶王側福晉 崑中堂夫人 還有幾位王公夫人命婦們 熱心提倡女學 大家捐錢創辦 先立學堂一處 起名譯藝女學（女學不必專重譯） 暫借化石橋卓宅的房子 等有了寬大地基再遷移 現在已經黏貼告白 招生一百名 附學二十名 規模很大 學部允准代奏 有這一舉 杭州惠興女士 可算沒有白死 感動女界貴人 全都肯出頭 這可是真好了 莫怪我要誇報館 實在是報上勸的力量 勸了一年多 也算沒白勸 中堂大人們 提倡男學 公主福晉命婦們 興辦女學 內外一齊辦義舉 中國還愁不自強嗎 我為四萬萬男女同胞賀 這可是真好了 這可是真好了 話雖如此 我還要找一句討人嫌 奉勸辦義舉的人 先把求名譽的心撇開 實事求是 總要放寬眼界 認定強國必須開民智 開智必須興學 興學必須講母教 母教的根本 就在女學 貧富貴賤 都是一理啊 長白女士榮秀真稿

講書

〔續昨〕

左右近侍的人 一口同音 都替一個人說好話 國君要是輕信左右 從此可就生了弊端 所以左右的話 並不足為憑 再問問朝臣 聽聽諸位大夫的議論 當時的官員 並沒有許多名目 除了卿相以下 通通全稱大夫 到了漢朝時代 纔添了無數的名目 國家用人 問了左右 又問諸大夫 諸大夫也是一口同音的誇獎 這樣的人 定然是一位賢者 無可再疑的了 孟子說到這裡 爲甚麼還道未可呢 只因仕途蕪雜 古今一理 學問心術 兩件事很不一樣 也有心術端止 苦在沒什麼學問 也有小有才能 品行未必見好 還有一等品學兼優的 又不懂得隨機應變 再遇著一般頑固人 看見了識時務的俊傑 如同眼中釘肉中刺 總得加他一個惡名 比起那妒賢忌能的權奸 更要誤事不淺 就有那種衣冠敗類 單講究走巧道兒 看透了大老官的性情 諸事投其所好 本考歷來傳授的心法 那怕傾家破產的巴結 攔不住本大利寬 何況那些金銀珠寶 並不是祖父的遺留 現現成成百姓的膏血 爲什麼不買自己的好兒呢 又有一般狡猾小人 一個個嘴巧舌靈 應酬的人人高興 大凡達官大老 沒有不喜歡奉承的 拿着這些假君子 認成了國士無雙 真要應了孟子的話了「君子可欺以其方」吃虧受害 全在國家 當年有位老臣 秉性清廉 人人誇好 有一種別致天性 就是儉樸的太過火 平日接待官員 專在衣帽上考求 畧微的整齊一點 就認作紳袴子弟 見着一位破衣爛帽的 必說是古道君子 聽說這位老臣 當初作巡撫的時候 合省大小官員 全都想法子迎合 每逢上院 沒一個穿整衣裳的 內中有位知府 要想規勸規勸撫台 這天有事稟見 身上穿的袍褂 分外的破爛 撫台見了他 自然就格外的喜歡 回完了公事 慢慢說些家常 撫台喜笑開言 的問道 照着吾兄這等高超 纔是我輩讀書人的本色 不知吾兄這身衣裳穿了多少年啦 知府回答說 卑府這兩件舊衣 也是新近纔買的 別看這樣破壞 價錢比新的還貴呢 撫台問他價值幾何 知府說一百銀以外 撫台詫異的不得 忙問道 怎的這樣貴法呀 知府笑道 只爲官場中最會揣摩 知道大人的性情 把全省的舊估衣 搜尋已盡 所以買件舊衣 反比新的價錢貴 那般寒苦候補人員 賣舊買新 他倒賺了錢了 撫台聽了這些話 明白是譏諷自己 無奈性情總改不了 後來入閣拜相 到底有些不識大體 也沒有替國家辦甚麼大事 請看這位相國 如此清廉 尙且不免以貌取人 再要喜歡逢迎 還能夠有真是非嗎 諸大夫皆曰賢 所以還說未可 這正是慎之又慎的道理啊 〔未完〕

敬啓者本銀行係官商合股有限公司共集股本銀九十萬兩計官股三十萬兩商股二十萬兩股東已集齊
經理官商 兌存款等事業蒙 四川總督部 奏准先於重慶設行復於成都上海漢口北京開辦
分行其餘各省大埠正莊在案

演說

◎ 玉匣記 ◎

有一位李質卿 本是作買賣的人 因爲人說他看洋報 賭氣作了一篇演說 同一般糊塗人爭論 洋報的名詞 到如今也不必爭了 只好拿洋布 洋油 洋火等物來比 順嘴說憤了 一時也不容易改 昨天又寫了一篇破迷信的演說 題目是玉匣記 登在下面請看

中國教人迷信的書 實在不少 有一天去探望朋友 一進院子 只見院當中安排神桌 又擺着五盞神燈 黃紙牌位 上寫的是 中央戊己土德星君神位 名目叫作謝土 又沒蓋房子動工 不知因爲甚麼謝土 好叫人心中納悶 問了問朋友 答道 你沒看過玉匣記麼 我今年三十八歲 命裏有土星 每月十八日下界 要是不祭 家宅不安 人口多病 牲畜亦不利 你們做買賣的 也該應講究講究 祭一祭 准可利增十倍 你要不信 我給你取書來看 你猜甚麼書 敢情就是玉匣記 在下隨便一看 這書上所說的話 又無理 又可笑 什麼歲首 值什麼星 又是太陽 太陰 羅口 卦都(原文如此) 金木水火土等星 全是九年一輪 朋友從旁又說 你家中也有老少人丁 又有銀錢 還養活着牛馬牲口 怎麼捨不得花這個錢呀 我就跟他爭論 窮苦之家 缺少錢財 養不起牛馬牲口 難道祭一祭星 就可以轉的了運嗎 又翻了幾篇 喝 還有詳夢的話呢 所說的更是奇怪了 甚麼夢著有水 就要亡兒咧 當時想起自己夢過水 我還未曾娶妻 那裏有兒可亡呀 要說祭星發大財 請看東交民巷各家銀行 那一家不是發大財 問問祭過星沒有呀 想我朋友 今年連閏祭十三回月星 不知得花費多少錢 據我的見解 不如買些新書新報看 凡看迷信書的人 大半沒受過普通教育 只好用書報來補救 若要除去他這等迷信 說句痛快的罷 除非再出一位秦始皇 把種種的邪書 一火焚盡 倒也大快人心

查辦廣東事件的回電○廣東岑宮保因鐵路籌款 革拿紳士 被人奏參 政府派張香帥查辦 迭紀前報 現

接張香帥回電 說粵漢鐵路 工大費鉅 非由商辦不可 所有招商入股的事 粵省紳商 業已答應擔認

但由官場提捐 恐怕不容易辦到 現已派員前去 向合省紳商勸辦 至於黎梁各紳的功名 務必請奏

明開復 照常辦事 下邊民情一順 纔能保的住大局

海參威華商捐傷的細情○海參威俄兵 這次又鬧了亂子 華人損傷的財產 約計不下一百萬 外務部向俄

公使交涉 請照數賠款 俄國因此次起亂 不及防備 並非俄兵保護不力 不肯認賠 又經外務部力爭

纔說等候派遣俄員 前去考查 查實再行商議 未後又答應發給幾萬元 作為幫助的款項 賠償兩個

字 決計不肯承認 現又由商務委員李家釐電稟 因華商虧損太多 難以支持 請外商兩部 趕緊跟俄

人商議 無論如何 總得賠償一半 此事關係商人的生計 竭力爭一爭纔好

俄人強佔民地○黑龍江將軍來電 說呼蘭廳屬下 馬家船口地方 有民地一百多畝 被俄國鐵路公司 硬

行佔據 本地人大動公憤 民情很覺不安 請照會俄公使 傳諭鐵路公司 趕緊把原地退還 以免鬧成

禍亂 聽說外務部 早已行過照會去了

紙張的利權外溢○中國近兩年來 印刷新書新報 比從前日日加多 因中國所出的紙張 不大合用 德國

人看透情形 在青島設立工廠 專造東西洋各種紙料 發行中國各省 新近有日本人 到中國考查市面

回國以後 會同各家紙廠 把運進中國的紙張 材料要好 價錢要賤 為是跟德商爭利 現已辦有眉

目 但我國新出各報 雖不很多 也有二百餘種 不能自己設廠造紙 收回利權 倒給外人添了無數的

銷路 以致因此相爭 真真教人羞愧

被拿的哨書可原○奉天叛匪苑五 手下有一個哨書 在火車站上 被哨官劉景雙查拿 據他的口供 說是

到苑五營裡 剛剛十八天 這一次跟隨苑五 拔隊往西 並不知他是造反 等到跟官兵交仗 纔知道是

這麼一回事 所以趁空逃跑 打算脫身 今被拿住 也是命該如此 又供某地方 有賊人寄存的洋槍馬

匹 劉景雙也去起出來了 不知把這個哨書怎樣發落 按苑五當初 雖然為匪 投降後居然是官 他的

文案人等 有由省裡派的 有外荐的 有自己投來的 大半全是念書人 並非匪類 這個哨書 受了意

外的連累 情有可原 似當格外從寬 不可按着賊辦

原家... 本店主人白

湖北的銅元情形○現因各省銅元越鑄越多戶部財政處奏請限制數目湖北一省每日只許鑄一百萬元張宮保查看情形很覺不便奏請由本省自行限制大概說別省的銅元運出口去行銷湖北不必出口大連本省還不夠使呢並且湖北的商務全是錢莊官錢局的票子也得兌換現錢要拘定一百萬元的數兒周轉必然不靈與大局很有妨碍情形跟別省不同說的十分懇切話雖如此各省因籌款為難只有銅元利厚借此彌補別的虧空所以都打算多鑄誰也不願限定數目這是外省不得已的苦情但挖肉補瘡只顧目前將來出數過多總有銷不動的時候銅元要一打折扣價錢跌下來到那時候可就更糟了

本京新聞

京察過堂○本年是丙午京察的年分各衙門保列一二等的人員都在年前咨候吏部照例開印這一天當堂拆封所有一等各員除翰林科道以外其餘各部院都准二十七八兩天前往吏部過堂帶領引見的日期大約在二月初了

議設蒙語學堂○理藩院堂官因本院司員深通蒙文蒙語的實在不多每逢年班王公到京就憑通事傳話未免隔膜打算籌款添設蒙語學堂除招考生徒以外並叫本衙門司員入堂學習以便跟蒙古人說話

遇有公事可以對面商辦

大京兆講求巡警○順天府李大京兆在巡警上很留心凡各屬稟報有關係警務的全要親自考較並派

四路廳覆查又專派委員前往各處調查聽說京兆的意思打算把各省解到備荒經費斟酌提用以

便招募壯丁練成一軍預備各屬警察兵輪流派往駐紮

京漢路加添快車○京漢鐵路公司由北京到漢口沿路停車耽誤總得四天纔能到現定從三月初三起

每一個禮拜開睡車飯車一次日夜行走不停搭車的客人都能在車上吃飯睡覺四十點鐘工夫就

可以到漢口既省上下車站的麻煩又免的多走日期車價還照常不加

議開貴胄講習所○練兵處王大臣會議 打算在貴胄學堂 設立講習所一處 年歲過大 有不合格的 或是現在當差 又苦於不能入學 添了講習所 都可以隨時前去 各王公世爵 何嘗沒有好學的人 只因有以上這些緣故 不能如願 實在可惜

大學堂人員告退○大學堂監督 辭差以後 所有堂裏各員 教習司事人等 都有告退的意思 足見是很有團體

商會照常開拜○現時文明進化 凡事應當改良 日前京城的商會 開會開拜 還跟平時一樣 並沒人登台演說 不過是照常聽戲 大家歡歡喜喜 在那裏開懷暢飲 開銷出這筆錢去 就算完事

法律學堂開工○外務部在本衙門裡 附設法律館 考求中西律例 後來因地方太小 並且別衙門官員 打算學習法律 也不便進去攪雜 因此另請奏設法律學堂 定額一百二十名 無論那部院的人員 都可以入堂肄業 在宣武門內象坊橋 採定了地方 就要動工修蓋

棍徒亂摔掌手雷○京城新出了一種玩藝兒 名爲摔炮 又叫梅花掌手雷 外面用紙包裹 包成了梅花式樣 裡邊裝着炸藥 用手往外一摔 碰在牆邊地下 馬上就響 聲音極大 那幾天燈籠前後 各街面一到夜晚 短不了婦女逛燈 無知的匪類 手拿這種東西 混在婦人隊裏 成心往外亂摔 猛然一聲 天婦人們一驚 他好借此取笑 情形實在可惡 此物是何處製造 工巡局應當查禁

冒領賞銀○外城協巡隊 往往檢拾物件 呈出去 多半都獎賞銀元 心術不正的巡兵 因此就想了法子 花上幾百錢 買一個燒料烟壺 裝在破裙連裏 到本官面前捏報 就說是剛檢來的 盼着得一元兩元的獎賞 這個話可不知真假 但既有傳言 人格本來不齊 這種奸滑取巧的事 也難保一准沒有

弟兄打架○城內張相公廟米碓房 忘記是什麼字號 有親哥兒倆 因爲說閒話 打起架來 哥哥打弟弟的 腦袋 打的頭破血出 經人勸解 兩個人還不肯撒手 這種野蠻 沒受過教育 真真可憐

協和醫學堂開辦○東單牌樓協和醫學堂 於本月二十日 行開學禮 備請中外官紳 並請本報主人 那天實在沒工夫去 聽說先由總辦科君 登台演說 隨後是英國欽差 那中堂 美國柔欽差 赫總稅務司 挨著次序演說 禮畢後大家在客廳暢談 這一天到堂的 還有倫貝子 孫中堂 榮松兩尙書 伍聯唐胡四位侍郎 其餘各部司員 約有數十人 外國的官紳 各公使和參贊隨員 住京紳商人等 約有百餘人

本月十五日上午九點鐘... 協和醫學堂開學禮... 禮畢後大家在客廳暢談... 約有百餘人

家計酌酌酌 跟送報人結清 也免得再有錯帳了

你來我往 十分熱鬧 真是一時的盛會

各省新聞

冒名西醫（鎮江）向例外洋醫生 一看他卒業的文憑 就知道學問高低 現有某人 在外國醫院學醫 不過一年來的工夫 學業很淺 連藥性都不大明白 居然自開藥房 胆敢給人治病 鎮江的愚民 被他誤害的不少 現有紳士出頭 公議驅逐 不准他在那裏害人

禁止搶燈的陋俗（揚州）揚州每到新年 燈市十分熱鬧 有一種青皮光棍 跟差人串通一氣 向賣燈人勒索花銷 如果不給 就把燈硬搶了走 與小本營生 大有妨碍 巡警局出告示禁止 准被搶的人 把他揪了去 交給崗兵 所以今年燈節 雖有這一類的人 三五成羣 在街上走來走去 可沒敢動手硬搶 這也是巡警的好處

私和人命（松江）松江西門外 某鞋舖的掌櫃 因為有個女僕 伺候的不周到 用鏟刀把兒重打了一頓 第二天因傷身死 屍親要去告狀 經地保人等 把他們勸到茶館裡 兩邊說合 叫鞋舖掌櫃 拿出幾十塊銀元來 給屍親十五元 作為棺殮了事 其餘的入了他們的腰櫃

各國新聞

火星可通地球（法國）法人麥胥而 發了一個議論 說火星裏邊有人 打算彼此通信 特立一個天文會 專心考查 巴黎謀報上 很駁他這句話 說是麥胥而 憑空想出來的事 硬說火星裡的人 跟世界人一樣 或者還加倍靈巧 其實毫無憑據

算學精深（美國）美國芝加哥高大學堂 總教習威利士頓 學問很深 算學更精 據說要按推算的道理 再過三百萬年後 地球必然要滅 將到快滅的時候 先沒有人的踪跡了 其餘能活在天地間的 只有飛的鳥兒 每年的節氣 也由飛鳥所定

刷洗物件的新機器（法國）有個法國人 新造出一種機器 能不借人力 自行洗刷物件 小的每點鐘能洗五件 大的每點鐘能洗一千五百件 去了架子 也能自洗菜蔬 原來大飯店裏 洗磁器叉刀等件 很是麻煩 有了這宗機器 可就方便多了

上 諭 官 門 抄

正月二十四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 徐中堂報滿請 安 蔡金臺等同鄉官謝 恩 太常寺奏派致祭

白龍潭黑龍潭拈香 派出富康 興恩 召見軍機 奎俊

上諭二月二十七日祭 朝日壇朕親詣行禮欽此

旨鑲黃旗漢軍副都統着德麟補授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着樸壽補授欽此

旨西安將軍着松澔補授欽此

上諭三載考績為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共濟時艱勞績最著者尤宜特加甄叙其平庸多病者亦難曲予
優容茲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奏請朕詳加披閱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事務慶親王奕劻謹慎忠純力持大體竭誠
籌畫悉協機宜着交宗人府從優議叙吏部尚書鹿傳霖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協辦大學士學部尚書樂慶巡警部尚
書徐世昌戶部尚書鐵良同心襄贊共矢慎勤均著交部議叙大學士王文韶歷歷中外夙著勤勞大學士孫家鼐老
成厚重衆望交孚直隸總督袁世凱經畫恢宏勤勞懋著署兩江鐵督周馥辦事虛心不憚勞瘁湖廣總督張之洞謀
慮精詳力任艱鉅署兩廣總督岑春煊任事勇往勞怨不辭均着交部議叙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徐郵精力就衰工
部右侍郎李昭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貴昌印啓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奕杖才具平庸均著原品休致倉場侍郎
劉恩溥江蘇巡撫陸元鼎均著開缺另候簡用餘著照舊供職欽此

聲 明

工巡局監督為聲明事奉堂諭肅親王將往蒙古考查旗務原為補偏救弊整頓地方起見如何辦法須至蒙古後體察
情形方能定奪現在各報所載紛紛不一深恐傳聞訛誤流弊滋多且恐有人借此在外招搖尤屬有關名譽經肅邸囑
為糾正查巡局有保地方治安之責既報紙登載肅邸考查蒙古各節事多傳聞失實應即聲明一律更正想各報館據
聞登錄本無容心於其間亦必樂于更正以期徵信也即乞以此條登列報紙為感

工巡總局白

濟川原官銀行

敬啟者本銀行係官商合股有限公司共集股本銀五十萬兩計官股三十萬兩商股二十萬兩股款早已集齊
經理官商 兌存款等事業蒙 四川總督部堂錫 奏准先於重慶 設立總行復於成都上海漢口北京開支

演說

◎孔子不是宗教家的淺理◎

春治先

自外國的天主耶穌兩教傳入了中國已經盛行一百多年了現在中國有點見解的人常常的議論說中國原有儒釋道三教其中就屬儒教的理真與其入外國教何不提倡提倡儒教也照著外國似的給孔子蓋個教堂勸中國人都入自己的教何必去崇奉外教呢這幾句話乍聽上去似乎近理其實有些個不對的地方按著中國道教的老子西國佛教的釋迦還可以說是宗教家至於儒教的孔子不可叫作宗教家孔子可以稱為教育家哲學家何以見得是教育家呢孔子留下二千年的聖道無非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傳到如今雖然聖道衰微以上的八個大字人人腦子裡還有點影子模兒就連到山野的愚夫愚婦雖然不知忠孝愛國人人也有箇孝順父母的思想要沒有孔子發明這倫理學豈能普遍我四萬萬人心裡都有忠孝二字呢可見孔子是位大教育家了

又何以見得孔子是哲學家呢子不語怪力亂神可見孔子向來不主迷信所留下的五經四書都是準情度理據理論事他老人家從沒有說過無根的話算是那位神人交派的所有的倫理道德都由自己一層一層的發明故此外國人常評論孔子跟西國的大哲學家斯賓塞爾赫胥黎在一處比較長短從來沒跟耶穌摩西衆教主共論高低可見孔子是哲學家了

大凡世界上無論那一家宗教從來不主理論專主迷信宗仰四個字以靈魂為根本以禮拜為形式以脫離世俗為希望以天堂地獄為結果來生來世的禍福為報應各教雖不同都是一樣用意不論奉那一教先得有個信字在前然後才准入教入教之後自己必得先去了魔鬼(就是疑心)然後才算是真信教孔子不是這樣專主現在的主意倫理道德各有本原不言迷信(敬鬼神而遠之)又禮拜(二八月祭丁為祭祀典禮不為禮拜)不說因果不說報應不講魔鬼不排外教如耶穌所說我是上帝獨生子

釋迦佛自稱統屬天尊 孔子沒說過 我是那一位神人打發下來的 故此孔子稱為先師 稱為先聖 也不是天 也不是鬼 也不是神 又如耶穌說 除了我之外 不可信別的神 釋迦佛說 天地上下 惟我獨尊 孔子沒說過這宗話 到說過鄙夫可以竭兩端 又說過三人同行必有我師 這兩句話 就跟耶穌釋迦大相反背 又如耶穌說 人死了之後 無論善惡人 必要經天主審判 善人升天堂 惡人下地獄 釋迦佛說 人死之後 有輪迴 有天堂 有地獄 孔子說 未知生焉知死 這句話 又跟二位教主 不大相同 無論那一門宗教 都有求福免禍的一個念頭 都講究禱告天神 獨到孔子不講禱告 雖對王孫賈說過一句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也是孔子見景生情 並不專主禱告 無一事倚賴神人 常見那宗教迷信最深的人 無論提起什麼來 都說是神人告訴的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總而言之 宗教主專制 孔道主自由 從來不把人的思想給細住 這就是孔子不是宗教家的淺近道理 不知所說的對不對 如今最可憂的一件事 中國沒有一定的宗教 收不住多數的人心 雖有頂好的佛教 也鬧成了下乘的迷信 要打算中國有一定的宗教 總得從新發明佛教上乘的真理 以佛教為中國的宗教 正是頂好的材料

要 緊 新 聞

伯都訥准開碼頭○黑龍江程將軍具奏 請把伯都訥城 開為通商口岸 現經外商兩部議定 既與商務有益 又可免俄人生心 應准照所請辦理 叫把這一處城市 詳細畫出地圖送部 以憑查核

恰克圖亂事平定○庫倫延大臣電奏 據說恰克圖地面 前有俄國匪徒滋事 經中俄兩國派兵 前去彈壓 現時的光景 業已平靜 但左近各城鎮 經了這一番擾亂 人心惶惶不定 俄國的鈔票 行市大為減價 其餘各處的商務 全都受害不輕

禁洋人包收帳目○近來上海地方 有外國的無賴子 勾串下等華人 設立公司 替人家包收帳目 按照中外條約 無論華洋債務 只准到衙門控告 呈請追款 並沒有找人包收的例 現由周玉帥 電達外務部 請照會各國公使 勒令他趕緊歇業

外人論中國主權○有一個某國人 著名的深通外交 跟人談論 說起中國的主權 都叫外人佔了去 一面

說一面嘆息 據說中國的內政 約計有四宗大權 一是關稅 一是財政 一是練兵 一是教育 這四項 權柄 都應該國家自主 如今關稅權歸了某國 練兵權歸了某國 教育權歸了某國 只有財政一項 某國看着眼熱 前次派專員來京 跟王公大臣來往 極力運動 幸而被大臣們推辭出去 財政權算是沒丟 但以後天長日久 想着下手的人很多 中國政府 自己要趕緊整頓 堵住外人的嘴 叫各國無法干預 或者這一項主權 還可以保守的住呵

本京新聞

日本人真會作買賣○前次洋人替華人出名 開設小押當局 出示禁止之後 全都歇了業 兵部窪有個小押 當 是日本人出名 也一同歇業 只因把業主訛住 沒法子辭退他 又想了個好主意 改去小押名目 專收買拐來的東洋車 自從有了這個買賣 出貨洋車的主兒 可就常常要丟車 原來拉車的人 荒唐鬼 居多 或是拉膩煩了 或是有了飢荒 就想着拐人家的車 賣個十兩八兩的 拿着一跑兒 甚麼車主兒 咧 保人咧 愛怎麼鬧怎麼鬧去 他可是不管了 有車主認晦氣的 也有保人替賠的 還有鬧成官司的呢 事故由子不大 搗起亂來 也很勞神 沒有日本人出名 誰敢作這號生意 聽說他舖子的章程很好 無論誰的車 只要拉車的敢賣 他便敢買 頭等新車 每輛十兩 半舊的 五六兩七八兩不等 還有 個特別章程 准人贖車(暗含着還是小押當局)贖價加倍 另有六吊錢 叫作腳墊錢 這行生意 利錢 很厚 常聽人家說 外洋各國 講求商戰 一絲一毫不放鬆 不怪日本強的這麼快 國民這樣的能作買賣 誰還敢同他們講商戰呀

江蘇學堂招生不考○江蘇學堂 原定額八十名 學堂坐位 可容一百名 現在報名的 已經足額 所定章程 注重在尋常小學 和高等小學兩級 此外有程度畧高的 歸為預備中學班 教務長七君九 於教育 一道 頗有心得 講求實驗 不重考試 等待授課數星期 分定班次 自不難一齊造就 若專憑一日的 短長 或作論 或背書 仍是舊時腐敗辦法 實不足選拔真才 且一般小學生 初出家門 數點鐘的考試 從那裏見得出長短呀 北京公立私立各學堂 還沒這樣體貼學生的呢

旗女愛羣○京西火器營 有個旗下當差的玉姓 親生一位姑娘 乳名秀兒 新年進城探親 聽他姑母講說 杭州惠馨女士 因為辦女學送命 他便大為感動 回家去求著他父親 寫了一個惠馨女士的牌位 擺

在自己屋裡 早晚的香花供着 並向街坊姐妹們講說 說到女士臨死的情形 不由就要哭哭啼啼的 聽說這位秀姑娘 今年纔十四歲 若不把他送入女學堂 可就辜負這樣的好資格了 咳 可惜 官廁擇地○外城衛生局 現因天氣日暖 街巷污穢 於衛生大有妨碍 這幾天裡 就要趕緊修造官茅廁 聽說定的章程 派人相度好了地勢 在牆上畫一白圈 編明號頭 如有人嫌地方不合式 可以到衛生局 說明 商量遷移 但另換的地方 須由原來人指出 不得故意阻撓

小佛爺病痊○七觀呼圖克圖 前因患痘疹 在理藩院屢次告假 今聽喇嘛印上人說 小佛爺現在病痊 已呈報理藩院銷假 可以照常當差了

衛生局總辦聲明○二十三日報上 有賭風太盛一節 內中所指侯謝二人 經衛生局總辦聲明 侯叔良雖是總辦的兄弟 並不敢干預公事 向不准登衛生局的門 但是性情疏懶 言談舉止 很有自大的樣子 又性喜邪游 難免有得罪人的地方 借勢招搖等事 並無實據 也未與謝紫卿來往 一面暗中查訪 如有實據 定把侯叔良送總局懲辦 先此聲明

各省新聞

學界蠹賊 (直隸) 饒陽縣創立蒙小學堂 歸紳士徐俊英經理 徐紳素不安分 聲名極壞 自辦學堂以來 假公濟私 劣跡甚多 去年携妓入堂 私自放出監囚 給妓女治病 闔縣傳為笑談 今年所立蒙學 沒人敢去報名 又施展野蠻的手段 率領巡警 把闔縣學館 一齊抄拿 紳民人等 沒有不怨恨他的 民智本就不開 公正紳董辦事 還得漫漫的化解 何況是這類人 若像徐紳的辦法 饒陽學堂 可就沒了指望了 望省城學務處 趕緊查辦查辦纔好

調查兩省新政 (奉天) 趙次帥因關東三省 處處連界 本來是休戚相關 斷不能分別界限 現在吉黑兩省 所辦的各項新政 都跟奉天有極大的關係 特派忠大令前往 調查一切情形 以便聯成一氣 遇事好彼此關照

創辦樟腦公司 (黑龍江) 江省樟樹 原是一大宗出產 前有人購買樹木 製造樟腦 後來因資本不足 暫時停止 現又有人自備資本 由臺灣地方 帶着兩名腦師 從上海到黑龍江 打算開設公司 製造樟腦 借此大開利源 現已租定寬大房屋 不久就開廠製造了

敬送急救吞煙藥 如遇此症勿論早晚大興縣東頭路北大門

各國新聞

最有教育的國民（瑞騰）瑞典騰威兩國的國民 年歲到了成了 沒有一個不通文義的 其次德意志聯邦 有個巴維理亞地方 不認字的人 却也很少 把我們中國比一比 真真的叫人慚愧 十五萬元的銀器（美國）美國某會社的社長休阿普 現由英國商會 定造了一副喫飯的銀器 價值十五萬元 美國的風俗 真是奢侈無比

辨正

十九日報上說 索還鐵路股本一則 今又打聽道勝銀行的人 並無此事 俄使館裡 也沒接這件公事 想是傳聞之謬 特此辨正

講

書

〔續二十四日〕

左右大夫的話 都不敢信 並不是國君多疑 一層一層 往多數人裏推求 自然就有了公論 所以必得問到人國 國人的數目可多了 怎樣個打聽法呢 這其中 可就有的憲法的精義了 戰國時候 各霸一方 那裡能說到憲法 立憲必得講公理 正應為戰國沒公理 孟子纔發出這番議論 可惜宣王不能聽從 只好留作後人取法 中國自己又沒能用 倒叫外人佔了先 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 這就是下議院舉人的規矩了 五大臣往東西國考查政治 將來回國 用入行政 一定要變些新法 從前監保的弊病 就憑各督撫一個奏摺 往往人在這一省 那一省有了保案 也會有他的名子 不但如此 這位督撫奏參的人 一經那位督撫賞識 一個專摺 立時起用 以喜怒為愛憎 以恩怨為是非 招出許多逢迎諂媚之輩 蠅營狗苟 無所不至 公正謹厚的人 可就入不了時人的眼了 這等假公濟私的人情 那裡還有真是真非 公家的名器 變了私家的禮物 中上等的人品 都免不了甘心失節 尋常的資格 能不愈趨愈下嗎 據我們糊塗人的見解 中國不打算立憲便罷 既打算立憲 先得整頓人心 要正人心 總得由官場正起 如今的民格雖低 公是公非 天理還在 多數人以為然的人 大槩總有一長可取 留心考察考察 纔知道公論可憑 為甚麼聽見人說他好 不馬上就用 還要察一察呢 唉 人心作偽 自古為然 到了戰國 風氣久已不純 萬一是沽名釣譽一流 偷盜一世虛名 混大家的耳目 偶不謹慎 既經准用 再要辭退他 可就不容易了 所以要如此小心 〔未完〕

上諭 宮門鈔

正月二十五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慶王等得議叙謝 恩 松莊謝授西安將軍 恩 徐中

堂謝原品休致 恩 德麟 樸壽各謝授副都統 恩 王中堂續假十五日 增崇續 十日

召見軍機 壽者 松壽

上諭張之洞奏特參不職各員一摺湖北試用知府楊汝庸性情狂妄抽捐不實通城縣知縣江郎柱糊塗卑陋縱丁病民大挑知縣劉漢雲承辦賑務帳目不清均着即行革職漢陽府通判宋鼎勳猥鄙見小不稱府佐着以縣丞降補截取知縣吳星映專任私人難膺民社惟文理尚優着以教職歸部銓選襄陽縣知縣李祖蔭規避出洋謀求要差與山縣知縣婁汝濟不諳吏治尙欠學習均著開缺另補另片奏參武營劣員等語湖南署永順協副將提標左營遊擊李占熬嗜好甚重兵缺徇私署鎮谿營遊擊補用遊擊蘇文揚癯老廢弛形同木偶永順協中軍都司劉耀宗衰老昏憤不願職守均着即行革職提標中軍參將傅懋凱袒兵生事人地未宜著開缺留省另補湖北德安營中軍守備張殿揚冒餉剝兵欺騙孤寡者革職提省審訊按律懲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旨鑲紅旗蒙古都統著壽者補授鑲紅旗漢軍都統著崇勳補授欽此

上諭工部右侍郎着劉永亨補授欽此

上諭禮部尙書着載鴻慈補授未到任以前着陸寶忠署理欽此

上諭荆州將軍着載卓補授欽此

上諭袁世凱奉浙江按察使王仁寶因病呈請開缺一摺王仁寶着准其開缺欽此

上諭倉場侍郎着吳重熹補授欽此

上諭工部尙書着松壽調補清銳着補授兵部尙書未到任以前着松壽兼署欽此

電報

日銀行承辦內債○東京電報說 日本政府 在本國招募債票 共計銀二萬萬元 現由東京大坂等處 銀行的富商公議 商量承辦這一項債票 每年五釐行息 三十年本利清還 俄京匪亂○路透電報說 俄國現有匪徒 青天白日 手執洋槍 在俄京地面 攻打銀行 幸而巡捕隊跟匪黨力戰 纔一律驅逐開了

敬啟者本銀行保官商合股有限公司共集股本銀五十萬兩計官股三十萬兩商股二十萬兩股款早已集齊

演說

◎ 巡警進步 ◎

本月十七日 中華報上 紀載着一段新聞 因爲已故長將軍的家眷 坐著馬車 到公義洋行內買東西 把馬車停在馬路當中 站崗巡捕 叫車夫趕到停車場停 車夫不但不服 還開口罵巡捕 巡捕有忍氣的規矩 只好不理 誰知長將軍的少公子榮君 也看中華報 看見這段新聞 一面申斥車夫 一面給報館寫信 自責備自己的錯處 這位榮君 實在明白 又本月十六日 倫貝子在帥府園看頂跋 交派紮門的巡捕 不准閒人擁擠看熱鬧 誰想到貝子府的護軍校林興 不懂新章 一定要擠進去看 巡捕過去攔阻 反把巡捕的軍衣撕破 回稟了貝子 貝子大怒 當時把林興看起來 罰他摘去了頂戴 貝子平日的賢明 比榮君不在以下 這兩件事 實在是中國北京從前少有的事 榮公子 倫貝子 眞眞令人可敬 中國的貴族公子 果然都像這二位似的 如此的深明大體 何愁警務辦不好 何愁中國不自強

中國人大半沒受過教育 拿著違背法律當豪橫 王公府第的護衛 大小官宅的家奴 也不敢說都不好 實在好的不很多 往往仗着主人的勢方 在外頭狐假虎威 其實主人素日很明理 這些下人 何嘗知道主人的心 北京有一句俗話 閻王好見 小鬼難搪 這項人們 要遇見不明白主人 喜戴高帽炭箕子 一味在主人跟前捧場 到外邊由着性倚強欺弱 欺侮完了人 反在主人跟前撒謊調皮 硬說人家欺侮了他 作主人的再好護短 倒出頭給他找面子 就像效宅打巡捕似的 夠多們不體面呀 眞可應了榮公子的話 上了他們的名譽 毀了自己的名譽 不知道有多少了 這話實在的不錯 這類作家奴的 也不能專怪他們 實在從小兒沒受過教育 沾染了中國一派的壞習氣 一雙勢力眼 他那裏知道什麼叫王章 那叫法律 (未完)

要緊新聞

日人在奉省的勢力○奉天省城內外 日本人的勢力 真真是大極了 司道大員 常被日本兵亂打 平常的商民 更不必說 日人因修造鐵路 豎立電桿 往往毀城墻 刨墳墓 拆房屋 將軍概不能問 窮苦華民 給他們去當苦力 不巴結監工的日人 工錢萬領不到手 所以做工的人們 那一種諂媚樣子 真叫人目不忍見 有人談論起來 說從前增將軍尊奉俄人 雖然說什麼聽什麼 有時候萬下不去的事 也還爭論爭論 如今趙將軍 簡直不聞不問 任憑日本人作主 日人也絕不客氣 遇事並不來知照 你說奉天地方 中國還有主權沒有哇

教堂不擔惡名○奉天松樹嘴子教堂神甫 因某營統領 電稟趙將軍 說有賊匪在松樹嘴子 據住教堂 極為堅固 非砲萬不能攻 神甫很不樂意 寫信給統領 辨論這件事 據說這一股賊匪 由教堂左近 往北逃竄 衆百姓親眼看見 貴營並不認真追剿 反誣賴教堂藏賊 實在與聲名有碍 應請更正 洗去惡名 可見西人看的聲明很重 奉省軍務糟糕 未免叫外人見笑

中俄開議新約○中俄善後條約 早派定慶王爺 瞿尙書 唐侍郎 作為全權大臣 後因正遇新年 慶王又請着病假 所以就擱了許久 現時方纔開議 據俄人要求的條款 共計七條 多半是強我們所難 內有庫倫鐵路 蒙古礦產等事 唐侍郎極力駁回 說本大臣等 奉旨會議 只能就日俄和約 關係中國的事情 彼此議結 不能在此事以外 另生出別的枝節來 按日俄條約 明明說吉黑兩省 凡是中國的主權 不准俄人侵佔 如今開議 自然該按着這個話說 但中日條約 日人已佔了便宜 俄國睜着大眼 要不得些格外的利益 怎樣就肯甘心

浙江礦務的交涉○浙江張撫台 前有電來問外務部 說現有英商 帶領兩名礦師 到浙江商議礦務事件 口稱由紳士高爾伊 創設寶昌公司 辦理衢嚴溫處四府礦產 所搭的股本 實係英義兩國洋商 惠工公司 也是英義兩國立的 這一節的原由 前在光緒二十五年 英國賢公使 知照過總理衙門 以後的事 情 全由英商伊德辦理 有前任聶撫台手諭為憑 以上這些情形 都是英商說的話 請示大部怎樣辦法 並就近向英公使駁問

查拿革命黨○湖北張宮保 派人訪出來的消息 現有革命黨 藏在漢口一帶 暗地密謀 打算起事 立時

派能幹委員 到漢口嚴密查拿

留學生各分黨派○東洋留學生 起了退學的風波 有死了的 有回來的 有留在日本等候的 意見各有不同 彼此私相議論 或稱敢死黨 或稱愛國黨 或稱反對黨 或稱聯合黨 敢死黨聲名最好 愛國黨也很不錯 到了反對黨 因仍在日本留學 並沒回華 聲明可就差多了 最次是聯合黨 說他既不能力爭 又跟日本人結交 聯合日華學生會 實在是大羞大辱 四黨分門別戶 你談論我 我談論你 有見識的人 從旁看這般留學生 簡直是同室操戈（就是一家子打架）真真的可憂可慮

本京新聞

法兵無禮二則○近來交民巷的法國兵 時常到長安街滋事 本月十八日 有象鼻子坑住的婦人 甦白雲觀 回頭 走到北御河橋 遇見四名法兵 上前調笑 跟婦人盡致羅索 多虧站崗巡捕春瑞 過去解勸 法兵才肯放了手 這是一回事

又二十四日八點鐘 西城皮庫胡同 住的張世長 由東城回家 走到東長安街 遇見兩個法國兵 過去揪住張世長 一定要脫他的衣裳 還作出很不雅觀的樣子來 多虧站崗巡捕玉春春瑞 上前解勸 法兵才肯放了手 這又是一回事

按近來法兵 時常到使館界外滋事 巡捕一攔阻 他就拔槍刺子威嚇 這兩件不體面的事 會出在文明國的軍人 不知法國公使和統領 知道不知道

好橫的馬夫○前天有人坐著人力車 要到西單牌樓 從街東一條胡同經過 路北是一座新修的府 街道不大寬綽 後面又跟著兩輛人力車 都是從西往東 眼前有個雄赳赳的馬夫 拉著幾匹大馬 一見人力車

故意佔住了馬路 拉車的着了急 說了一句借光 馬夫橫眉豎目 不依不饒的罵道 你們這些活畜類 難道沒長眼睛嗎 這是府裏的地方 能由着你們的性子嗎 讓你們來來往往 還不知道便宜 要怎麼

借光呀 喝 把坐車的人倒駭壞了 趕快說好話 惟恐惹出禍來 不想馬夫更得了意 反連坐車的一齊 久喝 等了半天 好不容易漫條斯理的纔走開 阿呀呀 京裏的王公各府 大半都是賜第 官街官道 也

算是府裡地方 恐怕沒有憑據罷 馬夫們不懂得 何妨問問管家大臣

夫婦輕生○兵部窪中街路北 有一處兩紅漢的義學 門房裡有夫婦兩個 多年在那裏看守學房 他們聽別

人傳說 如今獨立學堂 義學是總得散了 夫婦兩個一想 散了義學 往外一趕 從此就沒有絡兒啦 連住處都找不着 越想越急 毫無生路 散學之後 就剩了夫婦兩個人 關上大門 女的先上了吊 男的隨後跳了水缸 竟會沒人知道 到了這幾天 纔有人想着奇怪 爲甚總不開門呢 砸門進去一瞧 敢情雙雙的喪了命 你說無知的愚人 可憐不可憐

整頓世襲人員○兵部練兵處會議 近來世爵世職各員 多半都沒學問 出來當差 任什麼不懂 將來怎麼能擔重任 打算把滿漢世爵世職 奏准承襲以後 派入陸軍學堂肄業 三年期滿 挑選列入優等的 考驗授職 以備大用 凡沒有入過學堂的 雖然襲了職 只准支領半俸 不能當甚麼好差使 馬路又開工○東西城修造馬路 行走的人 很說方便 現又在東四牌樓以北 直到北新橋 作爲一段 東四牌樓西頭以北 直到十錦花園西口 作爲一段 業已卸了許多整磚碎石 堆在路旁 就要開工 議加膳錄飯銀○吏部各堂官 因各司膳錄 每天一早進衙門 傍晚纔散 當差很勞苦 打算在津貼十兩以外 每人加增四兩 作爲飯銀 如果認真辦事 並沒別的進項 加上四兩也不多

各省新聞

中日協會的演說 (營口) 營口碼頭 從日人佔據以後 中日兩國商人 公立了一處會 名爲清日協會 每月聚會一次 日前又會同議事 日人松島 繙譯官藤野 先後演說商情 會長潘某 也登臺演說 大意說設立協會 原爲振興商業 營口通商四十餘年 向來商務極盛 如今有東西鐵路 內外遼河 轉運是方便極了 日商華商 既可以講求商務 又可以聯絡邦交 從此營口地方 更要興旺了

私賣軍火 (河南) 火藥局司事吳某 私自把庫裡火藥 偷賣了十八桶 去年臘月破了案 現奉周玉帥批示 叫把吳某正法 私買火藥的鞭砲舖掌櫃 也定了充軍罪名

除去官場的陋習 (廣東) 岑雲帥挂了牌示 從本年新正月起 免去請安的禮 各府廳州縣 不必自稱卑府卑職 進見的時候 只用作揖 府就自稱知府 縣就自稱知縣 其餘各官 都照此辦理 真真的是件痛快事 大清會典 本沒有請安的明文 從前滿洲人見面 右手往地下一垂 也是個平行禮 到後來纔變成請安了

上諭 官門鈔

正月二十六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 吏部引 見五十名 卓公謝授荊州將軍 恩 世中堂
 等謝照舊供職 恩 松壽等謝調授署缺 恩 恩壽謝授山西巡撫 恩 劉恩溥謝開缺另候簡用 恩 李
 昭煒謝原品休致 恩 大額駙 祥魯各假滿請 安 記名副都統景賢服滿請 安
 召見軍機 恩壽 卓公

上諭此次京察引見三品以下京堂各官宗人府府丞王培佑才具平庸大理寺卿王福祥久病未愈均著原品休致順
 天府府尹李希杰難勝煩劇著開缺另候簡用餘著照舊供職欽此

旨李琦著調補鑲白旗滿洲副都統所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著毓秀補授欽此
 旨著派善者管理圓明園八旗官兵並烏槍營事務欽此

旨著派載溥管理健銳營事務欽此
 旨著派載溥管理健銳營事務欽此

旨著派載溥管理健銳營事務欽此
 旨著派載溥管理健銳營事務欽此

旨著派載溥管理健銳營事務欽此
 旨著派載溥管理健銳營事務欽此

電報

慶賀戰功的筵宴○東京電報說 西二月十六號 日本官紳 大開筵宴 迎接戰勝的武官 由日本各親王
 以及大小各武員 約有七百名 文官各大臣 並其餘各官紳 不計其數 真是極盛的宴會
 嚴辦賊官的人犯○路透電說 英屬非洲土人 戕害英國巡警官 現由英國衙門 把兇犯二名 在眾人眼
 的地方 照例用槍打死 並在打死犯人的村落 把莊稼一律燒燬 以見嚴辦的意思 待無國的人真霸道
 中國大員赴德○又說 出洋考察政治大臣 端戴兩大員 並隨員人等 現已由美國起身 路過德國漢堡
 前往德京柏靈

講書〔續昨〕

先年有位禮親王 別號汲脩主人 平生著的書很多 不止嘯亭雜錄一種 題起這位王爺 人品學問 要算宗室王公裡第一 可全仗著家庭教育 纔培養成這位賢王 他的老太福晉 才學很深 見解又高 常時母子閒談 論起古今人材 太福晉就說道 俗人眼界太小 總是愛古薄今 古今來的人品 大致也差不了多少 只是考查古人 全憑着一本死書 斷不中用 註史的古人 多半都是厚道君子 總有些揚善隱惡 所以古人作的事 好像沒有一點挑剔似的 論到現時的人 誰長誰短 專憑一二人的嘴 大家隨聲附和 難免要顛倒是非 再叫糊塗人一傳說 世俗的議論 不知大體 又加雜上私恩私怨 還能夠黑白分明嗎 即如國初一班名臣 所作的事情 很有些人不以為然 一偏之見 說的那些大臣們 作惡多端 聽話的市井人 也就跟着亂答腔 咬牙切齒的痛恨 你問他有何所見 到底壞處在那裏 忠的怎樣忠 好的怎樣好 又說不出真憑實據 一直傳到如今 纔有許多省悟 題到舊時人的好處 從新又要感激起來 若非當年用人謹慎 輕聽物議 豈不埋沒英雄了嗎 諸位聽聽啊 這位老太福晉說的話 多們有閱歷有深沉呀 向來沒識見的人 就懂得以私廢公 滿員中護庇旗人的 旗丁就說他是好官 其實這等好官 並沒給滿人想個正經道路 不過因為這月恩賞 是某大人的功德 錢糧回成兒 又是某王爺奏准的 那知大臣謀國 稍微明白些大體 豈能把滿漢分作兩家 窮旗人沒有大志 一點點好處就受不住 那般顛連困苦的民人 聽到耳朵裏 怎麼會不有後言 再說無教化的輿論 實在沒有真是非 想想庚子年 事先幾位忠臣 許袁聯立徐 見解那等高明 為國捐軀 捨生取義 聶軍門勦辦團匪 反遭禍害 糊塗人題起來 都指為洋鬼子的漢奸 真正禍首罪魁 偏認為忠臣義士 當時見解不明 還有情理可原 不想遲到如今 照舊是糊塗糊塗 分不出誰好誰歹 都像這些人的見識 大眾的話 也不足以為憑了 所以孟子又說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 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 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這章書一正一反 把慎字的意思說得也算到了家了 〔完〕

演 說

巡 警 進 步

〔續昨〕

大凡在世界上立國 人民土地之外 全仗着有法律 有法律就是文明國 沒法律就是野蠻國 要法律作什麼用呢 原來無論那樣大國 合國的人 有善必有惡 有強必有弱 要是沒有法律拘束着 自然惡的要欺壓善的 強的要欺壓弱的 定了法律 就得有掌法律的人 故此國家纔要設立警察 爲的是保護那善的弱的 受不著惡的強的欺壓 並防備那強的惡的欺侮人 外國常講自由 自由是遵守法律以內的自由 不准享法律以外的自由 又不准侵碍別人的自由 倚勢欺人 就是侵人的自由 違背國家的法律 就是侵害國家的自由 既侵害國家的自由 他那眼裡 還有國家嗎 眼裡沒有了國家 還算得了本國的國民嗎 巡警部責任很大 既有保護人民不受危險的責任 就有施行法律約束衆人的權力 凡在巡警眼前所過的事 無論是誰 上至王公 下至平民 都在巡警保護之內 也在巡捕約束之內 比如說有一個人 或是上等人 或是中下等人 走在街上 不拘受什麼危險 或是受了人的欺侮 巡捕看見 就應當過去保護 不能叫這個人受危險 也不能叫這個人受人的欺 比如這個人 無故在街上欺侮人 或是在街上犯了法 巡捕也應當過去 向他身上施法律 輕的約束 重的拿辦 要是真受了危險 受了欺侮 巡捕不能盡責任 巡捕就當受罰 高等巡捕 斷斷的受不了這種罰 萬一犯法律的人 要不講理 不准巡捕過問 或是巡捕有偏有向 那還成了甚麼警章呀 天下有這個公理嗎 所以巡捕總得有學問 中國現時的巡捕 自然還夠不上這個格兒 也得照着這個道理教他們 本報因爲 倫貝子 榮公子 有這種文明舉動 實在佩服的了 不得 這纔寫出這篇演說 再勸勸王公府第 大小官宅 總得要跟這二位學一學纔好 千萬別學那護庇號頭兒安九的效宅 〔安九得寵 聽說有翻車借剪刀的故事〕請大家把這篇報 念給那糊塗家人聽聽 萬一他們明白過來 不但警務容易辦 主人的名譽 也就容易保全了 然後巡警有了進步 中國內政一修 外患也就沒有了 豈不是僭們大家的福氣呀

〔已完〕

兩制軍不以岑督爲然○兩江周玉帥 因岑宮保辦鐵路籌款 鬧成重案 意思很不以爲然 已有電到廣東 諭令周觀察 叫把辦事各員 凡是巴結上司 壓制紳商的 都要認真查明 以便按名嚴叅 又兩湖張香帥 也因此案辦理太過 很爲不平 打算去查問情形 並有勸和官紳的意思

請收回航路權的條陳○有人遞了幾十款條陳 請某尙書代奏 其中有一條說 我國江海航路權 早被外人奪去 業已三四十年 其勢不容易收回來了 如今內河的航路權 漸漸的也要落在外人手裡 請趕緊設法力爭 跟各國說明白了 所有內河各處航業 一概不准外人干預 以保利權

議撤聯軍近信○駐紮北洋的聯軍 前已議定撤退 交北洋自己防守 現得使館消息 說這件事情 又得從緩 目前不能就撤 停議的緣故 因爲廣州教案 上海公堂案 有這些個原由 硬說中國還有仇待外洋的意見 所以不肯撤兵

美人改定華工禁例○據倫敦某報上說 美國禁止華人入境章程 業已大加更改 從前所用卑體倫查驗的法子(是驗人身體的一種機器)現時也裁撤了 因這種苛待的辦法 最傷華人體面 華人很以爲大恥 所以必須裁改

福建又鬧教案○福建漳浦縣 有耶穌天主各教堂 不知爲什麼起事 本地無知愚民 把教堂放火焚燒 福州英領事 打電給駐京薩公使 止說是教堂被燬 教師有無受傷 並沒說清 現由外務部發電去問 責成閩浙總督 趕緊派兵去彈壓 認真保護 並嚴拿滋事兇犯

請禁止排日的論說○日本駐京內田公使 照會外務部 說現有廣東人鄒憲 倡首發出一種議論 專爲排斥日本 聳動世人的耳目 這種邪說 實在與邦交有碍 請貴部趕緊行文嚴禁 現由外務部 轉行廣東 請岑雲帥查辦去了

洋商請開北京市場○現有某國富商 招了幾百萬的股本 到商部稟請 打算在順治門外偏西一帶 城牆以南 鐵道以北 那一片無用曠地 仿照上海天津式樣 修築馬路 蓋造洋房 賃給中國商民 振興北京的商務 並由警部多派巡兵 分段彈壓 把所有的酒樓飯店 戲園妓館 客棧貨棧 通身都歸併一處 早晚也容易稽查 變無用爲有用 實在與中外兩便 說的很有道理 不知能辦到不能

本京新聞

傳言不寔○松山謀姦兒媳 不從凌虐致死一案 先是提督衙門 已經取了確供 隨後奏明過部 松山夫婦 的萬惡 大概合着北京城 無人不知 無人不恨 大家天天兒打聽 要知道刑部怎麼定罪 這也是公道 自在人心 誰知兩個多月功夫 一點子准信沒有 新近有個謠言 說的好怪 嚷嚷松山這案 問官有意 平反 恐怕傳言不實 大約沒法子翻案罷

愛國紙烟暢行○琉璃廠工藝商局 新製造一種紙烟 烟盒的面上 畫着兩條金龍 抱着一個商標 中間是 愛國烟三個字 那一面有八句話 共計三十二個字 說得是收回利權的話 烟味很好 人都爭着去買 中國人喜歡吃烟的 拿起烟捲來 念道着這個名兒 必能感動愛國的心思了

議派大偵探員○巡警部尙書徐大軍機 因現在各處地面 所出的事情 紛紛不一 打算添派特別的大偵探 員 在各處詳細密訪 所為除去禍害 力保治安 在外洋各國 這本是專門學問 很得有絕大的聰明 絕大的本領 如今我們中國 仿照人家辦理 並沒有這一路的人才 如果將就材料 勉強派了出去 未 必准有益處 還難保不出笑話 徐尙書委派時候 務必細加挑選 不可大意

步軍營免裁○自從設立巡警部 步營的官員兵丁 常常擔心害怕 現在政府的意思 所有地面上的事件 全歸巡警部管理 照舊還留下步營 專管協拿盜賊 有這一說 衆位可以放心了

學堂奇聞○東直門北小街四眼井 新設的致遠小學堂 本月二十日開學 體操教習 所教的操法 很是別 致 向左看 向右看 改爲向東瞧 向西瞧 向前看 爲立起 沒教立正 先教慢步 這種操法 真 是奇談 又八條胡同導新學社 教習某君 原是位風水先生 常把星宿各名目 什麼吉咧 禍福咧 整 天家跟學生亂講 小學是童蒙根本 常用這些新花樣 印入小孩子腦筋 比庸醫殺人還利害

各省新聞

太守改過(天津) 天津某局所 的提調 是一位知府班 少年得意 風流的很 已經妻妾滿前 又賞識侯家 後妓女翠紅 要買他作妾 他的老太爺 知道了這個情節 恐怕與官聲有碍 再三規戒 居然立誓改過 不再替妓女的門了 仕途中得意人 不犯這個毛病的很少 某提調家有嚴父 提調的幸福 真真不淺

番禺縣告假回籍（廣東）廣東官紳不合 因粵漢鐵路 大起風潮 追究起事的根由 番禺縣柴大令 實在要算個禍首 現時自己想想 這件事辦的不妥 恐怕要遭風波 因此告假回籍 力求交卸 聽說上司已經准了他了

改良戲本（四川）川省人最愛聽戲 現由警察局出告示 禁止演唱淫戲 有位熱心的志士 倡議改良戲本 挑選中外歷史上 古來英雄豪傑 熱心愛國的事情 編成新戲許多的 發給戲班裏 叫他們學習著唱 務必要演唱的動人 能夠叫聽戲的大眾 耳目一新纔好 開通下等社會 這件事力量最大

各國新聞

英大臣各分黨派（英國）英前任首相包洛孚 跟藩部大臣張伯倫 各分黨派 彼此不和 中包張兩大臣 各率各人的同黨 分開了辦理政治

捐款振濟工人（英國）駐紮坎拿大大臣 司達士堪納的夫人 捐了一萬金磅 交給英國皇后 賑濟無業的窮苦工人 另捐九千金磅 賑濟移居坎拿大百姓

法人預備開戰（法國）法人跟委內瑞拉國開衅 已紀前報 現時法政府 調派大兵 開往馬爾廷奎地方 預備和委國定期開戰

刺客被拿（俄國）俄京聖彼得堡 傳說有兩個尼姑 在達司考塞洛地方 身上帶着炸彈 打算行刺俄皇 當時被巡捕拿住 下在獄裡監禁 昨天薩蔭圖君 送了本館一部俄羅斯刑法 就是薩丹繙譯的 看了

一遍 俄國法律 嚴密的了不得 還是時常的出刺客 並且多出在婦人女子 足見專用嚴刑 不修道德 萬萬的不能治國

黑人皮厚（非洲）世界上的人 皮膚厚薄不同 都隨著天時地氣 熱帶地方 人皮最厚 因為太陽曬的利害 皮要厚 人就受不住了 阿非利加的黑人 他們的皮膚 要比歐洲人加厚兩倍

整頓海軍（德國）德國新定的海軍計 意思要跟某國開戰 預算到一千九百零八年 德國兵輪的布置 一切都在某國之上

本報特別告白 今正送回裝訂 去年之今報請持憑條來取 如無憑條向 正月月份

上諭 官門鈔

正月二十七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肅王等謝調授缺 恩 翟鴻禴謝授協辦大學士 恩
 貴昌印啓謝原品休致 恩 溥侗假滿請 安 召見軍機 紹昌
 上諭順天府府尹着袁樹勛補授未到任以前着陳璧兼署欽此
 旨太常寺卿着管廷鶚補授欽此

電 報

俄人經營鐵路○黑龍江將軍電達外務部 說俄人現在江省 經營鐵路 志在必成 跟他力爭 俄人竟自不
 理 請開議的時候 務必把這件事 提在條款裡爭論
 英相自存定見○路透電說 英首相巴爾福 因選舉的事情 在英京演說 大意說我的行政主見 世人全都
 知道 近來雖有種種為難 無論怎樣 到底一毫都不能改
 香港招借磅款○又說 香港總督衙門 出賣債票 招募一百一十萬金磅(合一千一百萬銀元)這一項債票
 按九七折出賣 每年三釐半行息 聽說是湖北張香帥 因粵漢鐵路籌款 託香港替轉借的 不知確否
 德贈美女公子賀禮○德京電報說 德皇德后 因美總統的女公子 不久出嫁 贈錫子一隻 交駐美使臣轉
 呈 以表賀意
 法相對德公使的話○又說 法首相魯威爾 對駐法德公使瑞德林道 法國報紙 有反對德國的議論 本大
 臣很抱不安
 美政府派兵駐防○又說 美國政府 打算派兵駐紮遠東 防備意外的變亂 現已調派兵隊 前往菲律賓駐
 紮 以便保護
 駐奧欽差的辯論○又說 中國駐奧欽使 現在極力辨駁 說中國決沒有反對外人的舉動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至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國家第一要緊事 莫過民命 生殺大權 專制國操於一人 立憲國操於天下 不但選拔人才 慎之又慎 就是剪除凶暴 也要取個萬眾一詞 有等奸險小人 取人家的頭顱 求自己的富貴 尋找一星半點子因由 加上個莫須有的大罪名 再遇國片喜怒無常 他便揣摩着風頭 越惡心甚麼 越造甚麼謠言 激動了雷霆 重刑之下 何患你不肯屈招 被殺的暗中毒計 還不知道禍從何來呢 這類的冤獄 古今不知有多少了 施毒計的小人 但求自己得些好處 陷君父於不仁 將來載在史冊 那逃得了後人的公論呀 這種殺人法子 也有些對不住國人罷 你說是國君殺的呀 還是左右諸大夫殺的呀 咳「刑人于市 與眾棄之」 古人說這兩句話 和孟子的心思 正如一個鼻孔裏出氣 怎奈威權太重 嗜殺人的國君 萬不知所殺的人 無罪嘔 當初禹王看見幾名罪囚 不覺得就落下淚來 自家責備自家 嘆息着說道 從先堯舜為君 百姓全都奉公守法 不至弄到身為囚犯 足見堯舜不輕易殺人 大家以堯舜的心為心 人人自知道遠罪 寡人作了天子 怎會有這樣的大不幸呢 一般無知的百姓 不能同寡人的心一樣 難道說全是百姓不良麼 總因我的教化不善 所以纔把這百姓陷入國法 體察禹王的用心 情真罪當的 倘且不忍說到殺 何況輕聽讒言 無端的草菅人命 豈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 三代以下 上下聲氣不通 執法的人 偶不經心 民命便成了草芥 若是要耍筆頭兒 牽扯上律條子 只要官不擔處分 有罪沒罪 拿律條子一扣 殺死的人 還怕他再翻供嗎 作官的喪盡天良 百姓就萬無生理了 所以殺人的權柄 不敢輕易付給人 更不敢隨便出於己 左右都說可殺 要提防假公濟私 諸大夫都說可殺 還恐怕草菅人命 孔子說過「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 又說「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 處處以人命為重 真是萬不得已 然後纔肯殺人 去年明降○諭旨 減輕刑律 一般糊塗人 不明○朝廷的深意 都說中國的民無教化 野蠻風俗 用了重刑 倘且不怕死 當殺的不殺 豈不更養成了奸惡 那裏知道 刑律的本意 因為不忍殺人 纔有偶殺人的事 「刑期于無刑 就是這個道理 情真罪當的人犯 實在逃不出了法網 可也不能不殺 總要眾口一詞 沒有人替他呼冤 又察的有憑有據 然後殺之 替國人除去一害 就如同國人殺他一般 國君的心裏 無成見 不但國人敬畏于章 被殺的人亦可死而無怨

〔未完〕

